

山路弯弯

(话剧小品)

时 间：仲夏。

地 点：西南边疆某山区乡间山路旁。

人 物：大姐姐 — 某高校毕业班学生。
小妹妹 — 彝家山寨农家小姑娘。

〔幕启：红土地、蓝天，给人一种闷热感。〕

〔路旁设一凉水摊，条石桌上摆着盛水用小竹筒，桌前设个石凳。〕

〔守在水摊前的小妹妹，一手拿着课本，另一手执树枝，口中念念有词地在地上摹写着。〕

小妹妹：鸟鸣、鸣……王维。人闲桂花落，夜、夜、夜……春山空……

〔衣着干练的大姐姐疲惫但不失朝气地走上，在叉路口前她犹豫地四下里张望了一下。〕

大姐姐：喂，小妹！去嘎良寨往哪条路走啊？

小妹妹：(起身比划道) 从这下去，一直走，到前面的那个坡上
就看见寨子了。

大姐姐：唉，谢了！

小妹妹：大姐姐，你喝水吗？

大姐姐：水！(她惊喜地扑到石桌前，一口气灌下了两竹筒水，
赞美道) 好清凉的山泉水！小妹，这附近有山泉？

小妹妹：没有。(遥指一方) 这水是从那道山梁下背来的。

大姐姐：我的天哪，那得走多少路啊！

小妹妹：大姐姐，还要水吗？

大姐姐：来，给我把这壶灌满。几岁了？

小妹妹：十五。

大姐姐：哟呵，看不出小小年纪还有点经济头脑吗。

小妹妹：经济头脑？

大姐姐：可不是。荒山野坝，坡顶路口，这是地利；仲夏时节，
烈日当午，又占了天时。可惜行人少了点。但话又说回来了，城里人多，可他们不一定敢喝这玩艺。

小妹妹：山里人命苦。

大姐姐：苦？怎么说呢，这苦有苦的乐趣。这里没有污染，没
有噪音，真情多于竞争，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和谐。

[小妹妹边往壶里灌着水边寻问。

小妹妹：大姐姐，你这是上哪儿去？

大姐姐：没个准，只有个大方向。你要是付的起工钱，我留在这
儿给你打两天工也行。

小妹妹：你是……

大姐姐：(爽朗地笑了阵) 小妹妹，跟你说笑呢。我是城里人，
这些年啊，在外面读大学，就要毕业了。这次 下来实
习，到处走走看看，为毕业论文找点材料。

小妹妹：什么叫毕业论文？

大姐姐：这毕业论文……咳，这问题一下子跟你也说不清。你还小，好好读书，将来就会知道的。

小妹妹：我能有那一天吗？

大姐姐：干吗那么丧气？

小妹妹：大姐姐，上完大学你要干什么？

大姐姐：哎，还能干什么呢，读师院的，当教书匠呗。

小妹妹：(惊喜地)你是老师！

大姐姐：嗯。

〔小妹高兴地拉起大姐姐的手。〕

说，以后会有合适的人来这里教书的。

大姐姐：他也这么说？

小妹妹：嗯。

大姐姐：(茫然地)他就这么走了？

小妹妹：嗯。大姐姐，什么是合适的人？

大姐姐：这……我好象也该走了。小妹，该给多少水钱？

小妹妹：(摇摇头)

大姐姐：学雷锋？

小妹妹：(递上课本)大姐姐，您喝了我两竹筒水，要有时间的话，就教我认两个字吧。要是没时间……

〔大姐姐心里不由地一阵酸楚，她接过课本，拉着小妹妹在石凳上坐下。〕

大姐姐：哪个字？

〔小妹妹在课本上指了一下。〕

大姐姐：这个字读“静”。

小妹妹：(跟读)“静”。

大姐姐：“静”，是指停止的，跟“动”相反；也指无声，比如：“安静”。

小妹妹：(跟读)“安静”。

大姐姐：还有哪个字？

[小妹妹又在书上指了一处。

大姐姐：这个字读“涧”。

小妹妹：(跟读)“涧”。

大姐姐：这篇课文里的其它字你都认识了？

小妹妹：(点点头)

大姐姐：那好，你读读这篇课文。

小妹妹：《鸟鸣涧》。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飞鸟，时鸣春涧中。

大姐姐：真聪明。你懂得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呢？

小妹妹：(摇摇头)

大姐姐：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写的。诗里描写了山中的静谧和迷人的春色。“涧”，指的是夹在两山之间的水沟。

小妹妹：噢，我知道了！我提水的那个地方就象这个样子。那里可好看了，大姐姐，您不想去看看吗？

大姐姐：不了，还要赶路呢。我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要去多走走，多看看，多想想。(合上手中的课本，看了一眼封面，

不由一惊)小学三年级《语文》！这前面的你都读完了？

小妹妹：(点点头)

大姐姐：也是……也是一竹筒水，一个字学来的？

小妹妹：嗯。

〔大姐姐心里矛盾地把课本往小妹妹手里一塞，抓起行

装就走。走出几步她停下脚来，转回身子。

大姐姐：小妹，让我再教你认两个字吧。

小妹妹：不，你还要赶路。再说你只喝了我两竹筒水，我只能请你教两个字吧。

大姐姐：你忘啦？（举起水壶）这里还有一壶呢。

小妹妹：不，这壶水是谢你的。因为、因为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老师。

〔小妹妹向大姐姐深深地鞠了个躬。

〔大姐姐控制不住情感，把小妹妹搂进怀中。

大姐姐：小妹妹，我虽然不能肯定地答应你什么，可有一点我可以答应你，等我转回来时，一定再来喝你的山泉水，再来教你认几个字。

〔大姐姐松开手，快步走了下去。

〔小妹妹跑向高处朝着远去的大姐姐大声地喊着——

小妹妹：大姐姐！一定来啊！我等你！

〔远山传来阵阵回声。

【剧终】

（1989年7月写于云南·泸西）

选择

(话剧小品)

时间：九十年代。

地点：南方某大城市“保姆市场”。

人物：李沙 — 某大学讲师。

金来 — 个体经营老板。

俄米 — 哈尼族打工妹。

〔幕启：城市一角，为当地的“保姆市场”。〕

〔李沙来回踱步，不住地四下张望。〕

〔金来焦躁地上，他环顾着冷清的“保姆市场”不由一阵心凉。忽然他发现了李沙高兴地跑上前一把抓住她。〕

金来：哎，打工的，我家请人。只看孩子，不干杂事，管吃管住管穿，一口价：一月一佰伍……

李沙：同志，我也是来请人的。

金来：(看着李沙胸前的校徽) “南方大学” —— 妈的，平时不请人，打这儿来回，那卖工的个个抹得是蓝眼红腮，一档一档地往跟前蹭。这急等着要人，花的麻的都不见一个。

我说教授……

李沙：别这样叫，我只是个一般的老师。我叫李沙。

金来：李沙？外籍华人？俄罗斯的？

李沙：不，我是地道的中国人。

金来：中国人？这就好。我先撂句话在这，待会儿来的头一个卖工的，管她是哑的还是跛的，哪怕就只有一个鼻孔我都兜了。

李沙：同志，太霸道了不好。你谈你的，我谈我的，咱俩公平竞争吗。

金来：（轻蔑地一笑）我也就是嘴痒说说了。要不是急等着要人去做事，放你先谈妥了领回去，我隔天再上门，兜里随便掏出几张，你怕那人不跟我走？

〔说话间，俄米身穿地道的哈尼族生活装，怀抱简单的行李，畏畏缩缩地走上。〕

李沙：姑娘……

〔金来几大步抢到头里，一把拖往俄米。〕

金来：打工的，跟我走、跟我走。

〔受到惊吓的俄米一边挣脱手。〕

俄米：怎哪样、怎哪样？手放开。

金来：（不由一愣）说什么？

李沙：她问你要干什么，叫你放开她。

金来：我咋听不懂？（上下打量了一下俄米，态度一下恭顺起来）

你的，日本人的干活？

李沙：她是中国人。

金来：哄谁呀？哥们儿成天就研究这个。你瞧她那木屐，俩跟的，除了日本人，谁这么穿？

李沙：这种鞋也不只是日本人……

金来：一边去，欺负哥们书念得少啊！不是日本人你忙着过来套啥近呼？

李沙：好好好，你就去跟这位“日本友人”谈谈吧。

金来：(一脸谄笑) 刚才我的八格牙路，你的多多的包涵，多多的包涵。

俄米：玛那哈酿，玛那哈酿。(哈尼族：听不懂的意思)

金来：(递上烟) 你的香烟的新交？(见俄米摇头) 你的保姆的找？

俄米：(仿佛听懂了什么) 对，对，保姆的找。

金来：我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大大的花姑娘。给你当保姆，吆西？你的金票大大的给，你的明白？

俄米：(疑惑地摇摇头) 玛那哈酿，玛那哈酿。

金来：(一脸莫名地转向李沙) 她说啥？教授，给翻译翻译。

李沙：我也听不懂。

金来：(冲着俄米比划着说了开) 我的大大的喜欢日本，家里洗衣机的、冰箱的、电视的、音箱的，通通的日本的干活。你的，让我妈妈的先去你家的干活，慢慢的再让她到日本的干活。慢慢地我也去日本的干活。你的明白？

俄米：玛那哈酿，玛那哈酿。

李沙：同志。她是中国人。是西南边疆的哈尼族，是个哈尼姑娘。

俄米：(连连点头) 厄厄，哈尼然米。(哈尼语：对对，哈尼姑娘) 阿姐，你是哈尼？

李沙：不，我是汉族。我是教书的。

俄米：你是老师？

李沙：嗯。

俄米：老师。（俄米给李沙鞠了个躬）

李沙：云南来的？

俄米：云南红河。

李沙：几岁了？

俄米：十七。

李沙：还是孩子啊！怎么不在家读书？

俄米：家里穷，读不起书。

金来：怎么？她一说你就懂，我这儿说了半天，你咋就愣没闹懂一句？

李沙：你那个中国日本话，连我在一旁都听的糊涂。

金来：她说那话还不照样把哥们闹得翻白眼。我想就怪了，咋就能听懂她的话？

李沙：我班上有几个西南边地来的少数民族学生，在一块儿处长了，习惯了他们的方言。

金来：不是日本人就好，我可有话在先，头个到的我包了。走吧。

（俄米甩开手，畏惧地向后退去）咋的？碰上我这个主还有个挑的？噢，怕拐卖你是不？咱哥们儿废是有点废，但还没废到那程度。瞧，这是我的身份证——金来！瞧这名字起的，不是吹，一月进三万两万那是不顺的了，要顺起来……你老盯我望啥？看着不像是不？这得怪派出所，为找俩小钱，弄个业余的便宜给拍的。别说你，连我自个儿瞧着都恶心，活象表兄表妹配出来的。上我家去，住单间，管吃管住，就带一吃奶娃，一月一佰伍。行不？

〔俄米犹豫地把眼光转向李沙。〕

李沙：小妹，我是个当老师的，爱人在外地工作。身边带了个三岁的孩子。过些日子我要带学生到外地去实习，家里孩子得有个交待。我没他那么好的条件，就一间房，吃饭、睡觉、会客全是它。你要是同意去，只能委屈你跟我们一起挤在一个屋里睡。我一个月几百元钱，拿不出更多的钱

来给你，管你吃饱，一年添置两套衣服，一月工钱……一佰。(没理会一旁金来轻蔑地笑声)如果说还有什么补偿的话，空闲时能给你补补文化课，这兴许对你将来去找别的工作有好处。

俄米：阿姐，我跟你去，我跟你去。

金来：慢！一佰元值得你大老远奔这儿来吗？教授，我没你那本事，几句话就能把人泪珠子说得要掉要掉的。你有文化，是不？有文化就懂道理，是不？懂道理就能急人所难，是不？

李沙：那你就把难处跟小妹妹说说，让她自己拿主意吧。

金来：我、我……咳！我那事不好跟正经人说。

李沙：我说同志，这个小妹妹看来也是头一回出门，家务生疏，语言不便。你瞧，那边又来了几个待雇的，你去谈谈，兴许能请个更合适你的。

金来：实话跟您说吧，我就是看上她才出道这点了。那边那些个人，别看模样挺养眼睛的，全她妈的烂货。前久我请了一个，嘿，整个一个少奶奶。白天不干活，晚上生着法地往你床上钻。更气人的是，说好只是玩玩的，不知她从哪儿弄了个肚子来，死活往我身上赖。说是私了，开口就二十万！我几脚就给她踹了出去。这烂货也他妈的绝，昨天上门撂下个吃奶娃就走。那个小祖宗哎，是面包也不吃，鸡腿也不啃，我这不正急着找个人去伺候不是？

〔俄米听着听着，害怕地直往李沙身后躲。〕

俄米：阿姐，我跟你走。

李沙：小妹，我们走。

〔金来不解地望着二人走去，惊愕之余尤抱一线希望，掏出〕

几张票子，冲二人背影喊道 - -

金来：打工的，打工的，条件还可以商量。二佰！二佰伍！我二佰伍啦……

【剧终】

（1992年3月写于云南·个旧）

错位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

地点：某艺术赛事颁奖大会会场。

人物：破烂王 方芳

〔幕启：一付穷酸相的破烂王四下窥视着摸上。〕

〔方芳焦燥地上场。〕

方 芳：(冲内喊道)快点、快点，再过两钟头颁奖仪式就开始了，快把台子给理顺了。(转身发现破烂王)咦，站住！干什么的？

破烂王：大姐，我是来捡几个拉罐筒、汽水瓶什么的。

方 芳：什么？捡破烂都捡到台上来了。出去，出去！

破烂王：你嚷啥！我是买了票的。

方 芳：买了票？那就到场子里坐去。

破烂王：大姐，我不是冲看戏买这票的，我琢磨着，像这样的颁奖大会，这台子上饮料还能少了？

方 芳：门槛还挺精的呵。别耗了，实话跟你说，这次大奖赛是入不敷出，眼看这戏要唱完了，还有十几万的空不知咋填呢，真要有空瓶空罐的还轮得上你啊？早让我给捡了。

破烂王：(大失所望)啊，这票！天哪，十好几元一张呢！

方 芳：是啊是啊，十多元钱，这对一个收破烂的来说是不容易，不过花钱买点精神食粮也是值得的。不说别的，就凭今天登台亮相的几位全国知名歌星……

破烂王：知名歌星？

方 芳：啊，西北歌王陈小小，西南歌帝刘文文，东北歌后王莉莉，华北歌圣李毛毛……

破烂王：全是电视上的那些个人？

方 芳：没错。

破烂王：活人？

方 芳：废话。死人能唱歌吗？

破烂王：不是不是，我意思是说，是能摸得着的人？

方 芳：那当然。

破烂王：嘿！行，今天我豁出去了，停业一天，看大活人！

方 芳：演出快开始了，赶紧下去找个座。

破烂王：不啦，我就蹲这台口瞧。这地方好，台上、台后都瞧得真。特别是那演员在后台换衣裳时，瞧那皮多嫩，胳膊多白……

〔发现方芳眼神不对，吓得一下住了口。〕

方 芳：给我出去！

破烂王：干啥，干啥啊你啊？我不就是说说吗。

方 芳：说说？出去！

破烂王：你横啥！我不就是说说吗，最多算个口头流氓。就是去派出所又能拿我咋的？实话跟你说，我这辈子还没碰过一周岁以上的女人一指头呢。瞧着四十好几了不是？还是个童子身呢。我知道我样子寒酸，走到哪儿都让人瞧不上眼，进这场子寒碜人。得，退票。

方 芳：退票！

破烂王：退十五元来。

方 芳：我、我说大哥哎，刚才那事就算了，我们卖张票出去也不容易。

破烂王：知道就好，那我就蹲这儿了。

方 芳：哎哎大哥，我说您还是下去坐。这城里不比乡下，这儿有这儿的规矩。

破烂王：下去也行，我眼神不好，你给在头排安个座。

方 芳：头排？你是越说越敢说了。今天是干啥？待会儿演出完了，坐头排的人得上台颁奖呢。那儿不是领导就是专家评委，你也不掂掂身份。

破烂王：(朝台下看了看，不由哑然失笑)哄谁啊你？那头排坐着的我都认得。

方 芳：你都认得？

破烂王：都是老交情了。瞧当间那个，不就是倒西瓜卖赚了两文钱的王婆吗？她边上那个叫“金蛤蟆”，专养进口青蛙；左边那个就更熟了，原本跟我一块收破烂，后来专收烂胶鞋，我们都管他叫“烂胶鞋”，他当啥评委？收破烂时吆喝的那两嗓子连调门都摸不准。就这还来评人家唱歌呢。

方 芳：这叫英雄不怕出身低，你管人家干什么的，人家为这次大赛掏赞助，哪个出手不是八千一万的。

破烂王：谁谁谁？八千一万？就他几个？

方 芳：那还有错，你行吗？

破烂王：我……

方 芳：你行吗？

破烂王：我……

方 芳：你行吗你？

破烂王：(突然发了狠，把衣裳一下拉开，腰上捆着一排用易拉罐装着人民币)你说呢？

方 芳：妈也，炸药！

破烂王：站住！转过身来，看清楚了。

方 芳：钱！

破烂王：没错。

方 芳：那么多的钱！

破烂王：没错。你说我行吗？

方 芳：行，行。您说，赞助多少？

破烂王：哎，慢着！我一个收破烂的，除了银行的金库，单位的保险柜，男人的兜里，女人的包里，哪儿我没翻过啊？风雨无阻，几十年如一日地战斗在粪草堆里。省吃、省

穿、省婆娘，攒这点钱容易吗？

方 芳：不容易，不容易。

破烂王：吃苦、受累、挨白眼，这都不说了。这点小本经营艰难着呢。工商、税务、环保、治安，十来顶大盖帽全吃我一顶烂毡帽。我攒这点钱容易吗？

方 芳：不容易，真不容易。

破烂王：可话说回来，要说掏个十万八万的吗……

方 芳：啊，十万！

破烂王：那是不可能的。

方 芳：咳。

破烂王：出个万把两万的吗……

方 芳：行行，两万就两万。

破烂王：我还是心痛的。

方 芳：哎哟喂！

破烂王：但是——

方 芳：只要有但是就好，快说！

破烂王：要是条件合适吗——

方 芳：尽管提，尽管提。

破烂王：下回还是可以考虑的。

方 芳：哎哟喂，没有下回了。我们这是黄瓜捣蒜——就一锤子买卖。

破烂王：我问你，那王婆、金哈蟆、烂胶鞋他几个都是什么价码？

方 芳：烂胶鞋出了八千，设了个“铜鞋杯”；金哈蟆掏了一万元，设了个“银蛙杯”；王婆出一万五，设了个“金瓜杯”。待会儿决赛的一、二、三等奖就由他们上去颁。

破烂王：他们上去颁奖？

方 芳：还上电视。

破烂王：还能上电视？

方 芳：还要和演员握手，留影。

破烂王：能握手！真的？

方 芳：这还能说着玩。

破烂王：那些个专家、领导呢？

方 芳：这年头，谁有钱谁就是专家。

破烂王：行！我忍着十年后再讨老婆，两万元，我认了。

方 芳：行！不过……

破烂王：怎么？

方 芳：颁奖得做个奖杯，这一下子的上哪儿办去？

破烂王：这好办。（说着从编织袋里掏出个大酒瓶）就这个吧。

方 芳：这……这象什么？

破烂王：咋的？不够份量？（掏出几张百元票往瓶口一塞）够份量了吧？

方 芳：行、行，够了，够份量了。

破烂王：去，叫王婆把主任评委的座给我让出来！

方 芳：没问题。请！

〔在雄壮的音乐声中，破烂王雄赳赳地走下。〕

【剧终】

（1992年3月与张绍碧合作创于云南·个旧）

洋老板·土老板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

地点：某城市《云霄酒家》

时间：现代。

人物：涂老板 — 《涂家老店》老板。

杨经理 — 《云霄酒家》经理。(剧中兼报幕)。

女招待 — 一人分别扮演《云霄酒家》和《涂家老店》的女招待。

〔序幕：《涂家老店》女招待由大幕中间出，拦住侧幕登场的报幕员。

〔序幕：《涂家老店》女招待由大幕中间出，拦住侧幕登场的报幕员。

女招待：大姐，吃饭请进店。

报 幕：谢了。

女招待：哎，进去瞧瞧嘛。《涂家老店》的“油炸锅巴”，香脆酥松，开胃生津，健齿美容，爽口舒心……

报 幕：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女招待：（一把捏住报幕员的手臂）大姐，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不尝不知道，一尝忘不掉……

报 幕：你拽我干嘛，有这样拉客的吗？

〔畅怀、靱鞋、卷着裤腿，脖子上挎了个半导体收音机的

涂老板由大幕中间上。

涂老板：憋因，憋因，松开人家。

女招待：老板，你不是说逮一个给伍角吗？

报 幕：逮！小偷啊？

涂老板：谁叫你逮啦？我是叫你捉。

报 幕：得，又改特务了。

涂老板：捉？不不，是抓……

报 幕：行，又成贩毒的了。那叫——请！

涂老板：对对对，请，请。快松开人家，回店去！

〔女招待很不情愿地松开了手，退下。

报 幕：咦呀！（指着手臂上醒目的黑手印）这算什么吗！

涂老板：小姐姐，对不住了。我给你揩揩。

报 幕：慢着！（拎起毛巾一角看了看）算了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吧。瞧这脏样，我是不吃就知道，肯定卖不掉。

涂老板：小姐姐，还真让您给说着了。这几个月，小店生意淡得让人觉得怪。老客不见来，新客不见长，只见人打门前过，就是不落脚。哎，《涂家老店》传了十八代了，不敢说誉满全球，也曾名传九洲，眼看要毁在我手上了。

报 幕：大爷，您老可别笑话我不学为人之师啊，我说您这“老店、老客、老菜谱”的经营方式也得换个样儿了。不说您店里的，单讲你这块招牌，油浸烟燎，走近瞧都分不出上头写得是啥字。那打远处瞧着奔来的，多半不是屎

急，就是尿急的。

涂老板：这块招牌可是有些年头的了，是在我老老祖宗手头上就立下的了。

报 幕：哟，这资格再老还能赶上万里长城？那长城隔上一阵子还得翻修翻修呢，是不？

涂老板：这倒也是。

报 幕：还祖宗祖宗的呢，都什么年代了？你那祖宗别说开飞机坦克来了，就我这身打扮往他们身边一站，不吓他个半死，也得晕它一阵子的。

涂老板：这倒也是，姑娘这身打扮，连我多看几眼，也觉得气短心跳，热血沸腾的。

报 幕：别老守着摊子，出门溜溜去。远处不说，就您这条街的街口，半年前新开了一家《云霄酒家》，听人说，经理是个马来西亚的。

涂老板：洋老板？

报 幕：生意满不错的。“刀”挺快的，可说来也怪，让她给宰了，还留得人情在。

涂老板：《云霄酒家》！闹半天是它堵了我的上水。我这就看看去。

报 幕：哎，大爷，说走就走啊？

涂老板：这年头，变狗吃屎都得起早点。

〔涂老板下。〕

〔报幕员报幕后下。〕

〔幕启：《云霄酒家》。屏风前，设一张餐桌，两张餐椅。〕

身穿制服，斜挎“欢迎光临”授带的女招待恭立门前。

〔涂老板大咧咧地走上。〕

女招待：欢迎先生光临。

涂老板：好，好，这丫头懂礼貌。

女招待：先生请留步。

涂老板：怎么？

女招待：先生贵干？

涂老板：废话。吃饭。

女招待：对不起先生，你这身衣服……

涂老板：不是偷的，是我老婆做的。

女招待：先生您误会了。小店有规定：凡光临本店的客人，衣冠要整洁。

涂老板：我这身还有个挑的？

女招待：进店不准穿拖鞋。

涂老板：（提起后鞋帮）这不就结了。

女招待：不准穿短裤。

涂老板：（抹下裤腿）我这带升降的。

女招待：不得敞胸露怀。

涂老板：这、这干吃饭什么事？

女招待：先生，这是一种礼貌，别人见了不雅相。

涂老板：吃饭眼睛不盯着碗碟，瞎张望个什么？再说，我大老爷们有啥好看的？

女招待：对不起，先生，这是本店的规定。

涂老板：就是说，放着钱你们都不赚？

女招待：声誉要紧，请多多原谅。

涂老板：丫头，您通融通融，我这一来一往的怪不方便。

女招待：不敢破例。老板知道了要“炒鱿鱼”的。

涂老板：这么没人情味？你就说我是硬闯进去的。

女招待：对不起了先生，我只有摁警铃了。

涂老板：怎么，你那电铃一摁，莫非就跳出个变型金刚来？我不怕。

女招待：先生，别说我事先没打招呼，店里请的保卫，以前是八十公斤级全国摔跤冠军。

涂老板：八……得得，我不进还不行吗。

〔杨经理上。〕

杨经理：怎么让这位先生不高兴了？

女招待：不、不是。是这位先生他……

杨经理：哇——这不是涂老板吗！

涂老板：大妹子，恕罪恕罪，眼生的紧，怎么个称呼？

杨经理：(摘下眼镜)真是贵人多忘事，再看看啦。

涂老板：哎呀，是杨丫头！

杨经理：想起来啦？

涂老板：忘不掉，忘不掉。那年你没考上高中，在我的店里刮猪蹄、烫鸡毛，整整干了三个年头。你离开我店这么些年了，我常惦记着你，生怕你走歪了道。这久都在哪儿混啊？

女招待：先生，这是本店的杨经理。

涂老板：经理？你？不是说经理是个马、马什么牙的吗？

杨经理：马来西亚。那是我先生啦。

涂老板：噢，闹半天是个假洋鬼子！

杨经理：涂老板，今天光临小店有何指教？

涂老板：丫头，跟你直说了吧，自打你这儿一开张，我那小店的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今日造访贵店，是想找个明白。

杨经理：不知涂老板想从哪儿问起？

涂老板：甭跟我讲生意经。老的那套我懂，新的这套一时半会儿我也闹不明白。只当我是个食客，一道道顺着来。我自个儿琢磨，实在闹不明白处给指点指点。

杨经理：不过份，不过份。请！

涂老板：好好……算了，改天吧。

杨经理：怎么？

涂老板：你看我这身打份，不能坏了你店里的规矩。

杨经理：认真啦，认真啦。这样吧，(对女侍)去，把我先生的衣服拿一套来。

涂老板：不行不行，我这身材比较稀有。就拿裤子来说吧，宽二尺八，长二尺八，晾在那儿四四方方一块，不瞧仔细了，

还当是晾块桌布。

女招待：经理，前天辞退的那个门卫，制服交到我这里了，我看他俩身板差不多。

杨经理：那就快拿来吧。（女待下）涂老板，很对不起啦，那是下人的衣服。

涂老板：这里是社会主义，不讲这个。

〔拿了套上红下白，外带船型帽的制服上。〕

女招待：先生，请。

涂老板：好好，这丫头懂事。有原则，有人情。回头我让店里那憨囡来跟你学学。

杨经理：请。

涂老板：哎。

〔涂老板落座，杨经理陪座。〕

〔女招待熟练地摆上餐具。〕

女招待：先生请点菜。

涂老板：随便，有个意思就行。（翻开菜谱信手指了一下）就这个吧。

女招待：先生请再点。

涂老板：先上了再说。

女招待：请稍候。

〔女招待下，很快复上。说话间响起了一曲流行歌曲。〕

杨经理：涂老板，小店还看得过去吧。

涂老板：（四下里张望了一下）这得拿多少钱去堆呀？

杨经理：小意思啦，也就是几百万啦。

涂老板：那乡下人敢进这道门吗？

杨经理：不要小看乡下人呀，他们现在有钱呀。当然了，进不起

的人还是很多的啦。我们做生意的是求全不求尽，还要给同行留一口饭吃呀。

涂老板：也就是说，我只能拣你的漏。

杨经理：那也不一定啦，事在人为啊。你说是不是啦？

涂老板：(受感染，不觉讲话也带上了广味)是啦，是啦。嗯？

我怎么也成了这味！我说丫头，你那舌头就不能理直了说话吗？

杨经理：哎呀，不好意思。常跟先生在一起，受他影响了。

涂老板：哎，这音多正。丫头，好的咱跟人学，不如咱的，咱不学他的。

杨经理：涂老板教训的是。

涂老板：我说啊，这唱的是什么呀，啥心啊肝啊的？

女招待：先生，这是您点的歌。

涂老板：歌？我点的？刚才那不是菜单吗？

女招待：后面的部份是音乐点播曲目。

涂老板：你怎么也不先说一声？

杨经理：涂老板，我这里一切随客之意。

涂老板：也算钱吗？

杨经理：当然。

涂老板：这玩艺管渴还是管饿？

杨经理：这叫餐饮文化。小店明年还打算增设歌舞表演。

涂老板：好好，过去进饭店带张嘴，如今是眼睛、耳朵全派上上场了。长见识，长见识。再拿菜单来。

女招待：先生请。

涂老板：先说清楚了。除了歌曲，那水泥、钢筋什么的不在上面吧？

女招待：先生说笑了。

涂老板：(认真看了看)这是菜谱？咋看咋像本通俗杂志。

杨经理：涂老板请指教。

涂老板：你看你看，“轰炸伊拉克”，这也叫菜名？

女招待：没错。先生。

涂老板：那好，我就点这道菜。

杨经理：涂老板，是不是换道菜？

涂老板：不。我就认准这“轰炸伊拉克”了。

女招待：先生请稍等。(退下)

杨经理：(略有些不安)涂老板，先说好，这道菜上来后，您得多指点一下。

涂老板：指点？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这道菜。哎，这伊拉克在那个省？

杨经理：涂老板。先说好，上了菜您可不能生气哟。

涂老板：生气？这打哪儿说起？

女招待：(端菜上)“轰炸伊拉克”。

涂老板：“油炸锅巴”！行，行，把我的当家菜都弄来了。

杨经理：涂老板……

涂老板：先别说。把这“伊拉克”炸一下给我看看。

女招待：请看好。

〔佐料下去，发出“劈啪”一阵声响来。〕

涂老板：“轰炸伊拉克”——“油炸锅巴”！

〔涂老板跌坐在椅中。〕

杨经理：涂老板，说好不生气的。我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餐饮文化，聚中华美味为一席，烩五洲佳肴为一勺。都是为行当争光吗。

涂老板：(怔怔地)我不是在生气，我是在想自己的出路。

杨经理：那好办。涂老板，要是不想自己干，可到小店来。

涂老板：刮猪蹄、烫鸡毛？

杨经理：噯，说哪儿去了。高级大厨，一月底薪伍仟。

涂老板：条件不错嘛。

杨经理：你老答应了！

涂老板：既然我值那么些钱，干嘛要替别人干？

杨经理：涂老板，这技艺是技艺，管理是管理哟。

涂老板：不错，你今天是干出点样来了。可你当年在我家当小工时，想过有今天吗？

杨经理：是不敢想。

涂老板：现在你不光是什么都敢想，还什么都敢干。

杨经理：那是没法子的事，给逼出来的。

涂老板：说得好。是得逼啊。不逼，就没那心；不逼就没那胆。我那“油炸锅巴”让你一变就成了“轰炸伊拉克”。我那卖不掉，你这儿正好销。《涂家老店》三百多年的这块牌子也该换换了。买单吧。

杨经理：见外了，见外了。

涂老板：一是一，二是二，生意场上无父子。这钱得给。

杨经理：您老这是要逼我关门啊！

涂老板：好好好。活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就不坚持了。杨丫头，我想讨个方便。

杨经理：不客气，有话尽管说。

涂老板：这件衣服要多少钱？

杨经理：不贵。就百十元吧。

涂老板：我瞧了合身，就卖给我吧。这是一百伍。(拿起船型帽

看了看)搭上这玩艺。

女招待：先生，这衣服是配套的，还有一条裤子。

涂老板：我就喜欢这样穿。

女招待：人家要笑话的。

涂老板：笑？随他去吧。今天我算是悟出个理来了：不图学个像，只图学个样；只要先有样，慢慢能学像；即使学不像，也有自己的样。后会了！

女招待：先生慢走。欢迎以后再来。

涂老板：唉。这丫头乖。哪天要是让老板炒了鱿鱼，奔《涂家老

店》找我。

〔涂老板乐呵呵地走下。〕

女招待：这老头人真好，就是有点土。

杨经理：（正色地）你懂什么！这叫不拘一格。将来在这条街上能跟我竞争的，只有他——《涂家老店》涂老板！

【剧终】

（1992年10月创于云南·个旧）

矿山的女人

(话剧小品)

时间：九十年代某天。

地点：西南地区某煤矿。

人物：谷秀 — 矿山女职工。

闻捷 — 《矿山报》女记者。

〔幕启：一间象征性的小院。住房门前醒目地挂着一块牌子：

“休息时间，请勿打扰”。

〔谷秀在门前坐着摘菜。

〔闻捷一身劲装，身挎照像机上。

闻捷：您是王大嫂吧？

谷秀：小点声。

〔闻捷抬头望了望门上的牌子，抱歉地一笑。

闻捷：王井长他？

谷秀：睡觉。(用脚勾过一张小凳) 坐。

闻捷：昨天是夜班？

谷秀：昨天？天天。

闻捷：天天？

谷秀：有时还得搭上白天。成天在坑下，没日没夜的，整个一个地下工作者。上了井，男人睡觉，女人放哨；撵猫撵狗，吆鸡吆雀，还得……还得防你这号的。

闻捷：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谷秀：外地来的？

闻捷：北京。

谷秀：找我家老王？

闻捷：想见见他。

谷秀：以前就认识？

闻捷：不，王井长是我们煤炭战线上的风云人物，我是慕名而来的。

谷秀：现在的人可真大方，听个名儿就找上门来了。

闻捷：大嫂，您可别误会。我是为工作来的。

谷秀：当我吃醋？我家老王啊，咳，怎么说呢？人人都说挖煤工“傻、大、黑、粗”，搁别人身上没准会委屈，他可是完全能达标。不怕您笑话，头回见到他，我还当是碰上了索马里朋友了呢，不知咋的，多望上几眼啊，夜里直做恶梦。嘿，怪了，到头来还跟他睡一张床上去了。

闻捷：大嫂您真能说笑。

谷秀：说笑？有时我还真盼望插进个第三者、第四者的。一是为了证明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眼光低的人；二来也能说明咱挖煤工的社会形象有所改善。可等来等去的就是等不来。

闻捷：大嫂，我可不是来改善什么矿工形象的。我叫闻捷，《矿山报》的记者。

谷秀：又是来吹我家老王的？

闻捷：那不叫吹，叫宣传。

谷秀：不管叫啥，我不乐意。

闻捷：大嫂您……

谷秀：真不明白，啥玩艺到了你们手里就全变了。那煤不就是块

烧火的黑石头吗？让你们一吹就神啦，什么“五色石”啊、“太阳石”的；挖煤的人，苦、脏、累，还讨人嫌，一上报纸又玄了，什么“光明使者”。那么美、那么好，怎么走道上碰个熟人，人那手就象扯“鸡瓜疯”似的攢着，手指头愣展不直，手巴掌愣伸不出？挖煤工挖煤那叫本份，什么活不都得有人干，是不？我不在乎别人咋个说，咋个看，我只想把日子过得跟别人一样。可你们，总给我……（顾虑地回头望了望房门）总给我添烦。

〔闻捷一时语塞，把凳子朝谷秀身边拢了拢，随手拿起一把菜来拣着。〕

闻捷：大嫂，你是矿上长大的？

谷秀：小时候长在农村。十年前，我爹下井出了事，矿上照顾，让我顶了岗。进了这个留不住、招不进的地方，婚丧嫁娶全在这圈子里转。工农结合，世代相传。

闻捷：全靠自己理解自己了。

谷秀：对，就这个说法。我听人说，这样下去人种都会退化，慢慢养出来的娃会长尾巴。是不？

〔闻捷苦涩地笑了笑。〕

闻捷：大嫂，我们宣传王井长，就是为了促进整个社会对煤矿工人的理解呀。

谷秀：这我懂。等他死了，你们就是把他吹成黑虎星下凡，我也保证说是亲眼见的。可活人还是普通点好。

闻捷：王井长不就是劳模吗？

谷秀：挺羡慕的是不？挖煤的人是站在阎王殿门口的人，四块石头夹一块肉，谁不怕出事啊？老王他肩上担着个井长，头上悬着个劳模，脑门上还印着个共产党员，该咋干别人都盯着呢。什么事能落个人人满意？谁做事能落个人人说好？动不动就是劳模咋个咋个了，井长咋个咋个了，共产党员又咋个咋个了。那如来佛给孙猴子脑袋上套个箍，心

算好的了，那紧箍咒才三个人会念。我老王头上那三道箍啊，人人都会念那咒。

闻捷：大嫂，你也上班吗？

谷秀：我在炼焦车间。没晚班，早上八点去，晚上六点才下班。老王他每晚八点就下井，第二天清早回家时，我早就上班去了。

闻捷：这么说，你们夫妻每天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三个小时？

谷秀：连班的那天，连两个小时都没有。象今天，轮上我休息，好歹算是有了一整天见面的机会。我真想让他陪我说说话。可一看他累得那样儿，就不忍心叫醒他。你说这叫什么叫夫妻生活吗？（忍不住抽泣）他妈在外头跟女婿过，老王他怕有六、七年没去探望过了。弄得他妈来信抱怨，说他是有了竖抱的媳妇，就忘了横抱他的娘。你们要再吹他，他还能怎么做呢？没准会逼得他把床都搬下井去，那我们夫妻就只好两地分居了。

闻捷：平常要有个事怎么办？

谷秀：留条啊。（转身抓起一叠条子）这几张就是这些天的。

闻捷：能看看吗？

谷秀：没事。干净着呢。

闻捷：（轻声念道）“谷秀：下班后矿里有个会，没准开多久，晚饭不用等我了。”

谷秀：哼，幸好谈恋爱时他没用这玩意，否则他休想把我勾进这道门。

闻捷：“谷秀：早起我眼皮一个劲儿地跳，总觉得井下要出点什么事，我下井去了。”

谷秀：眼皮跳，那是睡得少。比我这个农村出来的还迷信。

闻捷：“谷秀：今天的饭我吃着特别香。那碗肉我给热在锅里了，怕吃多了闹肚子。你回来一定要把它全吃完。这些天我心情不好，让你不高兴了。对不起，全是我的错，请别往心

去。”(见谷秀怔着)大嫂，大嫂。

谷秀：(猛地回过神来，拭了拭眼窝)看我，让你笑话了。这女人啊就是贱。给几句贴心话，心里就热呼呼的。

闻捷：大嫂，我想跟你要点东西。

谷秀：行，要什么？

闻捷：这些条子。

谷秀：要这玩艺干啥？

闻捷：大嫂，谢谢你给我说了这么多。我不打扰王井长了。读了这些条子，我琢磨着该为你写点什么。

谷秀：哎！我刚才尽瞎说。你要给见报，老王他会揍我的！

闻捷：他敢？

谷秀：以前倒是不会。不过要是为了这事，我想他会的。你还是写老王吧。我给你叫醒他去。

闻捷：哎，不必了，王井长现在要紧的是休息。来，我给你拍张照片。

谷秀：哎，不行不行，还是拍老王吧。不用叫醒他，就这样拍。

他睡着的样子比醒着时还好看点。不骗你。(边说边进屋)

拍黑白的就行，他人黑，拍彩照不好看。

[闻捷无可奈何地看着谷秀进屋。一小会儿，见谷秀失神地

拿着一张条子走了出来。

闻捷：大嫂，怎么……(拿过谷秀手中的条子，念道)“谷秀，真对不起，背后听了你们的谈话。我太粗心了，不知道你心中有那么多的苦。我打心里感激你对我工作的支持。过一段时间我一定休息，一齐回家看看老人。我下井去了，不打扰你们，我从后窗走。请转告记者同志别再来找我。她要写，就写你。她应该多写写那些象你一样的矿山女人！”(内疚地)对不起了大嫂，又给你添麻烦了。

谷秀：（挪开捂着泪眼的双手，平静地说道）没什么，习惯了。

矿山的女人嘛，就这个样。

闻捷：（回味地念道）矿山的女人，矿山的女人……对，矿山的女人！

〔闻捷举起相机，对着谷秀按下了快门。〕

【剧终】

（1992年11月写于云南·圭山煤矿）

逛街

（话剧小品）

时间：当代某天。

地点：商场一隅。

人物：李甲 李乙

〔幕启：台中设一坐椅，示意为商场内所设的顾客休息处。〕

〔在商场喧闹声中疲乏的李甲手提采购物品朝椅子走去。〕

画外：哎——往哪儿走？

李甲：歇歇。

画外：这才走了多会儿？

李甲：多会儿？早上八点不到就出来，现在都下午三点多了。就是机器人也该充充电了吧。

画外：行了行了。多长时间陪人家上趟街，还别别扭扭的。呆那儿吧，别乱走动。

李甲：不动不动。您不招唤，楼塌下来我都不动。

〔李甲把东西搁在椅子旁落座。〕

画外：老李！

李甲：又怎么了！

画外：把钱包拿给我。

〔李甲十分不情愿地站起身来，边摸包边走下。〕

〔李乙提着、挎着、吊着一堆采购品从舞台的另一侧上。〕

画外：哪儿去！

李乙：我、我靠两分钟，成吗？倒倒手。

画外：哟，陪人家转转就那么烦哪？

李乙：哪能呢，哪能呢。（放下东西）您瞧这手给勒的，冻鸡似的，合不拢，伸不直。还有这脖子、腿、腰、肩；还有这胃、胆、肠子，没一处不痛的。

画外：最痛的怕是心吧？心痛人家花钱多了，是不？

李乙：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多伤感情，是不？看上什么就买。

这月开支要紧的话，我每天可以压缩半包烟。

画外：你就歇歇吧。

李乙：暖。

画外：眼睛老实点噢，别东张西望的。

李乙：暖——我也得有那力气啊。

〔李乙见椅子脚堆放着东西，不由一愣。随即用脚扒拉开，
一屁股落座。〕

〔李甲上。见李乙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自己的东西被扒在一
一边，不由来了气。〕

李甲：暖，你怎么占我的座！

李乙：谁？

李甲：你！

李乙：我？我怎么了？

李甲：你占了我的座！

李乙：新鲜了。今天还是头一回听说逛街有自己带座的。这是公共场所，见空就能坐。

李甲：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

李乙：啥叫先？啥叫后？这位我一个多月前就坐过，够先了吧？再说，我来时这里也没见人啊。

李甲：难到也没见到东西？

李乙：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我还说是谁不留神落在这儿的呢。怎么？想冒认？

李甲：你……你说这种话是要对我的名誉负责的！

〔李甲气冲冲地上前提东西。〕

李乙：慢着。

李甲：你还要干什么？

李乙：说到负责，我还真想负点责。先说说，都是些什么东西。

李甲：好、好，听着，听着。一双女式中跟牛皮鞋，黑色，四十

一码……

李乙：多少！哟，还真的也！这一脚要踹上来可有得受的。

李甲：联衣裙一套，黑白相间格子花的；两双裤袜，肉色；一

（比划了比划，没说出口）

李乙：（提起一副胸罩）是这个吧？

李甲：（气极）你这是干什么！

李乙：别发火。能理解，能理解，都是男人吗。你这算啥，我那一堆里恶心的玩艺多着呢。

画外：老李！

合：唉！

李甲：你凑啥热闹？

李乙：我还没说你占我便宜呢。

李甲：人家是叫“老李”。

李乙：合着我就不能姓李了？

李甲：那是我爱人在叫我。

李乙：你爱人？这就好。哎！你胆子也太大了，还不赶紧去报到！

李甲：（走了几步，瞧了瞧，又退回来）不是。

李乙：不是啥？

李甲：不是我爱人。

李乙：啥？哎哟，你误我大事了！——唉，我就来！——我跟你
说，等会儿我老婆要怪起来，你可得帮忙给说清楚这事。

〔李乙匆匆下。〕

〔李甲不失时机地落座。〕

〔李乙气冲冲地上。〕

李乙：你给我起来！

李甲：没那回事。

李乙：我叫你起来！

李甲：怎么，想动粗？

李乙：值吗？就为这座，值吗？我得跟你说说理。

李甲：新鲜了，你还懂得讲理。

李乙：你为什么说我老婆叫我？

李乙：你……好好好，咱们从头理。先是有人喊“老李”。你说
是叫你，我说我也姓李。

李甲：没错。

李乙：后来你愣说是你老婆叫你。

李甲：没错。

李乙：后来你又说不是你老婆叫你。

李甲：没错。

李乙：既然不是你老婆叫你，那肯定就是我老婆叫我。

李甲：没错。不，错了！不是我这个姓李的爱人，不一定是
你这个李的爱人。

李乙：对啊。那就是喊“老李”的人喊错了？

李甲：没错。不！错了。你能姓李，我能姓李，别人也可以姓李。

李乙：合着全我一人错了？

李甲：没错！

李乙：(沮丧地)这一错，给我打击也太大了。

李甲：有那么严重吗？

李乙：人家是紧着紧着地找到她，不说个好，还当那多人的面损
我。说她根本没叫我，说我自做多情，说我尽想别的女人
了，连自己女人的声音都分不清。我就算不上个男人，可
也是个人哪。就这么、这么损我……

李甲：别别，男儿有泪不轻弹。坐下说，坐下说。

〔李乙刚坐下又站起。〕

李乙：不不，该您坐。刚才我好歹也坐了会儿了。

李甲：不不，还是你坐。我有个体会，这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上
的痛苦更折磨人。

李乙：你真是太理解人了。

李甲：我也是有感而发吗。

李乙：刚才我是做得过了点，占您的座。真对不住您。

李甲：不提这个，不提这个。过了就算了。

李乙：其实我也是没法子，负担太重。你瞧那一大堆，牛拉马驮也不过如此。

李甲：是多了点。不过你体质还可以。

李乙：我是有体没质。看着一大堆是不？尽肥肉。搁肉摊上一斤都得少要两元钱。

李甲：陪女人上街，这累是次要的，主要是烦。

李乙：太对了。

李甲：同样都是逛街，男女之间有着很大区别。男人逛街是出于需要，女人逛街是天生爱好；男人逛街是目的明了，女人逛街是闲走乱绕；男人是想好什么买什么，女人是见到什么都想要；男人是有钱才往街上跑，女人是买了才想三顿饱；男人是进店先看价格表，女人是先看款式老不老；男人是常在商店门外靠，女人是个个柜台全顾到；男人是一口价码掏腰包，女人是十元盘到七八角；男人是百步不到就发牢骚，女人是只恨商店关门早。

李乙：精辟、精辟，坐下说。

李甲：您不多歇会儿？

李乙：您学问大，您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吗。

李甲：狗屁知识。这叫实践出真知。

李乙：您再说说，男人应该怎么做才能不烦？

李甲：男人要想没烦恼，趁早别把老婆找。

李乙：起来！就这馊点子还配坐着说。我那老婆你没见过，不说其它的，就那双眼睛，亚洲第一大。虽说白天没多大用……

李甲：(笑道) 你也太实用了。

李乙：不是。我的意思是，现在的家庭啊，是衣破男人补，三餐男人煮，外头使劲苦，回家难做主。老婆要问苦不苦，还得说，不苦不苦很幸福。

李甲：其实女人也不都象你说的那个样儿。我爱人在家里对我还是很体贴的。就是有点小心眼。我才是一个小小的处长……

李乙：您、您是个处长！

李甲：不值一提啦，高级打杂。

李乙：处、处长，您、您坐。

李甲：干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只是个男人，跟你一样。坐！

李乙：是是，我、我坐。

李甲：处长吗，芝麻官一个。我爱人她可不这么看，总把我往坏里想。有事没事都要让我陪着她，主要目的是不给我留下自我空间，使我没有时间去做她想象中的那种坏事。

李乙：我说老李啊。你好歹是个处长，女人有点想法也是可理解的。瞧我这窝囊样，就是把西门庆那谋妻杀夫的胆子借给我，也得自个儿掂量掂量这自然条件，是不？

李甲：我爱人是一天到晚拿她那块脸开发，什么都往上抹。说是要永葆青春。

李乙：我老婆是一个劲地把岁数往小里说，单二十五的生日就过了六回。不知情的人推算下来，楞说我违反婚姻法和未成年少女结婚。

李甲：其实啊，这就是女人虚弱的一面。

李乙：对对对，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

李甲：我们应该大胆地对她们指出这一点。

李乙：对，我们……慢着慢着，她要是听不进去怎么办？

李甲：大不了是耳朵受点罪。

李乙：扭你耳朵？

李甲：扭耳朵那叫手控。现在已经被声控代替了。最多教训一顿。

李乙：你家还是落后。我爱人不用手控，也不用声控，发展到用遥控。她生气时比较有理智，只需要把眉毛抬一下，我就知道该怎么做。

画外：老李！

李甲：叫你叫我？

李乙：叫我叫你？

画外：老李！

李乙：哎哟喂，是叫我的——哎！

画外：我瞧了好了件衣裳要三百多。这钱不够了，你回去取三十元钱来。

李乙：哎，我这就去！

李甲：家远吗？

李乙：(失神地) 出店坐二路车，乘五站下车转二十六路到底；

再转八路，过两站下；再往前走十分钟，爬十层楼就是了。

李甲：我的妈也。不能跟你爱人商量商量，下回再买？

李乙：没用的，女人看上的东西一般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就算你能暂时说服她，回家后那叨叨劲，听着比这还累。

李甲：给，三十元钱，先使着。省一趟力气吧。

李乙：可我、我们以前并不认识啊。

李甲：男人应该帮男人。

李乙：那、那我把表押你这里。

李甲：你这是干什么，不就是三十元钱吗。

画外：老李！

李乙：哎！

李甲：别紧张，是我爱人。

画外：老李，这儿没啥买的，其它地方转去。

李甲：哎，这就走。

〔李甲提东西走。〕

李乙：老李，留个电话！

李甲：——8787587。

〔李甲边跑下边说。〕

李乙：(一楞) 咋听了咋这别扭？8787587——怕妻怕妻我怕妻！

【剧终】

(1992年12月写于云南·个旧)

人与狗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某天。

地点：某城市宠物市场。

人物：阿混 — 市混混。

西西 — 一个父母离异的小姑娘。

大刚 — 西西的父亲。

莉莉 — 大刚的新妻子。

〔幕启：舞台中设一平台，边上立着标有“宠物市场”样的

牌子下午时分，舞台色调给人一种燥热感。

〔西西坐在卖狗人身旁，出神地盯着小狗。

〔阿混把吃剩的一口面包丢给小狗，接着把半瓶矿泉水倒进肚里，边打饱嗝边点烟。〕

阿混：我说小家伙。哥们是为了混口饭吃，这大热天的不得不站这儿亮相。你不吃不喝地一大早守到这阵，为个啥？

西西：叔叔，我等人。

阿混：等人一边等去，别让人看我整个一个拐卖儿童的。

西西：叔叔，你就让我坐这儿吧，我喜欢这小狗。

阿混：喜欢？喜欢回去让你妈拿钱来买呀。看着你陪我坐了老半天的份上，便宜点给你。

西西：我没妈妈了。

阿混：嗯？

西西：我妈跟一个叔叔走了。那个叔叔说，我妈要是带我，他就不要我妈。

阿混：那你爸呢，总得有个管你的吧？

西西：我爸带了一个阿姨回家，让我跟姥姥过。

阿混：明白了。你是个第四者，多余的。

西西：我爸说了，那个阿姨不知道有我，让我躲着点。每月让我上这儿来，等他给我送生活费。

阿混：这算什么啊？弄得跟反革命接头似的。给，把这面包给吃了。

西西：小孩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阿混：姥姥教的吧？

西西：嗯。

阿混：就是的，我想你那爸也说不出这话来。拿着，这不是要，是叔叔给的。

西西：谢谢叔叔。

〔西西接过面包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珠光宝气的莉莉环顾而上。〕

莉莉：大刚，大刚！这小子，又盯上哪个姑娘了。（见到阿混的狗，忙凑了上去）哟，这小东西挺可爱的。

阿混：可不，你瞧它冲您那欢劲，就象见了它妈似的。

莉莉：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阿混：不不，我的意思是说，这小家伙跟您特投缘。

莉莉：那倒是。

〔莉莉说着伸手去摸狗。〕

阿混：别摸，摸一下十元。

莉莉：那稀奇。

阿混：看，不懂了是不？这叫啥？正宗北京犬。大清朝那阵，是专门养了给皇上逗乐的。别说寻常百姓家了，就连皇亲国戚想闹只玩玩，喀嚓！都是杀头的罪。八国联军那阵，全让打进紫禁城的那些个洋鬼子给逮去了，闹得它在国内都绝了种。如今它是赶上了改革开放，这才赶回来为四化建设效力的。

莉莉：瞎编。

阿混：瞎编？好好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掏出一本证书）

瞧这个，英国皇家颁发的证书。该狗的妈的妈，也就是这小家伙的姥姥，在一九九三年香港举办的国际观赏狗大赛上荣获金奖！（指点着）这是报道，这是相片，这是证书复印件。自个儿瞧去。

莉莉：哟，这上尽是拼音字母。（对西西）小孩，给念念。念好了赏你俩钱。

〔西西直往阿混身后躲。〕

阿混：又外行了不是？那是英文。

莉莉：英文？那行，开个价吧。

阿混：一千伍。

莉莉：绑票啊你！

阿混：得得得，也就看您像个正经买主才开的这价。跟您实说了吧，这北京犬啊，正经开价都在伍万以上。也就是因为这小东西的妈，一个没留神让别的贱种狗给串了种。正规名词叫血统杂了。不过，它还是把它妈的主要优点都给继承下来了。您看这鼻子，横宽不超过两指；您再瞧这毛，啧啧，长在人身上都不觉得委屈。

莉莉：行，就这价。

〔莉莉说着转身就走。〕

〔阿混忙拦住。〕

阿混：哎——这狗……

莉莉：等着啊你，我去找人来付钱哪。

阿混：哎。

〔莉莉下。〕

西西：叔叔。这就是我爸爸找的那个阿姨。

阿混：嗯？是吗？

〔大刚从另一头上。〕

大刚：西西。

西西：爸爸！

大刚：爸爸脱不开身，来晚了点。给，这月生活费，一佰。

西西：（接过钱）爸爸，姥姥病了。医生说要住院，要好多好多的钱。

大刚：合着全我一人担了？她是你妈的妈。要钱，让她找你妈去。

西西：我找不到妈妈。

大刚：那你姥姥就认命吧，谁让她养这么个闺女。

阿混：我说哥们儿，一个人做事不能做得太绝，是不？

大刚：我说我家的事，你一个卖狗的来掺和啥！

阿混：是是，我多嘴，我多嘴。

大刚：西西，拿上钱快回去吧。

西西：爸，姥姥她快不行了。

大刚：你、你这孩子……

〔莉莉匆匆走上。〕

莉莉：大刚！跑哪去了你！好好地而后头跟着的，转身就没了影。

大刚：我、我能到哪儿去。

〔莉莉注意到西西手中的钱。〕

〔大刚想掩饰，被莉莉扒到一边。〕

莉莉：嗯？

大刚：一个小花子，怪可怜的。给了她点小钱。

莉莉：哟，挺大方的。赏个花子，出手就是一佰。这小丫头长得还是眉清目秀的，可惜小了点。怎么，想培养一下当我的接班人？

大刚：你这是说哪儿去了。不合适咱换张小的不就结了。

〔大刚上前从西西手里拿回佰元票，换了张十元的。〕

莉莉：慢着。（上前从西西手中拿回十元钱）该花的，丢出个万把的咱不心疼。不该花的，就是一分钱也不能乱花。对不？

大刚：是、是。咱们走。

莉莉：慢点。

大刚：又怎么了？

莉莉：我看好了一样东西。

大刚：啥？

莉莉：这条小狗。

大刚：买这干啥。

莉莉：我喜欢。

大刚：莉莉。这玩艺难养，跟服侍祖宗似的。

莉莉：我喜欢。你成天在外头跑，撂我一人在家里，人家不寂寞

啊？买个狗来做做伴又咋了？不买也行，以后我要是觉得闷了就出门找其他男人玩去。

大刚：你……买！我买还不成吗？老板，开个价吧。

阿混：三千。

莉莉：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刚才说好了一千伍，转一圈回来就翻一番。

阿混：我乐意。不买其它地方转去，谁也没强迫你。

大刚：莉莉。咱其它地方转去，兴许能便宜点。

莉莉：不嘛，人家就看好了这条狗。

大刚：行行行，就它了，就它了。我说老板，你出这价，心也太黑了吧？

阿混：唉，我这人啊，原本心还是挺善良的。刚才啊，(背着莉莉指着西西向大刚示意)有人在这儿教了我个乖……

〔大刚不由一阵慌乱。〕

大刚：行行，不说其它的，咱不说其它的。三千就三千。这狗我买了。

阿混：哎，好咧。这狗是您的了。还有这证书，也是您的了。

〔莉莉喜滋滋地牵上狗就走。〕

〔大刚跟出几步，矛盾地回过头瞧了眼西西。〕

莉莉：走啊，还磨蹭啥！

大刚：唉，走，走。

〔大刚下。〕

〔西西泪汪汪看着爸爸走去。〕

〔阿混冲着大刚的背影啐了一口。〕

〔西西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

阿混：这是……这是咋的？不哭不哭。来，噯，咱不哭？（阿混把西西牵到一旁坐下，从手中一沓钱中抽出一张，把剩下的钱全塞到西西手里）小妹，装上这钱回家，赶紧送姥姥上医院吧。

西西：这是叔叔的钱。

阿混：不，这是叔叔替你向你那混帐老子要的。拿着吧。

西西：可是叔叔的狗让阿姨牵走了。

阿混：这……这话怎么跟你说呢。那条狗啊，是叔叔花十元钱从乡下买来的土狗。我给它整了整容，就牵这儿来了。原以为这世上就数我心黑，可他妈的，还有人比我的心还黑！

西西：叔叔！

〔阿混把钱塞进西西内衣兜里，边交待边回身走去。〕

阿混：把钱收好了。过马路时要留神。

〔阿混走出一截，回头见西西还站在原地望着他。他苦涩地强笑了笑转身离去。〕

【剧终】

（1993年五月，与张绍碧合作创作于云南·个旧）

练摊

(话剧小品)

时间：九十年代某一天。

地点：某县城夜市场。

人物：小刘 老李 老程

〔幕启：华灯初上。通往夜市场的一条昏暗的街道上。〕

〔小刘用便携车拉着一大包袋物上。老李提着个小办公包探

头探脑地尾随其后。〕

老李：小刘，就这儿吧。我看这地方满不错的。

小刘：没弄错吧？摆摊有选这种地方的？这是逛夜市的人躲着撒尿的地方。

老李：前头……前头那地方人太多。

小刘：人多就对了。人多生意才多。

老李：那要碰上个熟人……

小刘：老李啊老李。我早说了，要面子就别跟我干这个。

老李：咱们毕竟都是当过国家干部的人，要不是政府改革能想着干这个吗？五十好几，六十差点儿，基层谁要咱这号的？提前退了讨个清静吧，家里又有个待业的……

小刘：好了好了，您就别伤感了。依着你，咱就这儿。

〔小刘说着抖开一块布，摆出一个个根雕工艺品。〕

〔老李拿起一个根雕颠来倒去的看了看。〕

老李：这是啥玩艺啊？

小刘：根雕。

老李：不就是块木头疙瘩吗？

小刘：土气！倒过来，这样看。

老李：还是块木头疙瘩啊。

小刘：（无奈地）让我怎么说你。我敢说，你身上要还有那么一个艺术细胞的话，也是发生癌变的。顺着我手，这么看——哎，像不像“贵妃出浴”？

老李：你是说，像个女人在洗澡？

小刘：俗气！“贵妃出浴”！

老李：（笑道）贵、贵妃就这模样？我看像只猴儿？

小刘：嗷，这下有点上路了。根雕欣赏要的就这种感觉，说它像啥就是啥；说不像这，像那，也成。就跟我们这帮机关小干部似的：下到基层像首长，走进学堂像留过洋，跟着小官像保安，跟着大官像跑堂。没准形。群众眼里看咱们那感觉就跟看根雕似的。

老李：挺在理的。

〔小刘按下录音机，大声吆卖。〕

小刘：唉！停一停哎站一站，站往了不访看一看哎；会看的看一眼哎，不会看的翻白眼哎……

老李：小刘、小刘，你这是干什么……

〔老李慌成什么似的，伸手把机子给关了。〕

〔小刘盯了阵老李，长叹了一口气。〕

老李：（内疚地）小刘，您就将就我……

小刘：能理解，能理解。想我头些天来摆摊时也就你这感觉。我不吆喝行，不过你也得有个摆摊的样子吧。

老李：这……

〔老李犹豫了一下，从包里摸出两个磁化杯来。〕

小刘：就俩？

老李：怎么，不够？

小刘：叫什么价？

老李：我想……十元吧。

小刘：十元？批发价也拿不着啊。伪劣产品吧？

老李：咋会呢，这些个东西全是会议上发的。

小刘：纪念品！您这买卖好，本都不要。哎，这机关就数您蹲的长。几十年下来，这纪念品怕堆了一屋子吧？

老李：哪儿去找那么多。五十年代不兴这号，六十年代锄头草帽，七十年代毛选一套，八十年代口缸皮包；九十年代才是金光闪耀。那油水大的会议能轮上咱？只能捡科长开漏的，什么灭鼠会啊，防盗会啊，落实妇女放环什么的……（发

现了什么）小刘，快！

小刘：干啥、干啥？

老李：那边来个人！

小刘：人有啥稀奇的！

老李：是程科长！

小刘：程科长？

〔老李说着掏出一墨镜戴了起来。〕

小刘：（笑道）晚上套一这玩艺，跟拦路打劫似的。

老李：哎哟，小祖宗哎，给我留点面子行不。

〔小刘笑着把衣领竖了竖，遮了半边脸。〕

〔老程拎包走上，在老李、小刘对过不远处蹲了下来。从包里拿出了几样东西摆在面前。〕

小刘：老李，快看哎。

老李：啥？（吓了一跳）撒尿！

小刘：哎呀，不是。摆摊。

老李：摆摊？不可能吧？（仔细看了看）还真的是哎。

〔小刘顺手摘了老李的墨镜。〕

小刘：借我使使。

老李：哎、哎，别卖我噢！

〔小刘踱到老程摊前，换了副口音。〕

小刘：哟，茅台。

老程：地道的茅台，来一瓶吧。

小刘：怎么卖啊？

老程：这年头请客送礼的人多，茅台最被看好。真心想要，便宜点给你，八十吧。

小刘：这么便宜，假的吧？

老程：假不了，有假包换。

小刘：包换？行。说说住哪块儿，有问题好找你。

老程：这、这就没必要了吧。

小刘：还是假的，要不咋不敢说住处呢。

老程：老板，您看我这样子像是骗子吗？

小刘：你说说骗子长得啥模样？

老程：这……

小刘：不说也行。那就把营业执照、烟酒专卖证给我看看。

老程：这、这我还没办呢。

小刘：还是假的。跟我走一趟吧。

老程：哪、哪去？

小刘：工商行政管理局。

老程：哎，老板。我原先是个国家干部，现在办退了。这摆摊也就是出来试试，看看要是干得走了再去办手续。这酒啊绝对假不了，全是我在位的时候人家给送的。您也别太跟我较真，钱啊我再下一点，五十，怎么样？

〔小刘忍不住哈哈大笑，摘下眼镜。〕

小刘：程科长，象你这样做买卖赔得过来吗？

老程：你！小刘！

小刘：老李，过来看唉。人家老程就是比你强，你那货才是纪念品，人家这全是礼品。

老李：小刘，叫你别卖我。这算什么。

老程：老李！

老李：小刘，大家都是出来练摊的，别扯出什么事来。

老程：什么，你俩也是来摆摊的？

小刘：没错。

老程：哎哟，这就好，这就好。刚才你……

小刘：散散闷，别搁心上。和气生财吗。

老程：对对，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老李：程科长。我看我们挪一块儿算了。人多，胆壮。

老程：行。

老李：科长。

老程：唉，别这样叫。叫老程。

老李：科……老程啊。您可是有后台的人。机关呆不了，还可以下基层吗。干啥自己提出辞职？

老程：老李啊。咱俩共事多年，说实在的，还没跟你说过几句真心话。今天给你掏掏心窝子。咱这官是怎么当上的，不就是老头子干了几天副书记吗。眼下他退了，咱也该有点自知之明。想着出来自己闯闯，别让人说我把着茅厕不拉屎。

〔小刘击掌表示赞许。〕

小刘：别说没屎把着茅厕，就是拉稀也不能老把着茅厕吧。老程，我也说句实话，平时我打心眼里瞧不起你。今天冲你这几句话，还真让我刮目相看了。

老程：小刘。我倒是为你想不通。你是大学生，年纪又轻。当初那么巴着巴着地往机关里头钻，眼下该派上用场了，怎么反倒想着下海？

小刘：想想自己当初也好笑。我是个学工艺的，留在机关能干什么？等混到你们这把年纪再想出路，迟了。我想自己设计一段人生。等干出点名堂来，我相信群众还会把我选进机关去的。

老李：这话说得有志气。

老程：道理都不错，就是这面子一下子抹不开。

小刘：我们不在官场争位置，靠自己的知识和力气闯市场，干吗要自卑？

老李：对对，不该自卑。

老程：小刘，你脑子活，给参谋参谋。这撂地摊的事是不能长干的。我想就着家里有的，在街头开个卡拉OK。

小刘：我不赞成摆那玩艺。走在道上您听听，随便跳上个五音不全的，出上一元钱，就能合法地糟踏千百人的耳朵。再说那也过时了。

老李：小刘，我会打字。科室原来那台打字机淘汰了，我想拾掇一下……

小刘：那都是地下党时候用的了。

老程：要不咱俩跟你干，成不？

老李：对对，咱们跟你干。

老程：等干发了，咱们就开个公司。咱吸收外资，建立董事会。

小刘就当董事长，咱俩闹个董事就成。

老李：我说啊，这名还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就别叫“懂事会”了。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谁还能不懂事。

老程：我看你就不懂事！

小刘：行啦！还跟真的是的。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知道眼下你俩最要紧的是什么？是练胆！要不小平同志咋说胆子要大一点？过去侏子手杀人，“喀嚓”、“喀嚓”地，眼都不带眨的，那胆子是咋练出来的？知道他们管第一次杀人叫什么吗？叫破胆。现在你俩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破胆。现你俩都听我的。老程站我左边；老李，你站我右边。跟着我，我咋吆喝，你们咋吆喝。

〔小刘按响了录音机。〕

小刘：哎，快来看哎快来瞧，最新工艺是根雕；品种时髦，感觉维妙，领导新潮，价钱公道……

〔老李、老程也加入了吆卖。〕

【剧终】

（该剧与吴知合作创作于 1993 年 5 月）

选女婿

(晚会小品)

时间：现代。

地点：电视台演播室。

人物：大妈 厂长 警官

〔主持人走上舞台，大妈紧尾随上。〕

主持：哎唷大妈，咋跑舞台上来了。

大妈：找女婿。

主持：找女婿？（问来宾）在座哪位是大妈的女婿？

大妈：别瞎问了，连我自个儿都还没闹清女婿是谁。就是瞧这儿人多，看合适了就选一个回去。

主持：哎哟，这可难了。这么些个人，一个个挑过来，咱们下面的节目还能演吗？

大妈：这倒也是。这么着吧，您给出个主意。咱多快好省地把女婿给挑了，你们也好接着往下节目。

主持：我看这样吧。今天的来宾啊分两块儿：这边是军，这边是民。您先把您姑娘的条件简要地在这儿跟大伙说说。先由双方在底下合计合计，一方推出一个代表上台来由您老人家考核。（对来宾）这办法行吗？

〔来宾答：行！〕

大妈：就这么着。

主持：大妈，这可是您女儿找对象，您说了能算数吗？

大妈：哪能不算数。今天我们全家推荐我来这儿当评委，姑娘和她爸这会儿啊正守在家里的电视机旁当场外指导呢。你瞧瞧，（亮了亮传呼机）还弄了个这东西给我挂着，说是随时会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的。

主持：那好，您现在就把姑娘的情况先说说吧。

大妈：我的那个姑娘啊：家住五一路，门牌六十五；小名叫珠珠，属猪二十五；专业学建筑，月薪五百伍；能歌又善舞，体重四十五；从小爱闹不爱哭，疯起来活象二百五；能浆洗，能缝补，最拿手的是卤猪肚。卤猪肚，卤猪肚，一斤能卖二十五……哟，说哪儿去了，整个一个卖猪肚的了。

主持：模样长得咋样？

大妈：哎哟喂，我就喜欢听人家问这个了。啥模样呢？这么说吧：大街上一走交通就堵，马路边一站事故就出；爷们见了象木薯，伙子见了迈不动步；生意人见了就犯糊涂，一兜苹果只收三毛五。

主持：都听清了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厂长和警官走上了台。〕

厂长：我叫路宏达，云美日用品化工厂厂长。

警官：我叫江为民，云南武警总队上尉警官。

大妈：都多大了？

合：二十八，属猴。

大妈：什么文化程度？

合：大学本科。

大妈：家里都有什么人？

合：爸爸、妈妈和我。

大妈：一月薪金多少？

合：月薪九佰伍。

大妈：市内有住房吗？

合：两室一厅。

大妈：全一样。这一轮就这样了，都给十分。第二轮开始。我说小路啊——哎哟妈也，你身上这是什么味！

厂长：大妈，这是我们厂正研制的一种新型香水。

大妈：香水？我咋闻着象灭害灵。哎哟给我呛得也！化妆品使用不当，扣零点五分。（边说边走向警官）俗话说的好：女人闻个香，男人闻个臭——哎哟喂，咋个说臭，臭味就来了！

警官：大妈，这、这是我身上的。

大妈：我说的那种臭味，不是你身上这种味，你那叫屎臭，不讲卫生，扣零点五分。小路，你站过来把俩人身上的味综合综合——哟哟，这一综合味更怪了！台下哪位得重感冒的上来闻闻这味，保证你鼻子一下就通。（身上传呼响）你俩谁身上藏了个蚰蚰？都那大了，还玩这玩艺。

厂长：大妈，这不是蚰蚰叫。

警官：是您老的传呼机在响。

大妈：哎哟，把这事给忘了。（看传呼）“抓住主题，不要纠缠”。咱这就进入主题。小江，把帽子摘了，让大妈仔细看看你长相。哟，脑门上咋有一个口子，还淌着血呢！

警官：不碍事，大妈。这是刚才来电视台的路上，碰上一个歹徒持刀抢劫。我上去抓他，让他用刀给划了一下。

大妈：那坏人呢？

警官：让我给制服了。那小子吓得拉了一裤裆屎，连我身上都给蹭上了些味。

大妈：小江，大妈刚才是误会你了，扣那零点五分还给你。

小路，你脸上咋也黑一块儿白一块儿的？

厂长：大妈。为了对消费者负责，我们厂每研制一种新化妆品都要做人体试验。我当厂长的只能带头在自己身上试。有时不适，皮肤就过敏，搞成了这个样子。

大妈：看来大妈刚才也委屈你了，扣那零点五分也还给你。第二

轮结束，都给十分。第三轮开始，你俩说说自己的本事。

警官：我先说吧。我的特长主要集中在两支手上。我这手跟一般人的手不一样。

大妈：六指？

警官：大妈您放心，我的手指头不多也不少，跟正常人一个样。说它不同，指的是工夫。这么跟您说吧：这么粗的酒瓶我一捏就碎，十块砖擦一块儿我掌一磕就开，十二厘的钢筋我一橛就断，三厘厚的钢板我一插就五个眼。

大妈：我姑娘的脸让你一摸保准稀烂。

警官：大妈，我这工夫啊认人。碰上坏人是这个样，碰上好人就象春天般的温暖。

大妈：这就好，这就好。我姑娘要跟上你啊，晚上出门就不用担心了。就你了，跟我回去吧。

厂长：大妈，我还没说呢。

大妈：咋的，不服？想跟他比划比划。

厂长：比手我不行，比鼻子我比他强。

大妈：咋的，你鼻子有三个眼儿？

厂长：从外表看跟常人没啥不一样，不同只是在嗅觉上。这么说吧：不管什么人打我跟前过，我都能说出他使用的是什么化妆品。还能说出它的品牌、香型和产地。不是吹的，去年全国化妆品评比，我闭着眼睛就区分出了一百六十多个品牌，两百多种香型。

大妈：这鼻子好，赶上警犬了。这本事有啥用啊？

厂长：能便于我把握市场行情啊。我在街上走一圈就知道使用各种化妆品的人员比例，就知道目前流行什么香型。

大妈：这本事好，只赚不赔。我姑娘要是跟上了你，经济是有保障的了。可你全俩一文一武，各有所长，这一轮又只算平手了。可我只有一个姑娘，答应谁呢？（传呼响）我姑娘来指示了——“加时赛。抢答！”行，就加道题吧。你们谁能做到：婚前招之即来，守时守约；婚后百依百顺，形

影不离。(见俩人都不吭声) 咋的? 刚才还一个夸手好, 一个夸鼻子强, 怎么一来真格的就都不吭声了?

厂长: 大妈。说实在的, 我很想跟你姑娘认识一下, 可我的工作实在是紧。我是搞日用化工的, 眼看市场上到处都是外国化妆品, 心里就不是个味。我有个愿望, 就是想把咱们云南的香料资源都开发出来, 让我们省的日用化工产品能占领国内市场, 甚至走出国门。这得需要很多的时间。大妈您说的那“十六字”要求, 我可能做不好。

大妈: 嗯, 挺有志气的。小江你呢?

警官: 常言说“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可我们武警战士是“养兵千日, 用兵千日”。大妈您刚才也见到了我头上的伤, 象这样的伤我身上还有好几处。我肩上的刀伤, 是辑拿逃犯时让逃犯捅的; 胸前的枪伤, 是辑毒时毒犯开枪留下的; 腰上的伤, 是参加抗震救灾房屋倒塌时给砸的。我们是为人民提供安全的人, 时间和生命都是由人民支配的。您提出的条件我也做不到。我退出竞选。

大妈: 慢着! 我还没亮分呢, 你们忙着跑什么? 俩个小伙都不错, 这下可麻烦了。我就一个闺女, 都要了吧, 国家又不允许。要不就找个硬币来丢丢, 听天由命吧。

主持: (上) 大妈, 这也不公平。

大妈: 那咋办? 要不你兜一个去?

主持: 那我爱人也不答应啊。

大妈: (传呼响) 我闺女来指示了。(看了看) “俩个都领回, 给表妹留一个。”行, 俩都跟我回去, 今后谁跟我闺女, 谁跟我外甥女, 那就各自随缘了。

【剧终】

(1994年春节前写于云南·昆明)

门卫·小偷·乡巴佬

(话剧小品)

时间：九十年代。

地点：某宾馆门前。

人物：老农 门卫 小偷

〔幕启：上午时分。某宾馆门前。〕

〔老农挎着相机上。他东望一眼，西摸一把。对什么都挺感兴趣。〕

门卫：喂，你在干什么？

老农：转转。

门卫：转转？

老农：（把相机递给门卫）同志。我爬那石头上去，麻烦给摁一下。

门卫：石头？那叫雕塑。别说爬，摸一下都不行。

老农：哟，这儿咋比故宫、新华门还稀奇？造原子弹的吧？

门卫：真要是造原子弹的地方还能让你摸得这近？早把你撂趴下了。这是望江宾馆。

老农：你直说是个旅店不就行了。

门卫：旅店？咋不说马店？这是四星级的高级宾馆。

老农：四星？都快赶上国旗了。那是高级。（抬头望了望）望着都让人头晕。一、二、三……

门卫：哎哎，干啥？

老农：数数有几层。

门卫：数了干啥？

老农：数个稀奇呗。我说这高的楼，住顶尖的那层不跟爬大山似的？

门卫：别土了您，这还用爬吗？坐电梯，“嗖”一下就上去了。

老农：电梯长啥样？

门卫：隔玻璃往那瞧。

〔老农盯了阵子，突然迷惑了起来。〕

老农：咋这怪？才见一老太太进去，咋变成个大姑娘出来了。

门卫：（戏谑地）那玩艺能返老还童，不去试试？

老农：要变那也得先回去约着老伴一块来才行。

门卫：（忍不住大笑）乡巴佬。其它地方玩去。

〔老农往门里走，被门卫拦下。〕

门卫：往哪儿走？

老农：进去看看。

门卫：票！

老农：票？多少钱一张？

门卫：当动物园那！

老农：那天安门，毛主席站过的地方掏三十不也上去了。

门卫：我要看你的住宿票。

老农：住宿票我有。（掏出一张票递过去）这不是吗。

门卫：“大众旅社”——鸡毛店啊！去去去！

老农：怎么？这票也看了……

门卫：我警告你啊，要是再妨碍我执行公务，就把你扣了。

〔老农嘟囔着走朝一边。〕

〔小偷西装革履的走上。发现老农，不由一阵心慌。忙掏出

墨镜戴上。

老农：哎，这位同志，帮忙给摁一下相机。

小偷：（回避着老农的眼光）我、我不会使这东西。

老农：这是“傻瓜”相机，把人套上了就能摁。

小偷：我有急事，您请别人去吧。

老农：站住！咋瞧你这么面熟啊？

小偷：你老怕是认错人了。

老农：（上前把小偷的墨镜给摘去）我说谁呢。你不就是前天在商场里把手伸进我内裤里掏包里的那位吗？

小偷：大爷，大爷。那天是小子我犯糊涂。您老大人大量，大人不记小人过。

老农：我不是见你让警察带走了吗，咋遛出来的？

小偷：那哪儿能。我在那黑屋子里待了两宿了。公安局的同志念我是初犯，又没得手，教育了一下给放出来了。

老农：没瞎说？

小偷：瞎说让我再进去。

老农：我说你小子贼胆也太大了，我把钱包别在内裤里你也敢摸。就不怕再加条流氓罪。

小偷：是是，小子是有眼无珠，看不出您老是位高手。

老农：嗯。嗯？高你妈的头。当我也三支手啊！

小偷：不不，小子我不会说话。我是说您老是抓贼的高人。

老农：亏我把包别在内裤里，要不还真让你得手了。知道这手是从哪儿学得吗？

小偷：您老这么聪明，肯定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老农：我出门时在火车上，对过坐一姑娘，那穿得叫一个少啊。我就琢磨了，那钱包往哪儿搁呢？

小偷：(指指胸口)多半塞在这儿。

老农：(惊讶地盯了阵小偷)妈的，连塞在那种地方你都知道。敢说你是初犯？

小偷：大爷、大爷，小的知错了。今后一定改。

老农：今后得学好。

小偷：是是，你老玩好。

〔小偷向宾馆大门走去。〕

老农：回来！

小偷：您老还有什么吩咐？

老农：其它地方转去。人家说了，那里不准进。

〔门卫出现在门口。小偷打起精神，阔步直入大门。门卫非但没拦，还恭恭敬敬地给小偷鞠了个恭。老农见状不由大怒。〕

老农：喂，看门的！

门卫：你喊谁？放客气点！

老农：呸！说你是条狗，那狗听了还不乐意呢。

门卫：我警告你啊，别在这里无理取闹！

老农：我无理取闹？我说我进去看看，你左挡右拦、这票那证的。

咋那个人进去，你啥证也不看，还冲人家哈下腰？

门卫：你也不瞧瞧自己什么个打扮，让人看了就不放心。能跟人比吗？

老农：我这下才算弄明白了。你是专挡穷人，不挡坏人。跟他比？

我呸！别恶心我了。那是个小偷！

门卫：你管好自己的手就行了。

老农：你敢糟蹋你大爷！

门卫：(掏出电棒)想干什么？别说我没警告你啊，这棒是带电的。

老农：大爷我现在不煽你，是冲你那身穿戴。要不信，你小子把那身皮剥了，找个背静处，让你试试咱的乡下把式。

〔这时，门卫腰里的对讲机响起了急促的信号声。〕

门卫：喂，我是门卫……什么？有人偷了东西正往楼下跑。嗯、

嗯。二十多岁，中等个儿，戴副墨……(听到这此惭愧地

看了眼老农)是、是，我一定把住大门！

老农：咋样，我没瞎说吧？

门卫：(手持电棒，如临大敌)您一边站着，让人伤着了自已负责！

老农：怎么，不要我帮忙？

门卫：您别给我添乱，逮人这活儿得经过专门训练。

老农：行行行，我就在一旁好好欣赏欣赏你那专门训练的把式。

〔正说着，小偷闯了出来。门卫大喝一声，伸手一把抓去。〕

小偷一个闪身，反把门卫闪了个趔趄。小偷正想跑，冷不

防被老农伸过来的腿绊倒。恼羞成怒的门卫爬起身来用电

棒向小偷捅去。谁知一交手，电棒反让小偷抢去。小偷拿电棒朝门卫杵了一下，门卫抽着抽着倒了下去。

老农：呸，啥专门训练的。还不如咱的乡下把式。

小偷：让开！这玩艺带电。没见那儿翻了一个！

老农：咱皮粗肉糙，绝缘。

〔小偷举棒就杵。老农闪开侧身一脚踢飞了电棒。接着一个抄裆，小偷趴了下去。〕

老农：告诉你，这手叫“黄狗犁田”。

小偷：大爷、大爷，高抬贵手，放小的一马。

老农：放你？放了你我跟谁练去？（上去抱起小偷，摔了他个屁股墩）这手叫“老汉端簸箕”。

小偷：大爷、大爷，小子这回可没得罪您啊。

老农：偷谁的都不行。（上前拎起小偷，一个背摔后把他双手反剪）这手叫“癞蛤蟆穿套裤”，你就别想再蹬打了。

〔门卫此时哼叽哼叽地醒来。〕

门卫：小、小偷逮、逮着啦？

老农：呸，你小子现在才醒。刚才连个喝彩的人都没有。

门卫：（吃力地摘下手铐递给老农）把、把他给铐上。

〔老农接过手铐，将一头铐住小偷。他想了想，将另一头铐在了门卫的手上。〕

门卫：你、你这是干啥？

老农：电视里不都这样的吗？这功劳就让给你了，我进去逛逛。

〔老农不理睬门卫的喊叫，乐呵呵地走进宾馆大门。〕

【剧终】

（1995年4月创于云南·个旧）

是谁偷走了美丽的星空

（话剧小品）

时间：九十年代。

地点：某工厂的一个家庭。

人物：露露 爷爷 爸爸

〔幕启：台上设一张写字台，一条长沙发。〕

〔露露坐在写字台前用笔杵着下巴在发楞。〕

〔爸爸上。〕

爸爸：露露。

露露：爸爸回来啦。

爸爸：你妈还没回来？

露露：妈打电话说单位上有事，晚点回来。

爸爸：爷爷呢？

露露：爷爷到后山栽树去了。

爸爸：又去栽树。退休了就该在家休息。嫌闷可以钓钓鱼、打打门球。玩什么不好，成天去栽树。露露，发什么愣？

露露：爸，学校里推荐我去参加全省小学生作文比赛。

爸爸：你们老师可真有眼光。这写作文啊是我们家的优良传统。你爷爷年轻时参加扫盲班，毕业时写了一篇作文，连报纸都登了。你爸我也不含糊。那年全市中学生作文比赛，第一名的大奖状就是我抱回来的。两代人的优秀基因传到你的身上，我想你一定含糊不了。

露露：爸，你教教人家吗。

爸爸：行。作文题是什么？

爸爸：巧了，爸爸和你爷爷的作文也是写天的。我就先给你讲讲我那篇作文。爸爸小时候听爷爷讲，他们当初创业时来到这个里，那时的天是空荡荡地、蓝蓝地一片，什么都没有。后来，这里建起了冶练厂、水泥厂、化肥厂、发电厂，无数座大烟囱高耸入云，浓烟象巨龙一样腾空而起。无数道烟啊，有黑的，有黄的，有红的，有灰的，汇合在一在一起，把工人阶级的豪迈写上了蓝天。怎么样，爸爸说的这些对你有点启发吧？

露露：这……

〔爷爷提锄头上。〕

爸爸：爸，又栽树去啦。

爷爷：我回来的路上碰上你们车间主任，叫你去找他一趟。

爸爸：我马上就去。爸，你回来的正好。露露要参加作文比赛，

你给他辅导辅导。

露露：爷爷，爸爸说你的作文写得可好了。

爷爷：你爸他瞎说。

爸爸：噯，我可没瞎说。露露，当年你奶奶——也就是我的妈，就是冲着那篇文章才从内地报名来这儿工作的。要没那篇作文啊，也就没现在这个奶奶了。我也就不是现在的我，你也不是现在的你了。我去去就来。

〔爸爸下。〕

露露：爷爷，爸爸说得是真的吗？

爷爷：你爸说得也对，也不对。你奶奶她是冲着我文章里写得蓝天、夜空和星星来的。

露露：爷爷，我写得作文就是蓝天，你给我讲讲蓝天吗。

爷爷：好好好，爷爷就给你讲讲蓝天。爷爷年轻的时候来到这里，那时这里到处是树木和荒草。白天我砍树割草建厂房。到了晚上啊，就躺在帐篷外的草地上看星星。

露露：干吗不看电视呢？

爷爷：傻丫头，那时候哪来的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看星星好啊！那星星在天上眨呀眨呀，仿佛远方的亲人跟你一下子近了好多好多。有啥话都能跟星星说。什么苦啊累啊的全忘了。

露露：那我怎么从来都没看到过星星呢？

爷爷：后来这里工厂多了，到处是烟尘。慢慢地星星就不见了。

露露：那爸爸为什么还说那些烟尘美丽呢？

爷爷：这些烟尘不好。它不但遮住了夜空和星星，还夺去了你的奶奶。你奶奶就是因为这些烟尘才得的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你奶奶走时拉着我的手，她说她真怀念那片美丽的星空。都是我，都是我不好。是爷爷我偷走了那片美丽的星空。

露露：爷爷你哭啦？

爷爷：爷爷是想你奶奶了。每当爷爷我想你奶奶时，我就上山去栽树。我想找回那片美丽的星空。那星空上有一颗星就是

你奶奶，我想跟她说说话。

露露：爷爷，我也想跟奶奶说说话。

爷爷：露露，是爷爷不好，让你伤心了。那篇作文啊，别听爸爸的，也别听爷爷的，更别想着什么比赛呀，获奖呀。自己咋想就咋写。

露露：知道了，爷爷。

〔露露回到了桌前。〕

〔爸爸走了进来。〕

爷爷：见着主任啦？

爸爸：没事找事。好不容易碰个星期天，厂里布置去栽树。

爷爷：清明到了。这个节气树容易栽活。

爸爸：这树是年年栽，年年不活。费事不说还影响生产。

爷爷：你们那叫栽树？去年厂里发些松籽让你们去撒，你小子倒好，挖一个坑把一包松籽全倒里头，交差了事。

爸爸：我这算好的了。对过老张干脆嗑吧嗑吧全给吃了。

爷爷：你们年年栽树，年年走形式。上山吃一顿，玩一阵，只管栽，不管养，那树能活得了吗？

爸爸：爸，当年砍树的是你，现在嚷嚷着叫栽树的也是你。不说了。叫栽就去栽。露露，作文有点眉目了吧？

露露：行了。

爸爸：这可是要参加比赛的。念念，爷爷我们一块儿听听。

露露：行。听我念——《是谁偷走了美丽的星空》。

爸爸：慢着！是谁偷走了美丽的星空？怎么能这样写呢？

爷爷：我觉得这个题目拟的不错。露露，念下去。

〔这时飘来一阵音乐，音乐里仿佛有一片美丽的星空。〕

露露：我从小生长在这座城市，抬眼便是一片灰色的迷雾。毛主席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可我从来没看清过太阳的模样。歌里我唱到了星星和月亮，晚上我也只能见到它们朦胧的脸庞。听爷爷说，以前的天空不是这样的，那是

一片美丽的星空！是谁偷走了美丽的星空？是爷爷吗？爷爷说是他，可我说不是他。爷爷喜欢那片星空，他思念那片星空，他在寻找那片星空。因为那片星空能让他见到奶奶。是爸爸吗？他说不是他，可我说就是他。他说天空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他赞美现在的天空。爸爸，我求你啦，求你把星空还给我吧！我想去坐坐月亮船，想去和星星拉拉手，想和奶奶说说话。还我吧，还给我个美丽的星空吧！

爷爷：（拭去激动的泪水）太好了，写得太好了！

爸爸：（惭愧地）露露，是爸爸不对。明天我们全家一起上山栽树。爸爸一定还你一个美丽的星空！

【剧终】

（1995年国际环境日写于云南·个旧）

金剪子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

地点：某地一个金首饰加工小店。

人物：师傅 娇娇 巧巧

〔幕启：台上设一首饰加工台。台前挂一块写有“金饰加工店”字样的招牌。

〔师傅正在台前敲敲打打。

〔娇娇上。

娇娇：师傅，忙啊。

师傅：不忙不忙，生意来了我就不忙。请问，是打戒子？耳坠？还是手链？

娇娇：嗯。（摇摇头，比了个剪子的手式）。

师傅：哈哈，又是金剪子！

娇娇：咦？我啥都没说，你咋就猜出来了？听口气，师傅您好象接过这种活儿？

师傅：可不。你瞧，这不正做着吗。

娇娇：（看后不由一怔）这是单位？还是私人？

师傅：有私人做这种东西的吗。

娇娇：哪个单位？

师傅：叫什么“七……”（翻了翻订单）七什么来着？

娇娇：“七仙女编织厂”！

师傅：没错，是这个叫法。

娇娇：噢，就是那个专门和我们唱对台戏的个体小厂啊。师傅，他们没说打这金剪子是做什么用的？

师傅：好象说是……剪什么……

娇娇：开业剪彩！

师傅：没错，就是干这事的。

娇娇：糟糕！

师傅：糟糕？高招！说是谁用这把剪子去剪彩，这剪子就归谁。

娇娇：泄密，肯定有人泄密。把我们“嫦娥编织厂”的新招给泄露出去了。师傅，他们没说什么时候用吧？

师傅：说了，明天下午。

娇娇：不行。咱们得赶前头。师傅，我们这活给赶赶。

师傅：这、这怕赶不出来。

娇娇：我给你双倍的钱。

师傅：你就是给三倍的钱我也得有那能耐去拿呀。这一把剪子让我一早坐到这阵。这腰是腰挺不直，手是手展不开。

娇娇：这没问题。（上前替师傅按摩）感觉咋样了？

师傅：嗯，有点意思。

娇娇：筋是不是有点松？

师傅：嗯嗯。

娇娇：肉是不是有点酥？

师傅：嗯嗯。

娇娇：骨头是不是有点软？

师傅：嗯嗯。嗯？炖排骨啊？

娇娇：我说师傅啊，您看我那活儿？

师傅：（晕晕呼呼地）行，你那把锄头我一定给你打出来。

娇娇：锄头？（停下按摩）我要的是剪子。

师傅：剪子？对对，剪子。哎呀，你这一按一摩，把我脑袋搞得乱七八糟的。你的活我给你赶出来就是了。

娇娇：明早八点，一言为定。

师傅：行，明早八点。

〔巧巧正好门。〕

巧巧：哎呀师傅，您可真是个爽快人，我还没开口您就答应下来了。

师傅：什么呀，什么呀？我答应你什么了？

巧巧：明早八点交货啊。

师傅：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我答应的是这位小姐。

巧巧：她？（环视娇娇一周）怎么，你们也打金剪子？

娇娇：没错。我猜你是“七仙女编织厂”的吧？

巧巧：没错。我猜你是“嫦娥编织厂”的吧？

娇娇：没错。我猜你们打金剪子是开业典礼用的吧？

巧巧：没错。我猜你们打金剪子是请人剪彩用的吧？

娇娇：没错。我猜你们这个点子是偷我们的吧？

巧巧：没错……不！是你们偷我们的！

娇娇：这招是我们想出来的，我们可以告你们侵权。

巧巧：这招是我们创出来的，我们可以告你们剽窃。

娇娇：你侵权！

巧巧：你剽窃！

师傅：好了好了，都别吵了。这招不是你们发明的，也不是你们创造的。我祖上的祖上的祖上的祖……

〔一口气憋着喘不上气来。

娇娇：师傅您喘口气。

巧巧：师傅您悠着点。

师傅：……哎唷我的妈也，差点没叫给憋死。总之，我祖宗百代都打过这金剪子。给皇帝娘娘打过，给总统夫人打过，给资本家的姨太太打过，给地主小老婆打过，给土匪头子夫人打过……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汇成一句话：就是没给好人打过。

娇娇：呸！怎么说话的！

巧巧：这生意是不想做啦！

娇娇：怎么好拿我去比那些人！

巧巧：就是，竟敢拿我去比皇帝娘娘……娘娘？这、这个比方也

还成。唉，可惜我没赶上时候。

娇娇：啧啧，就你那型还娘娘呢。也不看看自己的成色，赶个地主婆最多也就十八 K。

巧巧：你……你一 K 不 K，镀铜的！

娇娇：嘴上较啥劲啊，有本事咱赛真格的。师傅，她那剪子是几 K 的？

师傅：十八 K。

娇娇：咱们的来二十四 K。

巧巧：我们的来三十六 K。

娇娇：呵呵，才敢玩个猪八戒的数。咱来个孙猴子的数，七十二 K！

师傅：好了好了。你俩也别再争了。二十四 K 金叫足赤，到顶了。

娇娇：那好。我们那把剪子打五百克的，来个五羊开泰。

巧巧：我们那把剪子改八克百克，来它个八两金剪子，剪开财路子。

娇娇：先做我的。

巧巧：先做我的。

娇娇：师傅，您别停手。我这儿拿花旗参伺候您。

巧巧：花旗参？啧啧，那种喂猪的玩艺也好意思拿出来。

师傅，看——王八！

师傅：你才王八呢！

巧巧：哎呀不是。我是让你往这儿看——“中华鳖精”！

师傅：你俩都别乱了好吧？这样吧，你的敲一下，她的敲一下；她的敲一下，你的也敲一下；你的一下，她的一下……

娇娇：哎哟师傅，她的多敲了一下。

师傅：好好好，你的也多敲一下。

巧巧：哎哟师傅，她的多敲了……（伸过去的手让锤给敲了一下，

疼得她直甩手）。

师傅：你说什么？

娇娇：啥都没说。瞧她乐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抓住师傅的手死

劲敲着) 我的来几下狠的。

〔电话铃响。〕

师傅：喂？谁是娇娇？

娇娇：哎，是找我的。喂喂，厂长，我是娇娇……什么？剪子上要刻上剪彩领导的名字？行行，我这就让师傅给刻上。您先把领导的姓名告诉我……什么？没、落、实？这名字好怪哟。啊？不是人名叫没落实，噢噢，是人还没落实。唉唉，等落实了再给我打电话。（电话刚放下，电话铃又响）

喂，啊？……这里没有什么巧巧。

巧巧：我的！啊喂，厂长，我是巧巧……什么，剪子上要刻领导的名字？没问题，我这就跟师傅说……剪彩人叫什么？还、没、定。那个“还”？什么？不是名叫还没定，是剪彩的人还没定……唉唉，我就守在这了，定下来了马上打电话给我。

师傅：一个是没落实，一个是还没定，我就等你们定了再干吧。

〔师傅顺手拿起包“中华鳖精”的报纸看了起来。〕

〔电话铃又响，娇娇抓起电话。〕

娇娇：喂，喂，我是娇娇……什么？名字不刻了？嗯嗯，剪子也不打了？嗯嗯……什么？有人把这事捅到纪监委去了！好，好，我马上把活停下来。（放下电话）师傅，这剪子我们不打了，给我还原成金条吧。

师傅：什么？这不是拿我散闷吗。

〔电话铃又响，巧巧拿起电话。〕

巧巧：喂喂，我是巧巧……什么？马上把活停下来，为啥？……大官请不动。小点的呢？也请不动。您、您没把金剪子的事透点风出去？什么？说了更请不动了……哎、哎，也只能这样了。（放下电话）师傅，我们的金剪子也不打了，

也请给还成金条吧。

师傅：这不是折磨老百姓吗！工钱怎么算？

巧巧：照开照开。

娇娇：照付照付。

师傅：(想了想) 这样吧。我打这两把金剪子也不容易，毁掉也怪可惜的。我它买下来。怎么样？

娇娇：这太好了，我们正愁贷款怎么还呢。

巧巧：我们的钱也是借来的，处理了也正好还给人家。

师傅：(从桌下拿出计算器来按了一阵，掏出钱来) 扣掉加工费，这是该给你们的钱。

娇娇：(不解地) 师傅，你要这金剪子有啥用？

师傅：你们看，这报纸上登了：我市纪监委将举办贿赂物品展览，提供展品者可参加评奖。

巧巧：你要拿去展览？

师傅：就凭这两把金剪子，特等奖我拿定了！

【剧终】

(1996年写于云南·个旧)

最后的心愿

(配乐朗诵小品)

时间：95 年间。

地点：上海某医院。

人物：洪星扬 — 身患绝症的中学生。

玉 罕 — 傣家小姑娘。

艾 扎 — 哈尼族少年。

薇 叶 — 彝家小姑娘。

(幕启：一束光打在舞台中央一张背朝观众的轮椅上。

报幕：不知何时悄然兴起的“希望工程”，如今已从荧荧之

光化成了一支由亿万支手高擎的火炬。希望之光照耀着华夏大地，温暖着一方方冻土。一九九五年间，一份来自上海的万元馈赠，按照捐款人洪星扬的意愿分送至十数名少数民族地区失学孩子的手中。许多封带着欢笑、希望、感激和祝福的信函也从边疆的村寨飞到了洪星扬的身边。

〔音乐声中，轮椅缓缓地转了过来，憔悴的洪星扬手捧着一扎信函，慢慢将它呈扇型打开。她突然喜悦地一声轻呼，伸手从信件中抽出了一封信来。〕

星扬：啊，版纳！西双版纳！

〔洪星扬展开信笺，遥远处飘来一阵优美的傣家音乐。文静的玉罕手捧着书包走进舞台一侧的一束光中。〕

玉罕：远方的好心人，我叫玉罕。一个你不认识的傣家小姑娘。

星扬：不不，玉罕，我的妹妹。我知道你，你是岩坎叔叔和玉光阿姨的女儿。你比我小一岁，今年该是十五了吧。

玉罕：清晨，林梢上的太阳伸出了手，掸去了我书包上沉积了两年的灰尘；路旁的落坎金花扬起了脸，静听着我已经生涩了的读书声。

星扬：对不起了玉罕妹妹。我也是前不久才从爸爸、妈妈口里才知道，你的阿爸——我那没见过面的岩坎叔叔前年离开了你们。才知道你连初一都没读完就辍学在家中。

玉罕：县上来给我送钱的阿叔说，这些钱是一位不愿留下姓名的好心人指名送给我的。阿妈说，一定是菩萨“灭巴拉”。因为只有他才知道哪块儿干涸的土地最需要雨水。我猜一定是爱神“多兰嘎”，也只有她才最清楚谁最需要爱。

星扬：不不，“灭巴拉”应该是你阿爸岩坎。我爸爸常说，他在远离家乡的傣家村寨度过的那五年里若没有你阿爸关照，他真不知该怎样走过那段蹉跎岁月；“多兰嘎”应该是你阿妈玉光。我妈常讲，她在远离父母的傣家竹楼上耗去的

五年光阴中，若没有你阿妈日夜相伴，她不知要淌去多少思乡的泪水。玉罕妹妹，原谅这份迟到的爱吧，这是做姐姐的替父母偿还的一份心愿。

玉罕：我每天都会为你祝福。愿你吉祥如意！我的好心人。

〔玉罕合掌下跪。灯光隐去。〕

〔洪星扬缓缓放下手中的信，从堆放在身前的信堆里拿起了一盒录音带。她把录音带放入身边的录音机，传出了一支哈尼族木叶吹奏的乐曲。〕

〔哈尼族孩子艾扎吹着木叶走进了光束中。〕

艾扎：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我叫艾扎，是哀牢山中哈尼村寨的一个男孩子。您别笑我，我今年十一岁才刚上小学一年级，这还是用你帮我的钱缴得学费。阿爸说，用了人家的钱，总得给人家回个话吧？可我，可我现在还不会写信。我只能为你吹段木叶。我想说的话全在里面。

星扬：吹得真好，我很喜欢。

艾扎：外地人来到我们哈尼山寨都会这么说，说随便走进一个寨子就能见到优美的舞蹈；随便在哪家的火塘边坐下，就能听到动人的传说。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些跳舞唱歌的人多数都没进过学堂。阿爸对我说，帮我读书的好心人住在上海。上海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寨子，我只有好好读书，将来才能去上海。您说，我能去上海吗？

星扬：能。你一定能来上海的。

艾扎：到了上海能见到你吗？

星扬：这……

艾扎：能告诉我，上海好玩吗？

〔艾扎的身形渐渐隐去。〕

星扬：上海，生我养我的地方。为什么今天提起你却感到是那么

陌生？儿时的印象已经淡漠了。读书后，每日家里——学校，学校——家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走着同一段路。外滩上，那一对对青年男女的举动常让我脸红心跳，目垂步急。听同学们说，上海现在有了好多好玩的地方。我总是想以后我会有很多的时间，可是……爸爸，妈妈，小艾扎的心愿只能托付给你们了。

〔洪星扬摘下耳机，拿起一张相片。

〔彝族小姑娘薇叶走进了光束。

薇叶：妈妈，我的好妈妈！

星扬：你叫我什么？——妈妈！

薇叶：薇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阿妈，她才生下我就撒手而去了。

星扬：那、那你爸爸呢？

薇叶：薇叶我恨我自己的阿爸。他用十三岁的我换回了一坛包谷酒。他说，一支猎枪一条狗，一床毯子二两酒，彝家人的日子只能这样过。薇叶我不愿这样活，只好一个人离家出走。

星扬：薇叶！你在哪里？快告诉我，我让我爸爸去接你！

薇叶：好心的乡长阿叔找到了我。他说彝家人的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了。他把我送进城里的学校，说是远方有一位好心人在供养着我。不是漫天的白雾，填不满山窝；不是遍地的绿草，盖不满山坡。要不是您给我的一片爱，哪来我薇叶的新生活。让我诚心地喊您一声妈妈——我的好妈妈！

星扬：妈妈！多美好的称谓啊！我从小就喜欢当妈妈。小朋友们一块儿“过家家”，我总是抢着要当妈妈。本来我是可以当妈妈的，可现在……（玉罕、艾扎走进光束，和薇叶一

起静静地听着洪星扬的倾诉）一年前，我得了白血病。我那当教师的爸爸、妈妈为拖住我迈向死亡的脚步，倾尽所有，负责累累。当他们已经绝望时，是我的老师和同学，是许许多多好心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们向我伸出了爱的双手。当我接过这笔能延续我的生命，能让我留连人生的捐赠时，从中我看到了很多很多。有爱怜，有惋惜，但看到更多的是鼓励和希望。希望我能早日康复回到课堂。希望我能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可我自己知道，我只能让他们失望了。我不愿让这条流向我的爱河干涸，它应该世世代代流淌在人间。玉罕、艾扎、薇叶，我把这份爱播撒在你们脚下那片充满希望的红土地上，就让它从那里延续吧，我相信你们不会让我失望，不会让所有的好心人失望——这就是我的心愿！

〔在一曲灿烂的乐曲声中，洪星扬的面前仿佛升起了一轮红日。玉罕、艾扎、薇叶共同推动轮椅，迎着阳光走向前方。〕

【剧终】

（1997年5月写于云南·昆明）

心会跟爱一起走

(话剧小品)

时间：子夜。

地点：某政府机关。

人物：老张 小明 小玲

〔幕启：台中设办公桌椅。〕

〔老张提着个空水桶上，小明提着小半桶水尾随其后。〕

小明：咳，抗旱都抗到机关大院里来了。

老张：小明，跟水厂联系过了吗？

小明：打过电话了。水厂说，昨天有一家单位施工，把主管道给弄坏了，他们正在抢修，最快也要到明天中午才能送水。

老张：明天早上食堂和办公用水没问题吧？

小明：都安排好了。我说科长，你都忙了一天了，早点回家休息吧。这些小事啊您就别操心了。

老张：小明，你才来几天，许多事情还没能碰上。机关工作无小事，这一点对我们搞后勤工作的来说尤其需要强调。我们这工作是：上管政府人大，下管三岁娃娃；大管规章制度，小管吃喝拉撒；外管迎来送往，内管植树栽花；白天捅沟掏厕所，晚上还得防小偷进家。说起来什么都管，到头来是什么人都管你。一百桩事啊，九十九桩干得漂亮，只要有那么一桩事办得不尽人意，那意见马上跟就着来了。

小明：这不成了众人的大丫头了。

老张：我跟你说这些可不是发牢骚，是想告诉你我们这工作的特点。其实要做好也不难，靠得是“三心”——热心、细心加耐心。

小明：得得，别跟我提你那“三心”了，看看都让人伤心。就拿

刚才给李副主任家送水的事说吧……

老张：小明，李副主任是退下来的老同志。她老伴不在了，现在她人又在医院里。我们为她多做点事也是应该的吗。

小明：你也别把我看得那么没觉悟。李副主任住院后，医院我少跑了吗？我是见不得她那儿子。老娘生病住院，我们忙进忙出的，他跟没事人似的成天在家呆着。明明知道停水不能使用卫生间，他偏使用。亏你还有那个耐心去给他打扫。恶心点也算不了什么，心疼的是我们费那大气力才弄上九楼的那几桶水。本来够分四家的，全给他一个人冲马桶用了。

老张：要不这样，我们还用提“三心”吗？

小明：可这么干又有谁说你好？

老张：很多事情是只能干不能说的。只要我们多尽一份心，就能多争取一份理解。

小明：谁又理解你了？多少比你晚来机关的人现在都是各部委办的头了。你呢？快退休的人了，还是个科长。

老张：哎哎哎，再说下去就没原则了。小明，把剩下这半桶水提上。回去抹一把，早点休息吧。

小明：那怎么行，昨天你就没要水了。

老张：都几点了？家里早睡了。今晚我值班，用不着水。

小明：明早呢？全家人都不洗脸了？

老张：我家不是还存着点水吗。

〔小明还想说什么。想了想，提桶走下。〕

〔小玲上。〕

小玲：张科长。

老张：您是……

小玲：我是信访办的，叫小玲。才分来的。

老张：我说怎么面生。

小玲：可我认识你。你张科长可是这大院里的知名人士。

老张：嘿嘿，我这名怕是被人骂出来的吧。找我有事？

小玲：张科长，我这些天出差在外，刚回来碰上停水。身上实在太脏，睡不下去。听说今天行政科分水，想来要点。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

老张：唉，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大姑娘不洗澡，不讲卫生，那才叫不好意思呢。你住哪儿？

小玲：十五号楼二单元一号。

老张：你先回去，过一会儿我给你送水去。

小玲：那哪行。我回去收拾一下，等会儿我自己来提水。

〔小玲下。〕

〔老张拿起电话。〕

老张：小明？刚才提回去的那半桶水用了没有？……没用！太好了。赶紧提回办公室来……啊？别问，快提来。

〔老张放下电话，给自己倒了杯开水。他想了想，把暖水瓶里的水连同杯中的水都倒进桶里。〕

〔小明正巧进门，见状不解。〕

小明：科长，你这是干啥？

老张：凑一份水。

小明：这怎么行。再怎么讲奉献也不能连自己喝的那点水都不留吧。

老张：说那么多干啥，让你提的水呢？

小明：（赌气地）我洗澡用了。

老张：用了！哈哈，少给我耍心眼。就这一眨眼的工夫，打蘸水也没那么快啊。

小明：我真用了。

老张：（盯了阵子小明）我明白了。

〔老张拨电话。小明忙上前按下电话。〕

老张：说实话，是不是把水提到我家里去了？

小明：我……

老张：你呀。

〔老张说着就往外走。小明把门拦住。〕

小明：科长！

老张：小明，机关里有一个同志在乡下跑了好几天刚回来，总不能让人家带着一身泥上床吧。

〔老张推开小明，下。〕

〔小明气苦地坐在沙发上。〕

〔小铃上。〕

小铃：小明！

小明：小铃！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小铃：还问呢。人家打了几十个电话，就是找不到你这人。

小明：这些天我真的是忙。

小铃：忙什么？又结识上哪位红颜知己了？

小明：别说，还真结识上一位。

小铃：好啊你……

小明：知己是不会错的，红颜么倒也未必。这位大姐年芳七十有三……

小铃：哄鬼。

小明：真七十多了。原来是计委的李副主任，都退下来十多年了。前些日子住了院，端饭喂药全我的事。她说我这人比他那儿子有孝心。今天你瞧，又碰上停水这档事。忙了一整天，还真没在办公室里落过脚呢。

小铃：那也不行。反正你没来接我，得罚。

小明：行，怎么罚？

小铃：嗯，让我想一想。这第一，前些天室里领导让我起草一份发言稿，我苦了几天才拿了一稿出来。谁知送上去，除了

开头“同志们”三个字没动，其它全给删了。(见小明在偷笑，不由着恼)你笑什么!

小明：不敢不敢。没问题，不就是写篇稿吗。小事一桩。

小玲：我知道你行。在学校时你就是高才生，学的又是现代管理。现在进了机关管理科，正好派上用场。

小明：得得得，那是两码事。我学的那管理跟这儿的的管理边都不沾。真后悔进了这里，这辈子算是废了。

小玲：不能吧？车子、房子、票子、什么不归你们管。够神气的了。

小明：算了吧。这里的人是，坐车捡旧的，分房挑剩的；就连中秋节分几个月饼，轮到科里的同志时也是碎的。

小玲：不能吧。

小明：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小玲，你的处罚我认了，你也该早点休息了。

小玲：哪有这便宜的。

小明：还要怎么罚？

小玲：再罚个传统项目，等下给我抬洗脚水。

小明：别提水！你今天说啥都行，就是别提水。

小玲：怎么了？

小明：提起水我就来气。这两天停水，整个机关大院的办公用水和生活用水全是科里派车从外面拉来的。每天每户定量配一桶。科里就这几个人，一人负责一片，挨家挨户给送上门去。可有些人，竟当着我们面用这水拖地、冲厕所。今天分完水，科里就剩了半桶水，科长还非让我提去。我想科长自己已经两天没要水了，悄悄把水给他家送了去。可谁想得到，都这晚了还会有人来要水……(小明说到此，

突然想到了什么)小玲，不会是你吧？不会是你来要水的吧？

〔老张提水进门。〕

老张：小玲同志，实在对不起，就找到这小半桶水。噢，这还有个底。

〔老张说着把刚才倒出的水并进桶里。〕

小明：科长！

老张：这水是少了点，今晚先对付着用吧。

小明：小玲，今天你要敢把这水提出这道门去，以后就不用来见我了！

老张：小明，怎么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待机关里的同志？

小玲：张科长，您别说小明。我不会跟他计较的。我俩……

老张：噢，明白了。可我还是得说他。小玲是你的女朋友，可她也是机关里的干部。进了管理科这道门，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就凭你刚才那种态度，就必须向小玲同志道歉。

小玲：张科长。为这点小事来打扰你，实在对不起。

老张：怎么你道起歉来了。小玲，这可不是小事。别小看这半桶水。少了它，明早你不洗脸，不收拾就去上班，要让来机关办事的群众见了，那丢的可是人民政府的脸。把水提去吧。

小明：小玲，你不能把水提走。你知道这份水是怎么来的？是科长他从家里提来的小半桶水，再加上办公室水壶里的水凑出来的。

老张：别听他胡说。我家里还有水。

小明：科长，你就别瞒我了，我都上你家看过了。别说洗脸水，就连喝的水都没有。我还知道这些天，你原先做手术的刀口发炎，每天要用热水敷。可家里没水，你爱人没办法，只好上街买矿泉水回来热了给你用。小玲，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些后，还能忍心把这桶水提回去吗？

〔小玲揩了揩眼角的泪，默默朝水桶走去。〕

小玲：小明，给带个路。我把这水给张科长家送去。

〔此时，响起了《心会跟爱一起走》的歌。

【剧终】

(1997年5月写于云南·昆明)

情系螺蛳桥

(话剧小品)

时间：九五年秋。

地点：贵州某山区。

人物：连长 司务长 老大爷

〔解放军某部光缆施工现场。台上设几块石头。

〔连长头戴安全帽，朝内喊道 一

连 长：一排长！全部人撤出爆破现场，十分钟内到达指定警戒位置。

〔内传来部队集合声。

〔司务长提着一蓝野菜上。

司务长：连长。

连 长：司务长，来的正好。见到西南面那山丫丫口了吗？回炊事班叫上俩人。由你带着去那儿设个警戒哨。

司务长：连长。全连人都撒出去了，还不够啊？

连 长：咳，不是心里没数吗。早先谁干过这个？现在这个爆破法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啥科学根据都没有。待会儿这炮一响，谁知道那石头是朝东飞，朝西飞，横着飞，竖着飞，还是东南西北一块儿飞？万一要是伤着个过路的人……

司务长：连长，这您就多虑了。我们在这施工都快两个多星期了，还没见过人呢。

连 长：什么话？你不是人，我不是人？

司务长：不是。我是说除了咱们当兵的，这方圆几十里就没见过有其他人打这过。再在这鬼地方多呆几天，怕野菜都没的挖了。

连 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快去。

司务长：是。（走出两步又转回身）连长，警戒线放多远？

连 长：我怎么知道？顺着这西南方一直往前，越远越好，越远越……（触动了心思）沿着这方向一直走下去，就到我家门口了。

司务长：嫂子生了吧？

连 长：从日子上算，孩子该满月了。

司务长：丫头？小子？

连 长：这个地方别说电话，连信都递不了。现在不说这个，快去吧。

〔司务长下。

〔连长站到高处，向四下里负责点炮的人发出询问讯号。

连 长：二班长！点火！（连长找了个安全处隐蔽了起来，他一面观察，一面指挥）快往回跑！动作快！跑远点！再跑远点！——你，二班长，你那位置不行！

〔连长一急，从隐蔽处跑了出来。

〔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破声，夹杂着乱石在空中呼啸和落地滚动声在四下里回响。

〔一块石头打在连长腰上，他一捂腰蹲了下去。

司务长：（气喘喘地跑上）连、连长……石、石头砸、砸、砸着……

〔连长当他是说自己。

连 长：别大惊小怪的。司务长，你看唉，我说我这办法行吧，石头全炸开了吧！

司务长：不、不是。是炸、炸着老、老乡……

连 长：什么！炸着老乡了！

司务长：不、不是。你、你别急……

连 长：我别急？是你别急。把话给我说清楚。

司务长：（定了定喘）是、是把老乡的羊给砸死了。

连 长：哪儿跑出来的羊？

司务长：不知道。

连 长：叫你们警戒，羊从哪儿跑出来的都没闹清楚。干什么吃

的！快，带我到出事地点去。

〔连长迈出两步，剧烈地疼痛迫使他停下步来。〕

司务长：连长，你……

连长：让小石块给碰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

〔老大爷执牧羊鞭怒冲冲上。〕

老大爷：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一只羊啊，卖了能换三个月的口粮啊！

司务长：老大爷，有话好好说。这是我们连长。

老大爷：连长算什么，团长我都见过。

连长：（一惊）团长！您、您见到团长了？

老大爷：团长有啥稀奇，四十多年前我就见过了。

连长：四十多年前？什么团长？

老大爷：国民党的团长。

连长：国……大爷，您别急。砸死了您的羊，我们会按纪律赔给您的。司务长，这死羊就算我们买下了，这事你办一下。

司务长：老大爷。您看，赔您一佰伍怎么样？

老大爷：唉，不是我存心敲你们。这老母羊已经怀了羔子，再过十来天就要产了。到街上，少说值三佰。

司务长：三佰！我说大爷。这石头砸死了羊，按理说您多少也有点责任……

老大爷：凭什么我要承担责任？

司务长：这地方您什么时候不能走？不早不晚，偏偏在爆破时从这里过。

老大爷：螺蛳桥这地方我都走了几十年了，还头一次听说打这过还得挑时候。

连长：司务长，别说了。老大爷，三佰就三佰。

司务长：连长。这样，这月的伙食就超了。

连长：不用连里掏。今天这事是我的责任，这钱该我出。

晚点名时，我在全连面前作检讨。

司务长：这……

连 长：老大爷，请您稍候。我这就拿钱去。

〔连长起身走出几步，剧烈地疼痛迫使他停下了步。

司务长：连长你……

连 长：去，到我床头衣服口袋里拿三佰元来。看看炊事班饭好了没有。打点来，我赔大爷一块儿吃。

司务长：是 。

〔司务长下。

连 长：大爷，不是我架子大。这腰啊，刚才炸石头的时候受了点伤。我得坐着说话。

老大爷：让石头给砸了？我看看。

〔老大爷掀起连长的衣服看了看，起身朝四下里望了望。

走出去摘了几棵草放进嘴里嚼了嚼吐在手里，过来给连长敷上。

老大爷：你别嫌我老头子恶心，这草可管用了。我放了几十年的羊，碰上自己，还有这羊有个什么磕碰的，敷上这草药三天准好。

连 长：谢谢您了，大爷。

老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

连 长：云南。

老大爷：这个地方遍地是石头，庄稼是庄稼不长，草是草不生。我这十来只羊，一天跑十来里地还吃不饱。没见这儿的人都穷成这样了吗？你们跑这种地方来挖个啥？

连 长：大爷。我们是来铺光缆的。

老大爷：光缆？干什么用的？

连 长：用处可大了。（遥指一方）见到那线了吗？别看它才手

指头细那么一股，能通几万对电话，还能送电视讯号。有了它，就能加强各地的信息交流，就能促进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老大爷：你是说，这玩艺通到哪儿，哪儿就能富起来？

连长：算是个条件吧。

老大爷：那你们动炸药干啥？

连长：不动炸药不行啊。这电缆得埋进地下一点五米深。

老大爷：用炸药也不行。

连长：怎么？您老懂这个？

老大爷：五零年，刘邓大军下西南，国民党的一个团想在螺蛳桥这筑工事阻挡大军南下。我那时也叫给抓了民工。可这地方的石头软，一炮只能崩出包谷塘那大的个坑。瞎忙活了一个多月，什么工事也没见筑起来。让咱们刘邓大军的队伍一冲就跨了。同志啊，不是我泄你们的气，这事干不成。

连长：大爷，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的人民军队，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我们的前辈过去能从这里冲过敌人的防线，今天我们就是拿钢钎一寸一寸的凿，也要把这线路铺通。

〔司务长端着两碗饭上。〕

司务长：大爷，将就着跟我们一块儿随便吃点吧。

老大爷：（抬起碗看了看）你们干这么重的活，就吃这个？

连长：大爷，这比当地群众的生活也不算差了。

老大爷：你们是不是上个月驻扎在龙里的那支部队？

连长：我们施工是经过了龙里。

老大爷：你们就是把钱粮全捐给乡亲们，自己挖野菜吃的那支部队？

司务长：没错，我们连长他一人就捐了五千。他家属最近生孩子，忙不上回去看不说了，还要把这寄回去的钱……

连长：司务长！少说几句谁会把你当哑巴卖了！大爷，这是赔您的羊钱。

〔他从司务长手中拿过钱递到大爷手里。

〔老大爷放下碗，怔怔地望着连长，他推开连长递过来的

钱，提起鞭子起身就走。走出几步，他转回身来。

老大爷：那只死羊我搁那儿了。呆会儿你们去把它背回来给同志们补补身子。

连 长：大爷！

司务长：大爷，这钱……

老大爷：别跟我提钱！再提钱，小心我拿鞭子抽你！

〔大爷走下。

〔司务长扶着连长站起，注视着老大爷走去的方向。老大

爷的鞭声渐渐远去。

【剧终】

（1997年6月写于云南·卧龙谷）

有事找警察

(话剧小品)

时间：九六年。

地点：某城市一条岔街路口。

人物：小王 大妈 赖子

〔幕启：台两侧设平台，上架一块板。表示街口临时搭起的

人行便道，边上竖一块牌子：“有事找警察”。

〔子夜时分，阴沉的天。赖子摸上。

赖子：(边走边唱)“下雨了，天黑了，下雨就像下钞票；下雨了，天黑了，天黑正好捞钞票。”老天下大雨，城里灌满水；汽车要人推，行人靠人背。我这几天啊也真叫累，忙不上吃也顾不了睡，专门守在路口敲钉锤。只要我的包里肥，管它心亏不心亏——咦，这什么时候也搭起了便桥？我叫你搭！（赖子用脚踢桥板，踢疼了自己的脚）唔哟哟！捆得还挺结实的吗。（赖子把桥板拆下，见到一旁的告示牌，念道）“有事找警察”找你？你不来找我就阿弥陀佛了。

〔赖子一脚踢倒牌子，把拆下的桥板丢朝一边。〕

〔大妈抬着 14 寸电视机上。她走到便桥旁不由一愣。〕

赖子：哟，大妈，想过去是不？

大妈：咦，这儿搭的板子怎么不见了？

赖子：板子？这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板子啊。

大妈：胡扯。白天我走了十几个来回了，怎么会没有板子？肯定是叫哪个坏种给偷了！

赖子：对对。这些坏种……就是不讲社会公德。

大妈：发国难财，这种事也做得出来。老天有眼叫他不得好死。偷去的板子给他当棺材板！

赖子：(旁白)得。钱还没到手，先弄了副棺材。(见大妈在脱鞋)

大妈，您这是干什么？

大妈：总得过去啊。

赖子：哎哟喂，这水可不能碰。这些天没看电视吧？我们这、儿的洪水跟其它地方的不一样。死水一潭，水没地方去。全城人的屎啊、尿啊全在里头，再加上泡着些死耗子、瘟鸡什么的沤了这些日子，啥细菌没有啊？肝炎、肺炎、肠炎、脑炎，白癩疯、羊耳疯、桃花疯、大麻疯，啥细菌没有啊？望您老这精神，少说也得活一二百的。万一要染上什么病，

过早地离去，那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重大损失啊。

大妈：呸。你小子，开口就没好话。

赖子：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有我这么一个新中国的好青年站在这里，居然还让您老人家自己淌水过去，那还不让我愧的一头闷进这水里呛死。没见过活雷锋吧？今天就让您见识见识。来，我这就先把您背过去，回头再给您把电视机送过去。

大妈：这……这怎么好意思。

赖子：为人民服务吗。

〔赖子把大妈背了过去，自己往回返。〕

大妈：同志。听说这几天好些单位都成立了什么“抗洪救灾突击队”，专门尽义务帮受灾群众排忧解难。你是

赖子：我？噢噢，我是“勾粪突击队”的。

大妈：勾、勾什么？

〔赖子说着话已经到了另一头。他慢悠悠地坐下，掏出一支

烟来点上。

赖子：不懂了吧。勾粪，就是捞小钱。这年头有白干的吗？现在我俩该谈谈价了吧？

大妈：谈什么价？

赖子：您是真不懂啊还是装不懂？我付出了劳动，您总得意思意思吧？

大妈：你、你刚才不是说“活雷锋”什么的吗？

赖子：又跟不上趟了。告诉您，雷锋就是活到这个时候，照样得收钱。不收钱他吃什么？

大妈：你怎么……好，好。也对。出了力，是该付点报酬。多少？开个价吧。

赖子：这个……看您老也不象个大款。少点吧，二百。

大妈：两佰！

赖子：哎哟喂，这年头二佰块能算个钱吗？再说，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揽这活儿的。刚才，我不是把这水里的成份都跟您老详细介绍过了吗？别说染上个癌症，随便闹个简单点的，象牛皮癣什么的，跑趟医院还不得花上个百儿八十的？

大妈：我看你是得了狂犬病！

〔大妈说着，看了看距离，想跳过去。〕

赖子：怎么？想跳过来？看仔细了唉，这距离都快赶上世界纪录了。您老要真能跳过来，那可挣大钱了。（见大妈脱鞋要下水）哎，慢着！谈好价，我给您送过去。

大妈：不要你送。

赖子：您现在说不要我送。可这人我已经背了，这钱该怎么算？

大妈：没有。

赖子：行。（摆出一副要把电视机往水里放的架式）别瞧您一大把年纪了，说到赖，比起我还嫩点。您那只脚只要再敢往前挪一步，我就把它放进水里。

大妈：你……

赖子：好好算算，二佰元跟一台电视机，哪个合算？

大妈：（压了压了气）好，好，给你。给你钱。

赖子：噯，早这么痛快，那些伤和气的話不就不用说了吗，是不？

（赖子扛起电视机趟水到对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贷。（他

从大妈手接过了钱，把电视机交给了大妈）你走好啊，回头见。

大妈：你滚！

赖子：我滚，我滚。

〔赖子乐颠颠地下。〕

〔大妈看着赖子走去，自认倒楣地叹了口气。抬起电视机打算离去。

〔小王走上来。

小王：大妈，您这是上哪儿去？

大妈：上哪儿去干你屁事！

小王：大妈，天这么晚了，我送您一下吧？

大妈：我开不起价！

小王：大妈，我们不收钱。

大妈：不收钱？谁一开始都说不收钱。

小王：您老别误会，我是市公安局的。看样子大妈是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吧？

大妈：公安局？……你、你是王同志吧？

小王：怎么，大妈，您认识我？

大妈：上月我过马路时不小心摔一下，是您把我送回家的。

小王：大妈，谁碰上这种事都会这样做的。

大妈：我刚才对你……咳，都是让那个小废肠子给气的。

小王：怎么，碰上什么事了吗？

大妈：小王同志，我家今天进了水，打算把东西都搬亲戚家去。不知咋的，白天从这走，这便道还好好的。晚上来这板子就让人给抽了。

小王：怎么？这里的便桥也让人给破坏了。（小王说着走上前查看了一下）大妈，您现在是要过去？

大妈：不是过去，是已经过来了。

小王：大妈，您千万别跟我客气。这里的水能淹到大腿。您全身都没湿一块儿，怎么过来的？

大妈：我还真不是客气。实话跟你说吧，是让人家敲了二百元给背过来的。

小王：那人长得什么样？

大妈：矮个儿，十七、八岁。乍一看挺老实的。

小王：没错，就是他。大妈，群众举报说有这么个样的人破坏了好几处便桥。我们正找他呢。大妈，把电视机给我。我送您回去。

大妈：不用了。就前面点，没几步路了。我自己行。

小王：东西都搬完了吗？

大妈：再有一趟就差不多了。

小王：这样吧。您老住的地方我还记得，您老要是信得过，就把房门钥匙交给我，我去把东西给您拿来。您老回头来这里接一下就行了。

大妈：(掏出钥匙)怎么会信不过呢。只是……只是太辛苦你了。

〔雷声响。〕

小王：这雨又要下了。(把上身衣服脱下盖到电视机上)大妈，快吧。

大妈：这、这怎么行呢！大妈我回去就休息了，可你们不分白天黑夜地都熬了那么些天了。再让你凉着……

小王：我年青，身子结实，不会有事的。

〔小王接过钥匙，趟水到另一头下。〕

〔大妈看着小王走去，含泪走下。〕

〔赖子上。〕

赖子：妈的。老子辛辛苦苦地拆了十几个路口的板板，原说保险点，打一枪换个地方，一个路口敲上个百八十的，一晚上捞个几千问题不大。嘿，就那么一小会工夫全让人给修好了。那些个公安还在一旁转来转去的。你说，公安局就那么几小个人，白天晚上地忙了那些个日子，咋就不犯困？(说着走着，一下从缺口处掉了下去)唔哟哟哟，哪

个狗杂种把板板给……嗯？不对，好象是我拆的吧。（听到有动静，赖子望了望，喜形于色）又来生意了！

〔小王扛一包东西上。〕

赖子：伙子，这么晚了还忙啊？

〔小王打量了一下赖子，心里有了数。〕

小王：没办法，家里进水了。不抓紧搬不行。

〔小王说着就要下水。〕

赖子：哎哟喂，这水可碰不得啊！这些天没看电视吧？这里的洪水啊，它跟其它地方的不一样。死水一潭，水没地方去。屎啊、尿啊，死耗子、瘟鸡全沤在里头。那水里什么细菌没有？肝炎、肠炎、脑炎、肺炎，大麻疯、羊耳疯、桃花疯……

小王：我知道，知道，这水里什么细菌都有。

赖子：没错。一碰上啊，先是身上长红点点……

小王：（撩起裤腿）你看，是不是这种？

赖子：嗯？你碰过水？

小王：不瞒你说，这些天我成天在水里泡着。

赖子：哎哟喂，你知道这叫啥？大麻疯，死到临头了！

小王：那怎么办？

赖子：可不能再碰这水了。这样吧，我把你背过去。

小王：那不好吧。万一你要染上个什么病死了，我这心里也过不去啊。

赖子：没见过活雷锋吧？今天让你见识见识。来，我先把东西给你送过去。回头再来背你。

小王：你真要学雷锋，我就成全你。反正这包也没多重，我背在身上。你连人带包一趟就完了。

赖子：这……好好好，一趟就一趟。（赖子背起小王趟水）唔哟

哟，吃什么长大的？烂重！

小王：谢了啊！

赖子：唉唉唉，就这么走了？

小王：还有事吗？

赖子：拿来。

小王：什么？

赖子：钱！

小王：刚才不是说学雷锋吗？

赖子：就算雷锋现在还活着，全国人民都去找他，他也忙不过来啊。

小王：这倒也是。行，说，多少？

赖子：一般人么一佰也就差不多了。可你身子这么沉，把我的气都整脱了。两佰吧。

小王：你这不是敲诈吗？

赖子：不给？（一把抢过包）信不信，我给你扔水里去！

小王：扔吧。就几件旧衣裳。

赖子：（捏了捏包，把包丢还给小王，掏出一把匕首来）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小王：老兄，这玩艺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样吧，我钱包在裤包里头。我手里拿着东西不方便，你自己来拿。

赖子：别乱动！（赖子用刀逼住小王，伸手探了探小王的裤包。

听见里面“叮铛”一响，不由地大喜）发财了！（伸手入

包，掏出样东西，一看是副手铐，身子一下软了）公、公、

公安同志，我、我可是头一回啊。

小王：起来！

赖子：（掏出一把钱）求您老人家放一码。这、这些钱算是我孝敬您老爹的。

小王：我可不想有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儿子。说，你把桥板拆下来丢什么地方去了？

赖子：就、就在哪边。

小王：把它搬回来安上。

赖子：哎。

〔赖子走过去把桥板抬回。〕

〔这时大妈打着伞走上。〕

大妈：王同志。

小王：大妈。敲诈您的是这个人吗？

大妈：没错。就是个坏种。

小王：大妈，这是您的东西，请拿好。我这就把他带走。（小王

从大妈手里接过警服，庄重地给大妈敬了个礼）大妈，记住，有事找警察！

〔小王押着赖子下。〕

〔大妈目送小王走去，此时天上又响起一阵阵雷声。〕

大妈：哎，小王。伞……

〔大妈的声音被雷声淹没。她庄重地把倒在地上的“有事找警察”的牌子扶起插好，把伞遮在了上面。〕

【剧终】

（1997年10月写于云南·个旧）

拿我开刀

(话剧小品)

时间：九十年代。

地点：村公所、乡派出所。

人物：钟林 村长 所长（后两个角色由一人扮演）

〔幕启：表演区内设一象征性房屋。设桌、椅、电话。墙上挂一块牌子，前后分别写着“村公所”和“派出所”的字样。〕

〔村公所里，村长正在吃早点，钟林走上。〕

钟林：村长，村长！

村长：哟，钟林啊。你这位大护林官今天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串门。来坐。

钟林：坐！你还坐得住！赶紧跟我到村东那片林子里去。

村长：怎么，又有人偷树？

钟林：偷？那是拣好听的说了。是抢！我一早起在林子里巡逻，听见这头有动静。赶去一瞧，好家伙，十来个人呢，尽拣大棵的砍。已经放倒一片了！

村长：真有这事？走，看看去。（刚想走，又不放心地追问了一句）喂，看清楚了吗？真是我们村的人？

钟林：不会错。领头的那人是个秃子，我见过。

村长：（一惊）秃子！看清楚了吗？

钟林：咳，他提着砍刀在我面前比划了半天，那还能看不清吗？

村长：（重新落座）这、这事可有点难了。

钟林：难？在这块地盘上还有你村长犯难的事？除非他是天王老子。

村长：天王倒不怕，就怕老子。那人他……他是我的老子。

钟林：你看都没去看就说是你爹。

村长：不用看。村里就我老子一人是秃子。

村长：老子就不能管了？除非当村长的个个都是天生地养，要不谁没老子。

村长：钟林。你也知道，村长是个啥？共和国最小的官。说白了就是众人的使唤丫头。你知道人是咋议论咱这层干部的？中央部委看个面，省州市县看个线，基层干部看个点，具体事全在咱这边。大官有啥难当的？抓大肚子婆娘要他动手吗？牵羊拉猪要他去捆吗？有人敢拿刀动斧的在他们面前比划吗？

钟林：这么说，你是要徇私枉法了？

村长：不是这意思。不管咋说我还是政府的人吗。我的意思是，您是护林员，有权执法。您看着办就是。

钟林：这片山林方圆几千顷，团转挨着十来个村。出了事都靠我一人，能管过来吗？

村长：我是就事论事，也就是要求回避一下吗。法律上不也是这么要求的吗？要不这样，我说您干脆就往乡派出所跑一趟，请他们出面管管。该教育，该罚，该抓，该判，我绝不袒护。您说呢？

钟林：还能怎么办，也只好这样了。

〔村长把“村公所”翻成“派出所”后退场。钟林圆场。〕

钟林：所长，所长。

〔所长出。〕

所长：哟，钟林啊。怎么，又是为了林子的事？

钟林：除了林子的事，我还能有什么事。

所长：我说钟林啊，每年就数你报案多。尽是一些东家砍了根枝，西家锯了棵树。罚，罚不了那些；抓，抓不了那多。这些事你跟各村的干部商量着处理就是了。我们派出所保的是一方平安，总不能改成护林队吧？

钟林：所长，今天这事你非走一趟不可。长岭村十来个人哄抢山林，一早的工夫就毁了一片林子。

所长：反了他们！（拨通电话）给我接长岭村。——这村长是干什么吃的！

钟林：带头毁林的就是村长他爹。

所长：爹！——啊喂……谁叫你爹了！我叫你好好管管你那个爹！我跟你说啊！你必须马上制止毁林行为。什么？你没办法？那行，今天之内，你要是不把对当事人的处理结果报上来，我就把你请到派出所来想办法！（挂断电话）钟林，这样行了吧？

钟林：所长，今天这事不是批评一下，罚俩钱就能了事的。

所长：行了，行了。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吗。教育为主，处罚为辅。我不是都处理了吗，您就回去吧。

〔所长把“派出所”翻成“村公所”，退场。〕

〔钟林圆场来到村公所。〕

钟林：村长，村长。

〔村长用一块热毛巾捂着脸，哼哼叽叽地上。〕

村长：唔哟……

钟林：村长，派出所的电话你接到了吧？

村长：接、接到了……唔哟……

钟林：那人呢？处理了吧？

村长：处理？哎哟，是我让他们给处理了。哎哟……你瞧瞧我这张脸，还有这腰……

钟林：打人！还有王法吗！告派出所去，把他抓起来！

村长：告？老子打儿子，咋告？这叫“清官难断家务事”。

钟林：这种事还用得着清官？昏官都断得了。（失望地）难到就真没法治他们了吗？

村长：常言说“法不治众”。你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吧。

钟林：不行！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这片林子就让人给砍光了。

村长：砍光了好，砍光了省心。

钟林：好，好，要砍……大家一块儿砍！

〔钟林抓起一把砍刀冲出门去。〕

村长：钟林、钟林，别干傻事啊！

〔“村公所”又翻成了“派出所”，村长退下。〕

〔钟林提着一棵指头粗的树枝上。〕

钟林：所长，所长！

所长：钟林，怎么又来了？

钟林：所长，你处罚我吧。

所长：处罚你？干啥？

钟林：我毁林了，砍树了。

所长：树？（看了眼钟林手里提着的树枝，哑然失笑）这、这也叫树？

钟林：所长，你得处罚我。

所长：别乱别乱，我正忙着呢。

钟林：不！你一定得处罚我！

所长：钟林。你已经尽心了。这大伙都是看得到的。你的事我一定会负责地向上面说明的。放心，今年的先进护林员少不了您的。

钟林：你这是骂我钟林啊！我情愿把那些纸片片全还给政府，只求能保住那片林子。所长，今天你要不处理我，我还就不走了。

所长：你……好好好，处理你，自理你。听着，一来，这棵树不大；二来你属于自首。免于处分，回去吧。

钟林：不行。今天你一定要处理我。

所长：你有病啊！好好好，罚你二十。

钟林：不行，太轻了！

所长：那你说怎么处理？

钟林：先关十五天，然后通报全乡。

所长：钟林、钟林，你想害我就直说。你是想让我执法犯法呀？就为这根树枝让我关你十五天？上头知道了，不关我一年那才叫怪呢。

钟林：我愿意。

所长：自愿也不行。不够格。

钟林：那要咋样才够格？

所长：比方说，杀人放火，走私贩毒，叛国投敌，拐卖妇女儿童……咳，我跟你说这些干啥。

钟林：你说得那都太远，找个近点的说说。

所长：哟呵，钟林。别说我小看你。就我说这几样啊，你要真敢干一样，我抵着去杀头。

钟林：长岭村村长他爹带头毁林，又打村长，总够格了吧？

所长：那是村长的爹打他自己的儿子。村长他自己不告，我有什么办法？

钟林：那不是爹打自己的儿子就能处罚，是不？

所长：那当然。

钟林：那好。

（钟林上前使劲抽了所长一个嘴巴子。

所长：钟、钟林，你干什么！

钟林：我不是你爹，砍了树，又打了你，可以处罚了吧？你要觉得不够，我接着再打。

所长：住手！住手！够了！够了！钟林！你殴打司法人员，我关你十五天。

钟林：谢谢所长，谢谢所长。

所长：病带真了。

钟林：所长，现在就请您马上把我毁林受处罚的事向全乡通报一下吧。

所长：胡扯。处罚你，不是为了毁林，是因为你打人。

钟林：所长！（悲楚地给所长跪下）所长，我求您了。

所长：钟林，钟林，你这是干什么，起来，快起来。

钟林：东山坡那片林子交到我手上时，有三万八千二百三十一棵。

可现在就只剩下二万一千七百零二棵了。这才一年多啊。这一年多时间里，就让人给毁了一万多棵。象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就全完了。我是个护林员，你叫我怎么去向政府交待啊！怎么去向子孙后代交待啊！我知道所长你难，村长他也难，乡上干部也都难。为了乡里的千秋大业，你就拿我开刀吧！

〔所长不由地为之动容。〕

所长：钟林，您千万别这样。我这就去叫上乡长，跟你一齐去长岭村。

钟林：乡长他要是不去呢？

所长：不去？他不去我就学你的样，抽他大嘴巴子！

【剧终】

（1998年5月与张绍碧合作写于云南·个旧）

抽奖

(话剧小品)

时间：九十年某天上午。

地点：某县城一隅。

人物：二宝 爱莎

〔幕启：某县城所设的“福利彩票”推销点一侧。高音喇叭里不时传出组织者为促销而播放的消息。〕

〔二宝头发痒着，脑门上汗淌着，手捏一把彩票，满怀希望地一张张撕着，但伴随着他的是一次次的失望。〕

二宝：鸡！鸡！鸡……（失望地）咳，鸭子。（又拿出一张彩票来，翻着白眼，口中念念有词地在祈祷）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鸡！鸡！鸡！咳，又是鸭子。

〔爱莎抱着一只鸭子，叫卖着走上。〕

爱莎：鸭子，卖鸭子了！鸭子——二宝：……鸡！鸡！鸡！

爱莎：鸭子——

二宝：（猛地煽自己一个嘴巴子）唉，又是鸭子！

爱莎：大哥，你买鸭子？

二宝：去去去，捣什么乱！……鸡！鸡！鸡！

爱莎：鸭子——

二宝：（看了眼彩票，又狠狠地抽自己一嘴巴）还是鸭子！

爱莎：（吓了一跳）大哥，你有病？

二宝：不是有病是咋的。没病咋会鬼迷心窍地来抽这个奖。

爱莎：大哥，有病上医院啊。别一巴掌一巴掌地煽自己。那脸不疼啊？

二宝：脸疼？心疼！

爱莎：心疼？

二宝：不是心疼是咋的。拿了五百元出来，（抖了抖手上仅存的

几张票）眼见都要变成爱心献出去了！都怪你！都是你害的！

爱莎：大哥，怎么怪起我来了？

二宝：我这里一喊“鸡、鸡、鸡”，你那里就喊“鸭、鸭、鸭”。搞得我开出来全是鸭、鸭、鸭！

爱莎：鸭就鸭呗，有什么关系。

二宝：关系大着呢。（拿出一张彩票）看清了，这叫彩票。如果打开来呢，上面画着的是只大公鸡，那就能抱回一台大彩电。如果打开（边说边开）上面是只……咦呀！又是只鸭子！这就什么想头都没有了。

爱莎：这彩票多少钱一张？

二宝：两元。

爱莎：两元钱就能抱人家一个大彩电啊？

二宝：你当是个人就能摸得着奖啊？知道什么叫几家欢乐几家愁吗？就拿我对过那陈大妈说吧。昨天她上这来买了十张彩票，开了九张没见动静，心想自己是没福消受。为省那两元钱，她把剩下的那张票过给了身旁一个外地来打工的小保姆。人家接过手一开就是台大彩电。把陈大妈给悔得唉，是满场子转悠着找挂上吊绳的地方。

爱莎：(关切地)那大妈现在咋样？

二宝：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爱莎：会有这种事？

二宝：要不咋的人都说，每一个大奖都伴随着一个传奇的故事。

[此时高音喇叭又传来了中奖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西山乡李十一抽中一等奖彩票“金鸡报晓”！奖二十九寸电视机一台……”

二宝：听见没？听见没？又一台电视机飞了。(一急，又拿出一张彩票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爱莎：卖鸭……

二宝：呔！

爱莎：喊啥。吓着我了。

二宝：我这里一喊鸡，你就喊鸭。这不存心跟我过不去吗？

爱莎：那让我喊什么？

二宝：喊鸡。

爱莎：我卖得是鸭。

二宝：我求您了姑奶奶。就剩这几张彩票了。等开完，您就是喊卖凤凰，我保证给你证明凤凰长的就是这个样。

二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又撕开一张，可他没敢睁眼）
你给看看。我这颗脆弱的心是再也经不住打击了。

爱莎：（看了一眼）大哥，上面画得是……

二宝：慢！千万别再告诉我又是鸭子，否则你要对发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爱莎：这……（想了想，把手中鸭子递到大宝手边）大哥，你摸摸，上边画得就是这个东西。

二宝：（伸手一摸）又、又是鸭子！叫你别说别说你还说！

爱莎：我没说啊，只是让你摸摸。

二宝：臭，这手真他妈臭。这几天这手也不知摸着什么了，这么臭。早知道这样，就该把隔壁狗仔家的儿子给抱来，那可是童子啊，金手。现在说什么都晚、晚……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把抓住爱莎。〕

爱莎：大哥，我、我刚才可没喊鸭子啊。

二宝：小姑娘，还没结婚吧？

爱莎：大哥说笑了，我才十六。

二宝：好好，太好了。借你的手使使。来来来，帮我开票。

爱莎：大哥，我不行。

二宝：哎哟喂，你可是童女啊，玉手。一开一个准。鸭子我给你提着。奖票你拿着。从这儿撕。记住，开之前先念几句阿弥陀佛。

爱莎：什么阿弥陀佛？

二宝：那是菩萨。

爱莎：我不认得他。

二宝：那你请个认得的。

爱莎：（想了想，念道）共产党保佑，共产党保佑。

二宝：鸡！鸡！鸡！（他每喊一声，手就下意识地死劲捏一下鸭

脖子)……什么?

爱莎:(看了看)还是鸭子。

二宝:哎哟!

爱莎:不过这只鸭子比刚才那只大一点。

二宝:嗯?我看!(看后不觉大喜)鹅!是只鹅!三等奖,消毒柜!哈哈,要不人咋说,每一个大奖都会伴随着一个传奇故事呢。

爱莎:消毒柜?干什么用的?

二宝:消毒柜?噢,拿回去插上电。把家里用的吃饭碗,喝水杯全放在里面,消毒。

爱莎:家里的碗怎么会有毒?

二宝:这个毒呢,实际上也不是毒。这个毒呢……我跟你费这唾沫干啥。没你什么事了,卖你的鸭子去吧。

爱莎:(接过鸭子看了看)这鸭子咋啦?

二宝:嗯?

爱莎:死了。

二宝:不会吧?我估计啊,它最多跟陈大妈一个样。晕了。

爱莎:大哥,你看……

二宝:唉唉,别讹我。刚才也就是借你的手用了用。这奖跟你可没什么关系的。

爱莎:大哥,这鸭子你就要了吧。

二宝:别,别来这个。对鸭子的不幸死亡我深表遗憾,毛主席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拿大奖就要付代价。为了表示我的同情,剩下这张彩票就算你的了。

爱莎:大哥……

二宝:怎么?够便宜你的了。没准撕开就是一个大彩电。不过话说清楚。中了奖是你的,我不眼馋。中不了奖也别怨我。

爱莎:(哭丧脸把彩票撕开)大哥,你瞧瞧……

二宝：别叫我。说好两清，一个不欠一个。

爱莎：上边画了个小鸟。

二宝：小、小……

〔二宝看了一眼，悔地连煽了自己几个巴掌，身子瘫了下去。〕

爱莎：大哥！大哥你这又是咋啦？

二宝：“小鸭”……我的“小鸭”！

爱莎：你不是不要鸭子吗？

二宝：这个“小鸭”不是那个鸭子。是“小鸭圣吉奥”！

爱莎：圣、圣什么？我没养过这个品种。

二宝：是洗衣机啊！

爱莎：（平淡地）噢。

二宝：（奇怪地）怎么？没听清？

爱莎：听清了。不就是个洗衣机吗。

二宝：那你……你咋没个中奖的样？

爱莎：中奖该是什么样？

二宝：唉，不说象陈大妈，最少也得象我呀。

爱莎：象你这样，还不如不中奖呢。

二宝：这个傻妞……傻？（想到了什么）小妹，嘿嘿嘿……

爱莎：大哥，别这样笑。怪吓人的。

二宝：小妹，其实啊，中奖也不是什么好事情。见场子里了吧？

那些个跳的、叫的、傻的、笑的、哭的、闹的、吼的、愣的，还有那让人架着的、担架抬着的、满地打滚的、救护车拉走的……一句话，只要是见着不正常的那个，肯定就是中奖的。

爱莎：妈也。

二宝：别叫妈。我这就说你妈。你是少不更事，抽一大奖跟捡张手纸似的。你妈那乡下女人，要冷不防见你拎一个大洗衣机回去，别说象陈大妈，象鸭子这种情况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爱莎：那、那这奖票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二宝：对，绝不能让它留下害人。

爱莎：害人不害人先不说。就说才花两元钱，就要人家个洗衣机，心也太厚了。

二宝：这怎么是……噢，对对，可不是吗。再说广播里不也说了吗，这些钱是拿去帮助残疾人的。我们少拿一份奖，残疾人就能多分一点。是不？

爱莎：大哥，你说得太对了。

二宝：有门了！——这样吧，你把它交给我。我把它彻底销毁。

爱莎：交给你？

二宝：你、你这样看我干啥？是看我手上这张是不？这张不能做数。这是我的钱买的，只能算是还本。

爱莎：不麻烦您了大哥，我自己来。

二宝：唉！唉！你这是……

〔等二宝扑上去时只抓了一手碎片，一下愣在了那里。〕

爱莎：大哥，大哥。咦，这人真怪，有奖没奖全这个样儿。大哥。

现在没事了，我要卖我的鸭子去了。卖鸭——（看了眼鸭子，叹了口气，改口叫道）卖死鸭子啦！五元就卖啦……

〔二宝手捧着一堆碎纸片，失神地嘟囔着走下。〕

二宝：要不人咋说，每一个大奖都伴随着一个传奇的故事！要不人咋说……

【剧终】

（1998年春节前夕写于云南·个旧）

谢媒

(晚会小品)

时间：九十年代末。

地点：电视台演播室。

人物：阿里 阿果 主持人

〔幕启：电视台演播厅里正在转播节目。〕

〔主持人走上台。〕

主持：下面，有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后台传来一声牛叫）

这是什么动静？下面有请著名女高音……

〔随着后台又一声牛叫，阿果扛着个纸箱走上。〕

阿果：老板。

主持：哎哟大嫂。我们这儿没这规矩。叫同志。

阿果：叫同志？那就好办事了。（冲台内）阿里——

阿里：（上）阿果。

阿果：我到处都看了，就算这里还宽敞。你去把牛牵上来。这里还有一人闲着。出点钱，请他给看着。

主持：慢着、慢着！大哥、大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电视台的演播大厅。别说把牛牵上来了，就是人也不能随便上来。

阿里：你不是人？

主持：我？咳，我跟你们不一样。

阿果：不一样？看不出啊。没见多长了什么呀？

主持：我跟你们……怎么说呢。说是不一样，其实也一样；说是都一样，其实也不一样。

阿里：是不一样点，说话都跟唱歌似的。

主持：咳，那还不是让你们给搅的。我说大哥、大嫂，你俩跑这儿来干啥？

阿果：谢媒啊。

主持：卸煤？那煤该卸在食堂啊。

阿里：卸啥煤啊？是谢媒人——谢媒！这人没文化。

主持：谢媒人？明白了，明白了。您俩的媒人是在我们台工作的？

阿里：咋才是我们俩的呢。还有我家的牛，她家的……

主持：慢点慢点，这事新鲜了。今天我还是头一回听说给牛做媒的。

阿里：我叫阿里，坡头哈尼村的。

阿果：我叫阿果，山南彝家寨的。

主持：来的不都近。你们那地方前些年都是我州有名的贫困乡。

阿里：可不是吗。我那坡头乡，石头多，泥巴少，不长庄稼只长草。

阿果：我那山南是，气温高，雨水少，下雨就把房冲倒。

阿里：我们村是，大大小小几十口，家家户户都养牛。

阿果：我们那是，想种稻谷没水浇，满山都是野芭蕉。

阿里：过去我们不懂科学，那牛养的是越来越秀气。

阿果：我们村也是一个样，那芭蕉长的就手指头细。

主持：那叫品种退化。

阿里：没错。

阿果：可过去我们不懂这个。

阿里：多亏五年前，州里跟我们村扶贫挂钩的单位给送了台电视机。

阿果：我那在外打工的哥哥也给家里买了台回来。

阿里：从此后，我们全村人的天一黑就守着它。直到它没影才散伙。

阿果：我也是。每天不等那播音员说累了，上床睡了，我就不关机。

主持：麻烦了。连我们睡觉他们都看的见。

阿里：有一天，电视里说。有一拨澳大利亚来的老外，跑到我们山脚下办了个养牛厂。说那牛是种好，膘厚，个大，体壮。

阿果：我也是从电视里知道的，州里农科所从外地引进了一批优良芭蕉品种苗。说那品种啊，是耐旱，抗病，瓢甜，皮薄。

阿里：我想啊，那电视里的人说的话还能有错？咬一咬牙，借了钱，吆上牛，为我家那两头土牛配了个洋丈夫。人家那洋牛啊，啧啧——

主持：怎么样？

阿里：啧啧——

主持：您别光咂嘴啊。

阿里：那真是个牛啊！

主持：咳，跟没说一样。

阿里：就说那身子吧，有你这么高；再说那那牛腰吧，有你这腰十来圈粗；那牛眼睛，有你眼几个大；那尾巴，有你……

主持：打住！打住！这可不好比。

阿里：是了，你没长那玩艺。

阿果：我家也贷款买回了一批芭蕉苗。那苗长的啊才叫水灵呢，跟你一个样。

主持：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听人用“水灵”这词夸我呢。后来呢？

阿里：后来就更离不开电视了。什么搭圈建场，饲料配方，四季放牧，牛肉市场，样样都得电视教。

阿果：我地里的活，什么病虫捕杀，受粉育苗，摘采保鲜，四季价格，也是什么都得听电视的。

主持：后来呢？

阿里：后来我就抖起来了。当上了场长，接受了专访；盖起了新房，等着娶新娘。我想啊，那名人都有个雅号，就给自己起个“牛魔王”。

阿果：我也不比他差。我是当上了经理，搞起了经营；扶贫当先进，电视里出了镜。我靠芭蕉致了富，给自己封了个“铁扇公主”。

主持：真是天生一对。后来呢？

阿里：后来？有一天我吆牛去赶集。

阿果：正好碰上我也下地。

阿里：她的狗咬了我的牛。

阿果：他的牛踩了我的地。

阿里：我一看，咦，这不就是电视专访时里宣传的那个名动八方的“铁扇公主”吗。

阿果：我那时也认出他，他不就是电视里讲得那个名扬四乡的“牛魔王”吗。

主持：后来呢？

阿里：后来她就弹了阵弦子。

阿果：他也为我吹了段笛子。

阿里：她骑上我的牛，跟我回了寨子。

阿果：我进了他的家，当了他的妻子。

主持：后来呢？

阿里：后来就生了儿子。

阿果：“红孩儿”就是他的名字。

主持：后来呢？

阿里：你咋跟我儿子听故事似的，就会一劲地问“后来呢、后来呢”。

主持：哎呀，主要是你们俩的故事实在是太美了，把我都给听傻了。

阿里：我们俩现在是，日子好了，家庭美了，票子多了，孩子有了。

阿果：就是一想到电视台做媒的大恩大德还未报，心里就不安。

阿里：今天来，首先代表我的牛谢媒。就给头牛吧。请你代收了。

主持：这可不行，我们这是有纪律的。

阿果：我也为我的芭蕉谢媒，拉了一车芭蕉来，也请你代收了吧。

主持：这也不能收。

阿里：最后，我俩为我们的媒人谢媒。我们把儿子带来了，也请你代收。

主持：哎哟喂，这可就更不敢收了。

阿果：别紧张，是相片。

主持：这行，我收下。我说大哥、大嫂，不怕你们笑话。我都快三十的人了，至今还没成家。你说我们台的人也真是的，就没人想着给我说一对象的。你们说一说你俩的媒人是哪一位？男的女的？姓甚名谁？改天我也请他做个媒。

阿里：哎呀，这就说不大清楚了。有男的；

阿果：女的也不少。

阿里：今天姓李；

阿果：明天又改姓赵。

主持：这样吧。今天是我台台庆的喜庆日子，所有的主持人都坐在下面。你们一个个的去认认。

阿里：这新来的兴许能认得出来，老的那拨可就认不准了。前些年啊，电视上的人不知咋的。那脸不是麻的，就是花的。

阿果：原来我还以为脸上不长点东西的人就不能上电视呢。

主持：没错。我们这里地处边疆，地势复杂。加上我们过去的设备还没发展，转播效果是不好。

阿里：可今天台下坐着的，是一个赛一个的靓，一个比一个俊。

阿果：别说脸上没疙瘩，就连长个雀斑也得使放大镜才能看得出来。

主持：这话让人听了滋润。大哥、大嫂，这两年，我们台在地区全境都建立了电视信号微波传送网，你们那儿电视收视状况也应该改善了吧？

阿里：唉，好！二十多个台呢。上头的东西全跟真的似的。头天试播，那电视里出来只老虎，把她给吓得唉，转身就去拿

锄头。

阿果：咋不说你自己？电视里出了个大姑娘，我才一转身，你伸手就去摸了一把。当我没看见呢。

阿里：呸！这事也好当着那么些个人的面说？惹火了我让你“下课”。

阿果：下就下，谁怕谁啊？下了课我上“玫瑰之约”去，没准还弄个“玫瑰小姐”头衔回来呢。

阿里：就你那样还“玫瑰小姐”呢，弄上“苦刺花小姐”也得靠赞助。

阿果：你……那你当年干啥主动追我？

阿里：谁主动了？你要是先夸我健壮如牛，我能说你嫩的象剥了皮的芭蕉吗？

主持：停，停。大哥、大嫂，你俩现在进入了一个天下有情人争论了几千年都没得出结果的话题。

阿里：那好，我今天就攻克一下这个难关。外头说去。

阿果：走就走。

阿里：(边走边说道)大家等着，我俩要是解决不好，还得来找电视台。

【剧终】

(1999年9月写于云南·个旧)

深山加油站

(歌舞小品)

时间：九十年代。

地点：西南边境公路旁小加油站。

人物：白梭 众马哥

〔舞台一端设一加油器，示意是路边的加油站。〕

〔赶马人吆着马上。〕

马哥头：伙子们，前面那道坡脚下有一眼山泉，我们赶过去歇歇脚吧。

众马哥：好咧！

(唱) 踩出那个山道是赶马人的脚

压弯那个山梁是赶马人的驮
唤醒那个大山是赶马人的驮铃
填满那个山谷是赶马人的歌

〔白梭头顶彝家冠帽，身着工作服走出加油站。〕

白 梭：（唱）踏平那个大路是筑路工的脚步

压弯那个山梁是隆隆的车
唤醒那个大山是来往的客
填满那个山谷是姑娘我的歌

马哥头：哎，伙子们，有人跟我们对着来了。

马哥甲：不怕，是个小丫头。我去摆平她。（走上前）丫头！

〔白梭应声转过身来，她的美丽让马哥甲看呆了。〕

马哥头：咦？不对，看样子他是拿不下来了。你们几个赶紧上。

（转身望望另外几个，发现他们全愣在那里）咦，咋的
个个象被马踏着的哈蟆，动都不会动了。

众马哥：（唱）小小阿妹十七八

瞧得阿哥眼睛花
想去搭话腿难跨
想唱山歌嘴发麻

白 梭：（唱）阿哥赶马一路花

千朵万朵眼看花
花好只能采一朵
花多招来黄蜂扎

马哥头：姑娘说得没错。你们几个啊，出门婆娘有交待，路旁的
野花莫乱采。

白 梭：大哥你这话说得不对，我可不是什么路旁的野花。我是
国家职工。大哥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不妨我再加上

一句。山里人还有一句话，叫做：爱花的人儿不采花。

众马哥：对对对，爱花的人儿不采花。

马哥头：姑娘，不是我多心。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咋会前不搭村，后不搭寨的在路边盖一间房子？

白 梭：大哥，你看清楚了，这是座加油站。

(唱) 马走那个十里要找泉眼

车行那个一程要把油添

公路那个入川我入川

公路那个进山我进山

大哥，干我们这行，就是要搞好终端销售。

马哥丁：哪样叫终端销售？

白 梭：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公路修到哪里，我们的加油站就建到哪里。

马哥丙：城里人就是会找钱。路才修了半截，加油站就建起来了。玩不赢他们，玩不赢他们。

马哥甲：要是有一天公路修到我们寨子，姑娘你也会到我们寨子吗？

白 梭：油站肯定是会建过去的。人么，就不一定是姑娘我了。说不定是一位大哥。

〔众人笑马哥甲。〕

马哥头：姑娘，我记得这里有一眼泉水。

白 梭：大哥们是口渴了吧，加油站里有热茶。我去抬来。

〔白梭进。〕

马哥头：不对。

从马哥：哪样不对？

马哥头：上回我进城。口渴了，进店喝了一杯比马尿还难喝的水，叫哪样啤酒。硬生给宰了三十元。今天这杯茶看来也不容易喝。

马哥丁：不会吧，瞧这个小妹秀秀气气的。

马哥头：你懂什么，就是这份宰得才利害。

〔白梭抬水出。〕

白 梭：各位大哥，来喝水。

马哥头：不了不了。我们这些人喝惯了凉水，就在这根水管上喝几口就是了。

〔马哥头说着拖起皮管就往嘴里送。〕

白 梭：大哥慢来！这不是水管，是加油管。

〔众马哥笑。〕

马哥甲：你把这个喝进去么，可以跑的跟汽车一样快了。

白 梭：大哥，还是喝茶吧。

马哥头：这、这茶多少钱一杯？

白 梭：大哥说笑了。喝口茶咋个会收钱。我们石油公司正在开展实施优质服务“五四三二一”形象工程，这种服务是最基本的了。

众马哥：哪样是“五四三二一”？

白 梭：就是“五讲、四心、三声、二站、一监督”。

众马哥：哪五讲？

白 梭：（唱）服务态度要讲大方
 质量和措施要跟上
 工作时讲效率
 环境美化象天堂

众马哥：哪四心？

白 梭：（唱）接待顾客要热心
 帮助顾客要诚心
 解答问题要耐心
 办理业务要细心

众马哥：哪三声？

白 梭：（唱）顾客来了有迎声
 顾客问时有答声

顾客走时有送声
有了三声就有回声

众马哥：哪样是二站一监督？

白 梭：（唱）迎客时要台前站
送客时要门前站
上岗证要胸前挂
接受监督人人赞

众马哥：（唱）为见情郎插玉荷
为了解渴摘青果
阿哥我本是赶马哥
阿妹端茶如何说

白 梭：（唱）今天的赶马哥
明天的司机哥
阿哥驾车上路时
莫忘这里来坐坐

众马哥：这个姑娘真利害，老早早地就把老远远的生意给做了。

白 梭：这叫感情投资。

众马哥：等我们开上汽车那天，一定来你这坐坐。

（电话响。）

白 梭：喂，你说大声点！唉、唉，明白了。你放心，我马上就到。（转身提起一桶油，对从马哥道）各位大哥，小妹失陪了。刚才电话里的那位司机的车没油了，在前面山脚下抛了锚。我这就要给他送油去。

马哥头：慢！既然是同一个方向，就让我们送你一程吧。

白 梭：那我就先谢过了。

众 人：（唱）鞭不扬来难上坡
缰不提来难过河
小站修进山窝窝
彝家山寨幸福多

〔众人吆马舞下。〕

【剧终】

（1999年9月创于云南·个旧）

玫瑰之约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

地点：农村

人物：田婶 — 农妇

田兰 — 田婶之女

二壮 — 田兰男友

〔幕启：农家小院，院角有个猪圈。〕

〔田兰在院里忙着收拾。〕

〔二壮着一筐玫瑰花苗上。〕

二壮：田兰。（往里屋望了望，胆怯地问道）你妈她……

田兰：放心。进城卖菜去了。哎，玫瑰苗带来了吗？

二壮：这不是。

田兰：多少棵？

二壮：九百九十九。

田兰：真是的。多拿一棵不就一千棵了吗。

二壮：这你就没情调了。没听歌里唱：“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玫……”

田兰：去。现在胆子倒是挺大的。等下我妈她回来，你当她面唱给我听听。

二壮：我不敢。

田兰：二壮。你不想娶我了？

二壮：想。做梦都想。

田兰：那不做梦呢。

二壮：醒了就不敢想。让你妈给吓怕了。一想起前些年你妈提亲的事，我心就抖。这辈子我就没见过象你妈这么恶的婆

娘。

田兰：嗯？

二壮：不不。是老娘，老娘。我来求亲，不答应就够让人伤心的了，还说那么些伤人的话。说我家，除了头上那顶政府照顾的特困户的帽子是暖的，灶房是凉的，米桶是空的，房子是漏的，衣裳是通的。说我是小猪配大象，品种不对。别说当姑爷，就是给她当小工也只能个给半价。

田兰：我妈说得也没多大错啊。那时你家是穷吗。

二壮：多亏你妈的一番话，让我长了志气。当时我就发誓：我二壮要有发达的那天，一定要让你妈到我家去当丫头。

田兰：什么？当丫头！

二壮：不不不，当头头，当头头。

田兰：那你现在不是发了吗。

二壮：多亏听了乡农科所技术员的话，我家在那几十亩的山林地里种下了果木。前年又引栽了十几亩花草。如今是：果熟了，花开了，楼盖了，车买了。就是……还差个媳妇。

田兰：都怪我妈那个老脑筋，死守着老理不放。眼看着村里人种花的种花，养草的养草，打工的打工，运输的运输，都发了。就我家还守着那几亩地，春种粮，夏种菜，后院一圈猪，前院两窝鸡。二壮，我家能不能发就看你的了。趁我妈出门，给她来个彻底革命。你帮我妈把菜地都给它翻了，全种上花。

二壮：我没问题。就怕你妈回来发猫疯。

田兰：怕？怕就别娶我。

二壮：不不不。我怕谁？我是天不怕，地不怕……（台后田婶喊

小兰）就怕遇见你的妈！

田兰：哎——往哪里躲？

二壮：我到你屋里躲躲。

田兰：那怎么行。万一让我妈堵在里面，到时我说都说不清。

二壮：说不清才好。那样，你妈就只能同意把你嫁给我了。

田兰：想得美。哎呀，这往哪儿躲……哎，有了一一那儿！

二壮：啊，猪圈？

田兰：你快进去，我妈就要到了。

〔二壮还在为难，又听见田婶喊了声，吓的一头钻进猪圈。

〔田婶挑着两筐菜上。

田兰：（上前接过挑子）妈，又没卖出去啊？

田婶：别提了。城里人胃口变化快，让人无法想明白。喂猪的野菜成了贵宾菜，红薯没有叶好卖；吃完蛤蟆吃王八，还从非洲把鸵鸟抓来杀。咳，就是不愿买小菜。

田兰：这菜怎么办？

田婶：还能怎么办，喂猪。

二壮：完了，完了。

田兰：哎——妈，我来我来。

田婶：那好。你喂，我一边看着。

田兰：不不不。妈，这猪已经一连吃了妈些天青菜了，胃口是越来越差。我想今天给它换换口味。

田婶：说得也是。如今这猪的胃口也越来越高，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就只吃精饲料。算下来啊，它待遇比个乡长还高。唉，这菜卖不出去，钱进不来。看来，这猪也养不起了。我看看这猪，膘要还行，明天把它给卖了。

田兰：哎，妈，猪就别看了。要看，就看看我吧。

田婶：你跟猪有什么关系？

田兰：我……我是说，这些天，我跟猪一样天天吃青菜，都掉了五、六斤了。那猪还能胖？

田婶：说得也是。

二壮：阿弥陀佛。

田兰：妈。这两年村里人是种花的种花，养草的养草，家家都发了。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种花。

田婶：你不提这事我还忘了。知道我今天进城碰上谁了？二壮他

妈。她在那儿批发花。你猜她一枝玫瑰要人家多少？二十呢！那猪都不吃的东西，一枝要人家二十！

田兰：妈。今天是情人节。

田婶：情人节？这乱搞男女关系的人还有节日？

田兰：妈，你怎么什么都不懂。这个情人呢，不是你讲的那个情人；这个情人呢，其实就是那个情人；那个情人呢……哎哟，连我都搞得乱不清了。

田婶：乱不清就别乱。我们讲点乱得清的。小兰，妈我是嘴硬，其实心早就悔了。

二壮：有门了！

田婶：眼看人家种花的种花，养殖的养殖，办厂的办厂，开店的开店，应连进城打工的都人都发了。只恨当初不听乡领导的劝。小兰，你说我家现在改种花还行吗？

二壮：行！

田婶：(吓了一跳) 什么声音？

田兰：没、没有啊。没什么声音啊。

田婶：我刚才好象听到有人说 一 行！

田兰：妈，怕是你错了。刚才是猪叫。

田婶：猪叫？

田兰：没错。是猪叫。

田婶：哎哟。连猪都说“行”，那就算行了。小兰，你说说，现在村里数哪家的花种得最好？

二壮：那还用说，当然是我家。

田兰：妈，你问这个干什么？

田婶：去求人家教我家种花啊。

田兰：一定要找最好的？

田婶：废话。

田兰：这就难了。

田婶：我只要认定的事，再难我也要做。

田兰：你知道村里种花种得最好的是哪家吗？就是二壮家。

田婶：二壮？怎么偏偏是他家。

田兰：二壮家是村里第一批种花户。几年来，二壮守苗圃，他爸看果林，她妈进城做小买卖，全家一块干如今成了村里的富裕大户。现在他家啊，老爸蹲省城，专门负责跟外商打交道；州内批发老板是二壮他妈；二壮成了场长。

田婶：那谁来种花？

田兰：他请人啊。现在他家请的小工就有……（看着二壮比划的手式）十八个呢。领头的那个还是个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呢。

田婶：我们也去请个大学生。

田兰：说得轻巧。你知道请个大学生，年薪是多少吗？要……（看着二壮比划的手式）六、六万呢。

田婶：六万！我要有六万，不该自己干。

二壮：你只要答应我跟小兰的婚事，六十万我都出。

田婶：哎，怪只怪我当初把话说得太绝，如今要我去求人家，让我怎么开口呢……哎，有办法了。

田兰：哪样办法？

田婶：我给他来个美人计。

田兰：你？美人？妈，你也不象个美人啊。

田婶：我还不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我说的是你。

二壮：好！

田婶：（又吓了一跳）这又是什么声音？

田兰：猪、是猪叫。

田婶：咦，我家这头猪是越来越聪明了，每一声都叫到我心里去了。小兰，我早就看出来，别看二壮那小子当年让我给骂跑了，其实他心里一直都在想着你。

田兰：人家现在可不同了，村里的大户。城里买房，出门奥迪。身后姑娘一串串的，他还能记得我。前天，村西陈大妈妈还上门替她二姑娘说亲呢。

田婶：谁？陈家二姑娘？别提了，别提了，整个一个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你相信妈是不会看错的。只要你一出马，不消做多少动作，只要多看他两眼，保证让他浑身都酥完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二壮：对！

田婶：你答应了？

田兰：我答应什么了？

田婶：我明明听见你说“对”。

田兰：是猪叫。

田婶：哎哟，我家这头猪是越来越聪明了。

田兰：聪明个屁！（拿扫帚朝猪圈里的二壮打了两下）再乱叫，明天把你杀了。

田婶：小兰，你就答应了吧。

田兰：妈。不是我不答应，只是你当初把人家伤的太重。人家发过誓，说他要在发达的一天，一定要你上他家去……

田婶：怎么？他爹瞧上我了？他妈还没死呢。这个老不要脸的。

田兰：你想哪去了。人家是要让你去他家当丫头。

田婶：丫头？

二壮：对不对。（二壮一急从猪圈里跳了出来）不是当丫头，是当头头。当头头。

田婶：咦，见鬼了。我家这头猪怎么长得跟二壮一模一样！

二壮：田婶。我是二壮，是二壮。

田壮：二壮！你怎么会……

二壮：田婶。只要答应我跟小兰的的婚事，我保证帮你家种花。保证让你家富起来。

田婶：二壮啊，别说这些了。过去是大婶不好。只要你答应帮我家种花，别说让小兰给你当媳妇，就真是让我去你家当丫头，我也去。

田兰：妈你答应了。

田婶：我答应了。

二壮：大婶……

田兰：憋包。

二壮：噢，妈！

田婶：哎。

二壮：妈，你要什么彩礼尽管说。

田婶：我啊。什么都不要。就要玫瑰苗。

二壮：没问题。（拿出玫瑰苗）妈，你看——

田婶：玫瑰苗！原来你们——

田兰：妈。

二壮：田兰。今天是情人节。这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是我献给你的。

〔此时响起《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歌。〕

【剧终】

（2002年7月创于云南·昆明）

挑战生存

（话剧小品）

地点：西南地区某国道旁农田边。

人物：杨扬 — 女，22岁，在校大学生。

阿婷 — 女，19岁，应届大学生。

大壮 — 男，30多岁，农民。

〔幕启：午时。国道旁。大壮挑着粪桶，提溜着一块书写着

“招短工一名，工时费三十元”字样的牌子上。

大壮：城里人胃口变化快，让人无法闹明白。昨天还逮啥吃啥胡乱塞，今天是张口闭口全是无公害。赤橙黄绿青蓝紫，偏偏只把绿色爱：什么绿色肉、绿色米、绿色茶、绿色菜，只剩绿帽子没人爱。

〔大壮在路旁路程指示牌下驻足。把招工牌支了起来。〕

〔杨扬背着行囊，身着印有“挑战生存”字样的马甲疲惫地走上。见牌子停下脚。〕

杨扬：“招短工一名，工时费三十元”老板。您这要人？

大壮：没错。

杨扬：什么活儿？

大壮：给菜地施肥。

杨扬：啊，农活儿啊！

大壮：废话。农民不干农活儿干什么？我倒是想造原子弹，政府也得准啊。

杨扬：政府准了，你也得会啊。

大壮：我怎么就……是不会。哎，你是干什么的？没事走你的路。

杨扬：咋没事。我这不是在找活儿干么。能先给口水喝吗？

大壮：（递水）喝完赶紧干活儿去。

杨扬：（边喝边问）大哥。你真的是农民？

大憨：除了逃避公安局抓捕的，谁没事冒充农民怎哪样？要装，最少也要装个省长什么的。

杨扬：省长？哪点象。

大憨：我咋个就……是不咋个像。

杨扬：大哥。我是这么想啊。要是农民都像你一样，那劳动人民的本色还怎么体现啊？

大壮：你当谁生来就特热爱劳动啊？还不都是为了生存。噢，就兴你们城里人使唤人，我们乡下人就不能使唤使唤人了？

杨扬：农民务农那是本份，社会分工不同吗……

大憨：打往，打住！我雇你是来干活儿的，不是上课的。（递过扁担）挑粪去。

杨扬：啊，挑粪！绿色肥啊！

大壮：你们城里人不就喜欢这个吗。

杨扬：大哥大哥。咱们商量商量换个活儿行不？你看你在这大太阳地守着，挺累的。我给您来个保健按摩。

大壮：打住打住。这我懂。你那手指头动两下，我那一片菜就白种了。

〔阿婷身着朴素的服装，肩扛着简单的行李上，见牌子上前。〕

阿婷：大哥。这有活吗？

大壮：嗯！挑粪。

阿婷：我来吧。

〔说完扛起扁担就走。〕

杨扬：（抓住扁担）唉，你懂规矩吗？

阿婷：大姐，你……

杨扬：你什么你。我这儿正跟老板谈呢，你横插一杠子算怎么回事呀你？

阿婷：你也能干这个？

杨扬：什么叫也能呀。

阿婷：大姐，我看你干不了这个。

杨扬：就冲你这么说，我干定了。

大壮：嘿，有意思。

〔大壮索性看起了热闹。〕

〔二人扯着扁担两头，〕

阿婷：大姐，我确实有难外，需要这份活儿。

杨扬：谁不难？再难也得讲个先来后到。

阿婷：老板，我只要二十九块。

大壮：就你了。

杨扬：你这叫不正当竞争。我也会。二十八。

大壮：行。你了。

阿婷：我二十七。

大壮：你了。

杨扬：我二十六。

大壮：你了。

〔二人相继压价，大壮头摆得象拨浪鼓似的。〕

大壮：停！停！知道的说是你俩争活儿干，不知道的人还当我吃了摇头丸。

扬场：我不要钱，给点吃的就行。

阿婷：（急）你……

杨扬：我干完还免费给您做宣传。完后，还送半小时按摩。

阿婷：你……

大壮：你俩都说自己有难处。这样吧，都说说。我听听谁的难处大，这活儿就给谁。

杨扬：老板。（转过身）您瞧我身上穿得是啥？

大壮：抖啥？不就破马甲么？我瞧我这身——“十四匹狼”！

杨扬：“七匹狼”。

大壮：我这衣裳、裤子，俩“七匹狼”。加一块不“十四匹狼”？

杨扬：行行，大哥说多少就多少。我是让您看马甲上的字。

阿婷：“挑战生存”！

大壮：啥意思？

杨扬：这是我们那电视台、报社、大专院校联合举办的一项最影响力的活动。要求参加这项活动的人，身上不带任何吃的东西，当然也包括钱。必须按指定的时间，从广州走到云南昆明。

大壮：有病啊？

杨扬：有病的不要。我是经过严格挑选和培训，打败了无数竞争者才入选的。

阿婷：这一路吃什么？

杨扬：想法子呗。打工，要饭，拉赞助，都行。我还打算剃了这一头青发，写上字，给人做活体广告。

大壮：还说没病呢。

杨扬：实在没辙了，我还有最后一招（亮出一把匕首。大壮吓得滚到地上）——哎，人呢？

〔大壮从地上颤抖着爬起。〕

大壮：别、别、别玩这个。我见着头晕。活儿、活儿就给你了……

杨扬：那怎么行，这不成我胁迫你了吗？话得讲清楚。我们出门前都受过生存训练。实在没辙了，见到蛇，逮着就剥皮。见老虎，杀了就生吃。

大壮：还不知谁吃谁呢。

阿婷：大姐，我有点不明白。开展这样的活动有什么意义？

杨扬：意义？锻炼意志呀，了解社会呀……哎呀多了去了。我讲完了。该你了。

阿婷：我、我今年考上了南方农学院……

杨扬：哪里！南方农学院？我就是南方农学院的。

阿婷：你？大姐……

杨扬：哎，叫师姐。认识一下，我叫杨扬。

阿婷：我叫阿婷。

大壮：真不容易，一下让我碰上俩讨饭的大学生。

杨扬：师妹。这才刚放假，离开学时间还早着呢。你这是……

阿婷：我家在云南的小村子里。那儿人穷。家里没钱供我上学。接到通知书就早早就上了路。想着一路打着工过去，攒点学费，省点路费。

杨扬：走着去上学？

大壮：姑娘，你出门多久了？

阿婷：算着有二十多天了吧

大壮：从云南到我们这儿，怕有一千多里地呢！

杨扬：你……你怎么那么傻呀！有什么困难，社会会帮助你的，学校里的师生们会帮助你的，国家也不会不管的。

阿婷：谁又容易呢。国家也不容易。我从来到这个世上，就一直为了生存在活着。这点难，不算什么。

大壮：姑娘。喝口水吧。

杨扬：(百感交加) 这些日子我一直为自己感到自豪。虽然路上吃了很多苦，也很多次想到了放弃。可一想到成功后，电视台的采访，报纸报导，我都坚持下来了。可今天为什么让我碰上你啊！比起你，我这叫什么挑战生存！

阿婷：不不，不能这样比。我觉得你的选择也是很勇敢的。你要是放弃的话。连我都会看不起你的。

杨扬：真心话？

阿婷：真心话

杨扬：师妹，我向你保证，不管脚下的路有多难，我一定坚持走下去。

大壮：(感叹地) 昨晚看了场电影《神话》。跟你俩比起来也就算个童话。你们俩一个是体验生存，一个为了生存。目的不一样，却走着同样的路。哎，真让人开眼了。这是六十钱，一人三十。就算我对你们的支持吧。

杨扬：大哥，这怎么行。

大壮：怎么，瞧不起大哥？

阿婷：不不，等我把地里的活干了再说吧。

大壮：干啥活？这人啊，该干什么的就干什么去。我是农民就干农民的活，这就是生存的道理。地里的活还是我自己干吧。

杨扬：师妹，我这钱你也拿上。

阿婷：师姐……

杨扬：就这样。师妹，我一路上心里只要有了你，脚下的路再难，我也会坚持走完它。开学后学校里见！

阿婷：开学见！

大壮：你们都赶路去吧。

杨、婷：大哥，再见！

〔两人挥手分头走去。〕

大壮：哎，浇施肥去喽，绝对绿色。

【剧终】

（2003年4月创于云南·个旧）

埋在深山里的乡情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

地点：西南某山村小学。

人物：春兰 — 女，27岁，山村小学老师。

曾今 — 男，23岁，上海赴边疆青年志愿者。

〔幕启：一个象征性的校舍。一架粗制木架黑板，一方粗制讲台，场地一角摆着一些簸墩。〕

〔傍晚时分。春兰捧着一个瓶兰草走上。她小心地把兰草放置在讲台上，轻声对兰草述说着。〕

春兰：妈妈，家里要来人了。你可以见到家乡人了……

〔曾今疲惫地背着行囊走上。〕

曾今：同志，打听个路。黄草岭村小学怎么走？

春兰：这就是黄草岭村小学。你是上海来的吧？来这当老师的？

〔曾今睁大着眼怔怔地四下望着，对春兰的问话毫无反映。〕

春兰：来，先喝口水。

曾今：哎哎。这、这就是黄草岭村小学？

春兰：这是黄草岭小学。

曾今：这真的就是黄草岭小学？

春兰：要我怎么说你才信呢？

曾今：来的时候，只听说是这里条件差。没想到居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差。

春兰：在这彝山上，比这条件差的学校还多着呢。后悔了？

曾今：不不。不就一年吗。艰苦点好。在这种地方能做出点事，那多有成就感。我先给家里、给同学报个讯。

〔掏出手机拨号。

春兰：别费劲了。这儿没信号。

曾今：这……那要有急事跟外面联系？

春兰：从这往前走十里地，到村公所。那儿装了部车载电话。赶上天气不好，信号差，没准还打不通呢。

曾今：这……我发现这里人脑子就是不够用。为什么就想不起来把学校建到村里去？这荒郊野坝的，是建校的地方吗？

春兰：不是想不到，是你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这黄草岭村是个边远小村，方圆十几里有十多个自然村，最小的村只有三户人家。可所有的孩子都只能到这个学校读书。这儿条件差，办寄读的事只是想想罢了。把校建在村公所，有些孩子上学来回得走三十多里地。这个地方最适中，能将就所有的孩子。

曾今：是这样。

春兰：认识一下吧。我叫春兰。也是这里的老师。

曾今：你好你好。春——兰！

春兰：这里满山都是春兰，我妈又最喜欢春兰。说它生命力强，怎么种怎么活，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

曾今：你肯定是本地人？

春兰：这么肯定？从哪儿看出来的。

曾今：从你的谈吐是听不出来的。老师吗，说话肯定跟山里人要有点差别。但从你的着装上可以看出来。贫困山区的人要穿出这种款式，那就是内地人献爱心捐赠的。我还可以看出，捐这件衣裳的人的年纪肯定在六十岁以上。瞧这款式多老。

春兰：是老了点。

曾今：话回来了。在这深山沟里，穿的多好也没必要，给谁看？

春兰：给孩子看。孩子们看见它就会记住一个人。不说这个了。你先休息一下，我去做饭。先住下来吧。我睡哪儿？

春兰：我们这儿就这一间房。教室是它。学生放学了，把行李一铺就是宿舍。厨房还是它。

曾今：那、那你住那儿？

春兰：我也在这。我们一人一个角。

曾今：你跟我住在这儿？

春兰：怎么？

曾今：没没没，我是想，这一男一女的……我这个人，可能经不住这样的考验。

春兰：没关系，我能经得住这种考验。你今年多大了？

曾今：23。

春兰：我28了。你不会找一个大姐姐吧？我也不会让你找一个大姐姐的。再说，你呆一年就回去了，我可是打算在这干一辈子。

曾今：这里、这里晚上不会有狼吧？

春兰：只要你不把我当狼，就没狼了。我去做饭。

曾今：不不不，饭可以慢点吃。你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说说。

春兰：也好。这个学校是六十年代开办的。只设语文、算术两个课程，再就是带孩子们做做游戏。学校开办后，这里就只有一个老师。后来……后来我接了她的班，还是只有一个老师。现在好了。你来了就有两个老师了。孩子们知道你要来，明天见到你，还不知有多高兴呢。

曾今：可我才刚走出校门，从来还没上过讲台。

春兰：明天你就可以上讲台了。

曾今：明天？明天上课，我、我讲什么？

春兰：你可以先跟学生们认识一下，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就可以开课了。讲义我给你写好了。你就先照着讲吧。

曾今：那我得先试试。

春兰：行。我给你当学生。

〔春兰搬来棵草墩坐下。〕

〔曾今惴惴地走上讲台，想把兰草那个地方。〕

春兰：别动。就让它放在那里。

曾今：(清了清嗓) 我叫曾今，男，汉族，23岁。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

春兰：(笑道) 我们不是搞人口普查。亲切点，随便点。

曾今：哎哎。我叫曾今，是个来自上海的青年自愿者。我……我从今天起，就是你们的老师了。就开始教你们读书。

〔春兰鼓掌。曾今也放松了下来。〕

曾今：我来自上海，那里是我国最大的城市。那里的人知道你们这里还很落后，日子过得很艰难。也觉得我们有义务帮助你们。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尽我自己的全力，帮助你们学习知识，让你们早日摆脱贫穷。而我自己也将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因为，我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上海人！

〔春兰听了这话怔怔地呆坐在那里。曾今感到奇怪。〕

曾今：怎么，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春兰：不。说得很好。不过我想纠正你一句话。你，不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上海人。

曾今：怎么，这里来过上海人？

春兰：66年春，一个刚满八岁的支边女孩离开上海，离开了自己的父母来到了这里。这一来，她就再也没回过上海。她在这里建起了这所学校，在这里成了家，在这里……生下了我。

曾今：你！这么说，你也是上海人？

春兰：算是吧。可我从来没去过上海。也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是什么样。

曾今：那你妈妈呢？

春兰：有一年山洪暴发，我妈她怕来上学的孩子途中会出事，放学后护送他们回家。在经过一条箐沟时，为了试试水深，让洪水给卷走了。

曾今：她……春兰。象这样情况，政府是可以照顾你回上海的。

为什么你还呆在这里？

春兰：我能走吗？我妈走时什么也没给我留下，只给我留下了这个学校，这群孩子，还有这瓶春兰草。我妈放不下他们，我能放得下他们吗？

曾今：你，就没想过回上海看看吗。

春兰：我爸死的早。我一直跟着妈。跟山里的孩子一样，他们学什么，我就学什么。今天说是一个老师，其实我连一个小学文化程度都达不到。教了这么些年书，也就是个民办教师。一月三佰多块钱，除了吃穿全用在给孩子们买教材上了。哪还有钱回上海。我妈就是这样做的，我也这样做，我不后悔。我恨只恨我自己没能耐，没教好这些山里的孩子，没法让他们走出这大山哪！

曾今：春兰！

春兰：我妈生前老在念，说能在这碰到个上海人该多好啊。今天你来了，也算了却了她的一桩心愿。我今天把这瓶兰草放在讲台上，就是想让她见见家乡人，听听家乡人说话。而且是在教孩子了读书。

曾今：我讲，我这就讲。

〔曾今庄重地走上讲台。春兰在草墩上坐下。〕

曾今：我叫曾今。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我是第……（抚摸了下兰花草）第二个……（看了一眼春兰）不，第三个来到这里的上海人。但我相信，我决不会是最后一个来这里的上海人！

【 剧 终 】

（2002年6月创于云南·文山）

天使的心愿

(话剧小品)

时间：2003 年春。

地点：琳子的住家。

人物：张君 — 男，某公司职员。

琳子 — 女张君的小姨妹。

维维 — 张君的女儿，十八岁。

〔幕启：台上设一对沙发，茶几，电话。〕

〔傍晚时分。琳子押着维维上。〕

琳子：进去。我说维维，你就不能让小姨省点心吗？

维维：我哪儿让你操心了？

琳子：现在什么时候？你瞧人家，为了防“非典”，在路上逗着亲妈都当不认识。你倒好，提个大话筒站大马路间。

维维：小姨。人家是学校义务普法宣员。我们那是对路人宣传有

关“非典”时期的相关法律知识和预防“非典”的小常识。

琳子：(拿起喷筒喷药)你当“非典”病毒跟你沾亲带故，光找不找你啊？别人

维维：小姨。人在屋里你喷什么药。

琳子：今天情况不同。等会儿，你爸爸很有可能会来这里。

维维：爸爸回来了！怎么没打电话告诉我？

琳子：他还敢打电话？据可靠消息，昨晚，他乔妆打扮，乘着风高夜黑，悄悄潜入我市。

维维：你说的这是我爸吗？小姨，匪警片看多了吧。

琳子：我跟你说正经事呢。你爸偷偷回来的事，他公司里已经知道了。正派人到处逮他呢。

维维：爸爸做坏事了？

琳子：搁平时吗，这也说不上是个什么事。可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爸这次出差的地方就是疫区，一呆就是两个多月，身上怎么也得带一两个病毒吧。

维维：爸爸干吗要躲起来？

琳子：那还不是想着你，不放心你。维维，自从你妈她去了“非典”专治医院，把你交给了我。这两个月里，小姨我是提心吊胆的。那头怕你妈出事，将来你没着没落的；这头又怕你有什么事，我……

维维：小姨，我什么都听你的，不会有事的。爸要来这里，我会劝他去隔离观察。

琳子：记住。一要大义灭亲；二要随时跟他保持两公尺以上的距离；三不准碰他带来的东西；四不能跟他走。最后一条，把这戴上。

[拿出一个专用口罩丢给维维。

维维：这是什么？(试了一下，摘下)挺好玩的吗。下回开化妆舞会，我就拿它扮猪八戒。

琳子：这是玩得吗？这是防“非典”的专用专用口罩。为弄这玩

意，小姨我费大事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些，先洗手去。
哎，昨天电视上说这手要怎么洗？

维维：洗手啊要分六步。先是手掌对搓，然后洗手背，接着是指尖、指缝；那个大拇指要单独搓一搓，最后洗手腕。

琳子：啊，这是洗手啊？怎么觉得象是洗猪蹄。

〔张君上，按动了门铃。〕

琳子：（一惊）快，把口罩戴上。

维维：我手还没洗呢。

琳子：哎呀，还洗什么手。站那头去。我去开门。记住两公尺！

〔琳子端起喷筒走到门前，猛地拉开门，举起手中的喷筒对着张君上下乱喷。〕

张君：琳子，你这是……啊欠！

琳子：维维小心，施放病毒了！

〔琳子抓起一块手巾堵住嘴。〕

张君：不、不是。琳子，医生说了，我得的这是非典型性……
啊欠！

〔琳子慌地把手中的手巾捂住嘴。〕

张君：……琳子，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医生说了，我得的是非典型
鼻炎。让你这药水一刺激，这不就……啊欠！

〔琳子松了口气。〕

〔维维摘下口罩连连咳嗽。〕

琳子：（大惊）怎么了维维，不会这么快就传染上吧！

维维：不、不是。小姨，我戴这东西喘不上气。

琳子：哎哟，差点没把我给吓死。（对着张君）你来这里干什么？

张君：我、我来接维维。维维。

维维：爸爸！

琳子：站住！保持两公尺距离。

张君：我给她带了点东西。

琳子：放在地上。往后退。再退。

张君：哎哎……怎么像黑社会似的。

〔琳子向前对着地上的物品喷了几下消毒药水。〕

张君：你这是干什么！那里面有吃的东西。

琳子：只要是你提进门的东西，你前脚走，我后手就把它扔出门外。

张君：琳子，大家都放松一点。我也不算不明事理的人。对“非典”的危害性我是很清楚的。在外出差这两个月，我板兰根是一天十袋，口罩是时时都戴，见了熟人两手插裤袋，歌舞厅大门是从来不迈，一天三顿是从不出外，外加我还上香求了玛祖奶奶。我敢发誓，保证没有染上“非典”。

琳子：染没染上你说了不算。张君同志，我正式通知你。你们的头来电话说了，让你立刻到指定的地方隔离观察。若敢违抗，格杀无论。

张君：这是我们领导说得话吗？

琳子：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

张君：我跟你说明也没有什么意思。维维。

维维：爸。

琳子：站住！两公尺。

张君：维维，你马上就要考大学了。你小姨是个单身，她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更不用说照顾好你了。跟爸爸回家去吧。爸爸可以照顾你生活，还能辅导你的功课。你要是想妈妈了，爸就带你到动物园里去看猴子。

琳子：怎么说话的，我姐还不如猴啊？

张君：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是让她分散一下思念之情。

维维：爸，这就是你没文化了，爱滋病就是猴子传播的，埃博拉病毒也是它传播的。

琳子：没错。就连“非典”，也是你出差地的那些人吃猴脑吃出来的。这都闹不懂，还臭摆呢。

张君：是的。猴子毛病是很多，但它比起你来要好的多。你说你吧，正经读书没读几年，正经衣服没有几件，正经朋友没有几个……

琳子：你！shit(狗屁)！

张君：看看，就会这么一句英语，还是骂人的话。

维维：爸。你怎么这样说人家小姨呢。人家小姨为了我，把工作都辞了。

张君：不就是个临时工吗。

维维：小王哥哥几次约她，她都没去。现在人家把她给甩了。

张君：不就是个卖肉的吗。

维维：小姨她怕我想妈妈，还给我买了电脑。

张君：你爸我不是买不起电脑，是怕你玩电脑影响学习。就凭那点电脑水平，只能教你打打游戏。

琳子：打游戏怎么啦？没听人家说啊，学外语要先从骂人学起，学电脑要先从打游戏学起。

张君：你也就这么个层次了。身体健康固然重要，但心理健康更加重要。维维跟着你我不放心。维维，跟爸爸回家。

维维：爸。你就听小姨的劝吧。隔离观察不就一个月吗。

张君：人学好要学一辈子，学坏一天都要不完。维维，跟爸走。

琳子：你敢！

张君：笑话。我带我的女儿走，有什么敢不敢的。

琳子：张君！见着楼下路边站着的那些打工仔了吗？我一人丢上五块钱，用不了两分钟，你也就不用去隔离点了，直接进医院吧。

张君：你威胁我！

维维：爸，我不会跟你去。妈走时让我听小姨的。

张君：别提你妈。这事都怪她。人家医院有些人，宁肯辞职都不去“非典”治疗组。她倒好，还自己抢着抢着报名去。

维维：爸，你怎么这样说妈妈呢。妈妈她自愿报名去“非典”专治医院，连市长都三天两头的都去看望她们。学校里，老

师、同学谁不夸我妈，都说她是白衣天使。

琳子：不像你，自己不要命，还想害别人。

张君：我……琳子。我刚才说的话是有点不冷静。

琳子：何止一点。

张君：这段时间也多亏你照顾维维，也花了不少钱。经济上的失
我会加倍补偿你的。

琳子：你、你给我滚出去！

张君：怎么，我又说错什么了？

琳子：这是钱的事吗？要是为了钱，我在这儿跟你费什么唾沫直
接打个 120 举报电话，就可以领 800 元奖金。

张君：我承认，你们说得都在理。可是理再大，大不过情啊。

琳子：你……真弄不懂我姐哪股筋岔了，嫁你这么个东西。
你是在犯法。

张君：笑话。我犯哪条法了？

琳子：哪条？多了。先说第五条。这第五条……维维，你上！

维维：为应对“非典”这一突如其来的大灾变，最高人民法院、
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有关“非典”法律适用解释，涉及
刑法 30 个条文和 30 个罪名。我一条一条跟你细说……

琳子：不用细说，捡一条够抓他说说就行了。

维维：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中
规定：拒绝接受隔离治疗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张君：维维，你从哪儿听说的这些东西？

维维：怎么是听说的。我是学校义务普法宣传员。

张君：这……

〔茶几上电话铃响。琳子接电话。〕

琳子：“姐！是你吗！”

维维：妈妈！（抢过电话）“妈妈。我想你。你在哪儿好吗？嗯，
嗯……爸爸？他、他回来了，现在就在这里。嗯，嗯。”
爸，妈妈让你听电话。—

张君：我……

琳子：别摸电话！（琳子说着按下免提）姐，有什么话你就说。
我们都在听着呢。

〔画外音〕“张君，我知道你回来了，也知道你现在这样做是为了维维。儿女之情世人皆有，本无可非议。可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在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情再大，大不过理；理再大，大不过法呀。我知道你对我自愿报名到 SARS 专治医院的事有情绪。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一个人，特别是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不但要爱护自己的家，还要爱护天下所有的家！”

维维：妈——我爱你！

琳子：姐——你要保重啊！

〔张君慢慢转身提起东西，向门口走去。〕

维维：爸。你这是要去哪儿！

张君：你妈说得对。为了天下所有的家，我这就去隔离观察。维维，听小姨的话。

维维：爸——

张君：两公尺，两公尺。

〔维维、琳子目送张君走下。〕

【剧终】

（2003 年 7 月创于云南·个旧）

警网情深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

地点：西南某地监狱男监二监区。

人物：一号 — “女警网络教育中心” 警官。

八号 — 二分区监区一级宽管男囚。

四号 — 二分区监区一级宽管男囚。

〔幕启：舞台左前侧为 A 光区，象征着二监区“心理咨询室”，光区内设一可视语聊电脑台；舞台右偏后侧高点为 B 光区，象征监狱“女警网络教育咨询中心”。光区内设一可视语聊电脑工作台。电脑台上有一号标志。〕

〔A 光区灯亮。傍晚时分。身着囚服，胸前挂有红色一级宽管标志牌，肩上套着“监督岗”袖套的八号走进“心理咨询室”，在电脑前坐下，熟练地打开电脑。点击。〕

〔B 光区灯亮，一号女警端坐在工作台前。〕

一号：我是一号，欢迎咨询。

八号：我是二监区八号。

一号：不用介绍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已经是第三次跟我交谈了。今天您想谈点什么？

八号：《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第三章、第五节、第 79 条规定：钻机距离堆放爆炸品处不得小于五十米。今天有张拉炸药的车，由于仓库满无法卸车，暂时停放在仓库门前。车身宽加车身离墙距离是五米。这样，钻机安全停放距离也应顺

延五米。请您务必马上把我的意见转告工地管理干部。

一号：好的。我会马上把你的意见反映给有关部门。不过我想问你一句，为什么你自己不直接向管教干部反映问题呢？

八号：我……请原谅。我现在还没有面对别人说话的勇气。也没这个资格。下次见。

〔八号关机。B区灯光灭。〕

〔四号走了进来。见到八号转身欲去。想想又转回。〕

四号：（掏出条子交给八号，没好气地）把机子打开！

〔八号默默地接过纸条看了看，打开机子。转身出门。〕

〔四号点击一号。B区灯亮。〕

一号：我是一号，欢迎咨询。

四号：警官。我、我心里憋气。

一号：心里憋气就是心里憋着话，话说出来气就顺了。为什么不找管教干部谈谈？

四号：那是恶气。我怕我一开口说话难听，万一管教干部不理解扣了我的分，春节回家探亲的努力就全泡汤了。

一号：那就跟我说说吧。

四号：我们监区前些天进来一个犯人，真是个怪人。只知道他姓张。十多天了，只闷头做事，没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

一号：新犯人刚进来，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

四号：可我就想不通。我进来改造都七年了，去年才混到个一级宽管。可他才一进来就是一级宽管。管理干部让他进了罪犯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让他当了监督岗小组长，还让他管理这个心理咨询室。

一号：这心理咨询室的管理是个技术性工作，交给你你能管吗？

四号：我怎么就……我是管不了。不说其它的，单讲这编号，八号！按外头的说法就是“发”。我呢，四号，一念起来就是“死”。

一号：这是迷信。

四号：是是。我也知道是迷信，可一听到这人家念“四”心里就别扭。

一号：你说的八号犯人我接触过。他并不是像你讲得跟什么人不交流。这些天里，他每天都会在网上跟我交谈几句。就在你进来前，他还跟我交谈过。

四号：刚才？他跟你说了什么了？

一号：对不起，这不能跟你说。我们有为服刑人员保密的义务。

四号：他肯定是告我的状了。

一号：请不要乱猜测。他只是针对今天工地发生的情况，提了条工作上的意见，我们已经替他向有关部门作了反映。

四号：他这是恶人先告状。

一号：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他只是纯粹地反映问题，没有涉及任何人。

四号：可我是当事人，也应该听听我的意见。

一号：我也想知道事情的过程。能跟我说说吗？

四号：八号他今天是以监督岗小组长的身份第一次上工地。收工的时候，我按平时停放钻机的地方停放钻机，可是他挥着小旗，吹着哨子，硬是指挥着要我把钻机挪到原停放位几米远的地方去。我没理他。他就急了，拦着路不让我走。我推了开他就走。我真的只是轻轻地推了他一下。谁知他就火了，伸手抽了我一大嘴巴子。

〔四号说着冲动地站了起来。〕

一号：坐下。你的头不在了。

四号：头不在了？我的头好好的呀。

一号：对不起，我用词不准确。我是让你坐下来，否则我在屏幕上见不到你的头像。

四号：噢。（坐下）警官。他也不打听打听我是怎么进来的。我们村的赖三，号称泰森第二。欺负我女朋友，我一棍子下去，你说怎么着？现在说话还淌口水呢。要是在外面，我

哪儿受得了这个气，我早他妈的……

一号：四号，注意语言文明。

四号：是是。我错了，不该说脏话。

一号：你没还手吗？

四号：没有。绝对没有。我好歹比他早进来几年，多受了几年教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一号：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四号：我首先想到，我即将和女朋友见面。不不，我说错了。我首先想到多年的改造和监管干部对我多年的教育，还有…
…

一号：别紧张。首先想到女朋友也没什么错。亲人对你的期盼，也是改造的动力。你对春节获准回家探亲有信心吗。

四号：有，有信心。我现在的积分是全队最高的。

一号：积分高并不说明所有的问题。

四号：怎么？我哪儿有问题吗？

一号：今天的事，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四号：我？我连挨了一个巴掌都没还手。

一号：八号是监督岗小组长，你为什么不听他的调度？

四号：那么多年，钻机都是停放在那个位置。他凭什么第一天来就让我挪地方？

一号：今天情况特殊。你为什么就不能让他说明原因呢？

四号：特殊？警官，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背景？请告诉我，让我心里有个底，别冤里冤枉的吃哑吧亏。

一号：他跟你一样，都是服刑人员。在我们这里，任何我觉背景都无权得享受特权。不过，我觉得你应该主动找他谈谈。

四号：我？找他谈？（B区灯光灭）警官……哎，警官！警官！

（跑出门外）八号——八号——（八号上）这机子怎么了？

我话还没说完呢，机子怎么一下图像、声音全没了。

八号：（走到电脑前看了看）线路堵塞。

四号：哎，你别走。多少天了，就听你说了这么一句话，还是句让人听不懂的话。我求你了，跟我说清楚，什么是线路堵塞？

八号：线路跟马路一样，走得人多了就会堵塞。过一阵就好了。

四号：哎，老张。别走。

八号：还有什么事？

四号：我、我想跟你谈谈。

八号：我不想谈。

四号：不用你说。我说。您听着，行吗？（八号在咨询室凳子上

坐下）您抽烟。

八号：咨询室不准抽烟。

四号：是是，我忘了。刚才，为了今天的事，我跟一号警官谈了心。她说了，今天这事我也有错。

八号：她说？你说呢？

四号：我这不是不明白吗。刚想问个究竟，又碰上这电脑出事。

八号：你真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四号：知道我还能跟你过不去吗。

八号：我问你，钻机离炸药堆放的地方应该保持多少距离？

四号：这我知道。不少于五十米。我从来都是这样做的。现在停放钻机的地方是经过精心测量的。

八号：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炸药库前临时停放了一辆装满炸药的车？

四号：没有。不，好象是有一张车。

八号：现在钻机停放的位置离拉炸药车的距离还有五十米吗？

四号：我、我没想过这个。看来真是我错了。

八号：这个错不在你，在我。是我没把理由说出来。你错是错在不服从管理。我在工地是什么身份？

四号：监督岗小组长。

八号：那你为什么不服从我的调度？

四号：那你就更应该把话跟我说清楚。

八号：(口气缓和了点) 我知道你这么些年来一直在努力改造，
想争取今年春节能够得到特批，回家和女友相会。当时的情况是你已经做出了抵触举动，我要是叫来监管干部，说明原因，你就会被扣分。还可能会影响你春节回家。

四号：什么？你、你是为了这个才打了我一巴掌？

八号：也不全是。我是不能容忍这种行为。

四号：我真不明白，你这么好人怎么会进到这里来。

八号：我不是好人。是罪人。

四号：我找管理干部说去。今天这分应该扣我的。

八号：站住！

四号：老张，你刚进来可能还不清楚，扣分会影响你减刑的。

八号：我知道。减不减刑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我没脸出去了。

四号：你能告诉我，你在外面是干什么的？

八号：矿长。

四号：矿长！

八号：国营煤矿的矿长。

四号：矿长怎么会进这个地方？

八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是句空话。犯了罪别说是矿长，就是厅长、省长也一样要受到法律的惩处。

四号：那、那你犯得是什么罪？

八号：渎职罪。

四号：没听说过有这种罪。我只知道有故意伤害罪、强奸罪……

八号：我的罪过比他们大！十七个人哪，十七条生命啊，全葬送在我的手里！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矿道安全检查员告诉说坑道顶部煤层有松动现象。可我为了完成任务，只是让人简单地处理了一下，就让矿工们继续挖。没多久矿洞坍塌了，我和一百多个矿工全都被埋在了里面。后来抢险队把我们救了出来。我是从死到生走了一遭，可还有十七名矿工再也没能走回来。法律追究了我的责任。开始我感到委屈，心里不服。心想，我也是为了生产，我也被埋在了坑下。可当我看到到庭的矿工遗属们那一张张悲怆的脸，

我给他们下跪了。

四号：老张。别说了。都是我的错。我找管理干部把事说清楚。

这分要扣，只能是扣我的。

八号：不行。你等今年春节这一天，已经等了五年了。

四号：可今天要不是你，万一要出个什么事，我还要在里面等好些年呢！

〔此时电脑线路畅通，B区灯亮。〕

一号：四号，四号，你还在咨询室吗？

〔四坐到电脑前。〕

四号：报告警官，我还在咨询室。

一号：刚才是线路堵塞。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谈话了。

四号：谢谢您刚才的开导。我刚才跟八号交了心，我现在不郁闷了。以后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我再来找你。

一号：我还想送你一句话：安全就是一切，安全就是幸福！

四号：谢谢您，警官！

【剧终】

（2006年创于云南·小龙潭）

认 亲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

地点：某地政府机关宿舍楼前。

人物：老韩 — 退休干部。

田婶 — 退休职工。

农梅 — 壮族农村女青年。

〔幕启：住宿区的休闲地，有石桌、石凳。〕

〔清晨。老韩正在晨练。〕

〔田婶拿着几张门缝广告嘟嚷着上。〕

田婶：这些个挨千刀的，成天往门缝里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老韩：田婶，怎么一早起来就骂街，什么人得罪您了？

田婶：什么人？我要知道就好了。老韩啊，这年头做生意的是什想得出来，成天往门缝里塞这东西，你看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第一春”、“第二春”、“又一春”的，就像这世上的男人都进入了冬眠期似的。

〔田婶说着就往外走。〕

老韩：唉，你干啥去？

田婶：把它扔远点，回头让孩子放学回来见到了才叫麻烦呢。

老韩：哎哎，别丢，别丢。交给我。

田婶：你？你要这东西？哎，这上头写得东西你看了没有？要多恶心有多恶心。这张，就这段“三陪小姐陪惨了”——这是正经做生意吗？整个一个黄色刊物。

老韩：叫你放着就放着。

田婶：哟，我糊涂了，这儿还真有人需要春天的。老韩啊，你爱人走的早，现在又一人退休在家，是该找个人做做伴了。说，看上哪个老太太了？只要不是插足，我给你说去。

老韩：你胡说什么啊你。

田婶：咋胡说呢？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是一春一春又一春的，你正里正份的来个第二春，谁会说话啊？

老韩：田婶，不就是跟你要这么张废纸吗，咋就能说出那么些个话来？告诉你，我这是废物利用，拿去当废纸卖。

田婶：卖？……老韩啊，有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跟我家老田一样，都是当过副局长的人。现在虽说退下来了，也不至于缺这俩钱花吧？成天在垃圾堆里翻来翻去，不说给自己留点面子，也得给政府留点面子吧。

老韩：跟你多说也没用。告诉你吧，我还真是就缺这俩钱了。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去。

田婶：行行，算我多嘴。不过我还得多一句嘴，这个月你的电费是二十五元，水费十四元、物业管理费十九元，一共是五

十八元。

老韩：不会吧？我这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田婶：二十五元这叫多啊？看我家的，九十九元九角九，差一分就一百了。

老韩：不会的。我一不用炊电，二没冰箱，三没音响，就一台电视机，每晚九点就歇了……

田婶：行了行了，让人听了象生活在旧社会似的。

老韩：跟你说话费劲。把电费登记本给我，我自己去查一下。

田婶：你……

〔老韩拿过本子转身走去。〕

〔农梅背着一个收废品的篓篓走上。〕

田婶：唉，干什么的？

农梅：大婶，有空酒瓶、废报纸吗？

田婶：收破烂的。（打量了一下农梅）啧啧，可惜这付模样了。

姑娘，哪个地方的？

农梅：广南那伦的。

田婶：哟，那可是个穷地方。

农梅：大婶您去过。

田婶：我没去过，可我听说过。我家老头在那儿当过扶贫工作组。

农梅：那大叔一定是个大干部了。

田婶：不大，也就是个副局长。现在退了，什么也不是了。

农梅：大婶，我跟您打听个人。他姓韩。

田婶：韩？这天下姓韩的多了。你要找得那个姓韩的就一定住这楼里？

农梅：我有他的地址，一路打听来的。人家说，他就住这个楼。

田婶：你俩是亲戚？

农梅：我倒是想认这个亲，可人家……

田婶：难到是……哎哟喂，这“春天”说来就来了唉。姑娘，今

年多大了？

农梅：十九。

田婶：哎哟，这也太嫩了。

农梅：大婶，你说什么？

田婶：噢，没没，我什么也没说。姑娘，你跟老韩是咋认识的？

农梅：先是他寄钱来给我，后来又常给我写信。

田婶：信呢？我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农梅：信我没带，就带了信封。

田婶：(接过信封看了看)没错，还真是他。姑娘，他给你写了多长时间的信了？

农梅：有六年了吧。

田婶：六……(掰着手指一算)那时你才十三岁？好你个老韩，你竟敢拐搭未成年少女！

农梅：大婶，你说什么呀你。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

田婶：那是咋回事？

农梅：大婶。六年前我考上了初中，可家里贫寒，实在拿不出钱来。有一天，乡里干部说城里有些人愿意出钱扶持农村的孩子上学，乡里决定分一个名额给我。六年里，韩叔他每月都把钱准时给我寄来，还常来信鼓励我好好学眼下我高中毕业了，家里人说，这些年用了人家那么多钱，总得给人家当面道个谢吧。我、我这才找来的。(说着从竹篓里拿出

包糕点来)大婶，能找到他就好。我、我不想见他。就请你把这我这点心意转交给他吧。就说我农梅这辈报答不了他，下辈子做牛做马也会报答他的恩情的。

田婶：(叹息了一声)姑娘，你说的这个老韩他真是个好人。不过我们这里的这个老韩绝不会是你要找的那个老韩。

农梅：怎么，这里还有其他姓韩的？

田婶：不，这里就一个老韩。可这个老韩，怎么也难让人相信他

就是你说的那个老韩。这个老韩，哎哟那个抠哎，一分两分的都能跟人家卖菜的争半天。

农梅：这……

田婶：说着他还就来了。你看，是他不？

农梅：我、我没见过他。

田婶：姑娘啊，您先别冒冒失失的认，等我盘间盘问。

农梅：嗯。

〔老韩一手拿着本子，一手拎着一令废纸上。〕

老韩：田婶，我说你搞错了吧。看走了一个数，多算了三度电。

田婶：三……我说老韩，三度也叫错了啊？

老韩：怎么不叫错，差不多一元钱了。

田婶：好好好，这月电费已经算好了，总不能为了你这三度电重新算一回，重新收一回吧？

老韩：那你得记好了，别到下个月又扯皮。

田婶：扯啥皮？不就几角钱吗。

〔老韩突然见到农梅。〕

老韩：这是……

田婶：噢，收废品的。

老韩：巧了，省得我跑一趟了。姑娘，这废纸怎么收？

农梅：两、两角吧。

老韩：两角？人家收购站都给两角伍。

农梅：那、那就两角伍吧。

老韩：行。拿秤来我自己称。有些个小贩就会在秤上玩名堂。

〔老韩把秤拿过去自己称。〕

田婶：（把农梅拉到一旁）我没瞎说吧。

农梅：大婶，能不能再给问问？

田婶：再问……好好，我再去给你问问。

老韩：姑娘，看好了，十斤零二两。

田婶：二两就别算了吧。

老韩：那咋行，伍分钱呢。

田婶：好好好。老韩啊，咱们先不说这二两。刚才啊，有个姑娘来找你。

老韩：您少拿我开心，行不？

田婶：咋是拿你开心呢？人家姑娘说了，是从广南那伦乡来的。

老韩：哪、哪里？

田婶：看看，眼睛都亮了不是。

老韩：哎呀田婶，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快告诉我，她人呢？

田婶：你急什么？

老韩：能不急吗？她叫农梅，是个农村孩子。今年考大学，我这不急着想知道她考上了没有。

农梅：韩大叔！

老韩：姑娘，你一一

农梅：韩大叔。我、我就是农梅。

老梅：你是农梅？

田婶：没错。我早就替你问清楚了，她就是你资助上学的那个农村孩子农梅。

老韩：孩子，先别哭。告诉叔叔，考上大学了吗？

〔农梅从怀里掏出录取通知书递了上去。〕

农梅：大叔。

老韩：西南农学院。好，好啊，农梅，你让我放心了。

农梅：韩大叔，我不想去上学了。

老韩：怎么？

农梅：不能再拖累您了。我这回来都看见了，大叔你日子过得也不容易。见到了大叔也就了了心愿了。我没吃过糕点，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这盒糕点就权当是我的一点心意了。

老韩：说什么话啊孩子，你真当我为难啊？放心吧，上大学的钱我全给你备下了。

田梅：大叔……

老韩：别说，什么都别说了。大叔我是过惯了省吃俭用的日子，可该花钱的时候大叔是舍得。你来就来了，乱花钱买这

些个东西干啥？哪儿买的？我带你去把它退了。

农梅：韩大叔，你……

田婶：慢、慢点！老韩啊，省得我自己跑一趟了，这盒糕点就让我吧。姑娘啊，这是糕点钱。

〔田婶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放进农梅手中。〕

农梅：大婶，这钱太多了。

田婶：收下吧。大婶身上没带多少钱，这些钱你先拿着，回头等老头子回来，再上银行给你取点去。

农梅：大婶！

田婶：老韩啊，你冤枉人家孩子啦。这孩子可没乱花钱。你还看不出她是一路收着废品过来的。

老韩：农梅，真难为你了。这不是你做的事，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书念好。这背篓就留给我吧，收废品的活儿我来做。

农梅：大叔！

〔农梅一头扑进老韩的怀里。〕

〔这边田婶两眼也湿润了。〕

田婶：这个老韩，真是的……

【剧终】

寻找失去的家园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

地点：西南边地。

人物：普大叔 — 五旬上的老护林员。

阿 宝 — 年青的探险寻宝者。

〔幕启：午时。色彩给人一种炽热感。舞台一隅有一人字型简易草棚。〕

〔普大叔挥动着锄头正在挖树坑。〕

〔一身探险者装束的阿宝四下搜寻着走上。见到普大叔顿时泄了气。〕

阿 宝：哎，怎么又是个人呢？

普大叔：小伙子，怎么说话的？

阿 宝：你为什么不是只老虎？

普大叔：老虎？我真要是只老虎，还不把你吓死。

阿 宝：吓死？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是一百万啊。

普大叔：一百万？（仔细地看了看阿宝）来来来，小伙子，坐下

歇歇。喝口水。（掏出手机）“喂，厂部吗？我是老普。

我在山捡了个人。”

阿 宝：捡了个人？在哪儿？

普大叔：（边打量阿宝边说道）背个旅行包，打扮的怪怪的，满

口胡言乱语。”

阿 宝：你这说谁呢？

普大叔：“啊？长啥样？中等身高，瘦瘦地，脸上脏兮兮的，看不清模样。”

阿 宝：你说我啊你！

普大叔：“什么？偷越边境的？不像。那傻样儿就是跑出了，我估计哪个国家都不会要。哎喂，你派几个人在街道的墙上、电线杆上都去找找，看看有没有最近贴出的，寻找因神志不清离家出走人的寻人启事。哎哎，好，我会把他看牢的。”

阿 宝：你当我神经病啊！

普大叔：怎么，你还以为自己正常啊？

阿 宝：我是出来找老虎的。

普大叔：正常人有出来找老虎的吗？

阿 宝：啊呀，你不懂。正常人当然不会去找老虎。可有人悬赏一百万元找老虎，那就是两回事了。有这一百万，不正常的人也会变成正常人的。

普大叔：病带真了。

阿 宝：哎呀，跟你说不清。我找我的老虎去。

普大叔：什么？你还想走。

阿 宝：你、你要干啥！

普大叔：小伙子。这儿是边地。弄不好迷了路，连个要饭的地方都没有。大叔不让你走是为你好。

阿 宝：有病啊你？

普大叔：这又对了。凡有精神病的人都认为别人有病。

阿 宝：你……我不跟你说。

普大叔：哎，你还想走！

阿 宝：你、你这是干什么？

普大叔：先告诉你一声，我这不是非法拘禁。特殊情况特对待。为了你的安全，只能先把你捆起来。我已经山下人联系上了，等下会来有人来，保证把你安全回家的。

阿 宝：你、你……

普大叔：哟呵，力气还挺大的。你别想跑。告诉你，别说你是个人，就是只老虎我也能把捆起来。

阿 宝：什么老虎？哪儿有老虎？

普大叔：别动。

阿 宝：不动不动。大叔，你怎么捆都行，只要告诉我哪儿老虎就行。

普大叔：好了。看你再跑。

阿 宝：我还能跑吗。大叔，我可是心甘情愿地让你捆的。现在该告诉我哪儿有老虎了吧？

普大叔：你小子怎么老打听老虎干啥？偷猎的？

阿 宝：偷猎？我敢吗。逮着要枪毙的。

普大叔：咦，看你也不糊涂啊？

阿 宝：哎哟，我本来就不糊涂。

普大叔：那你一人在山里瞎转个什么？

阿 宝：我，咳。怎么跟你说呢。你把我包打开。对对，这里面有张报纸。对对，就这张。看看那头块文章。

普大叔：(念)“悬赏百万元，寻找新疆虎。”咦，还真有事啊？

阿 宝：据说那新疆虎啊已经绝了种，可有些人就是不信。为了了解野生动物资源，特地悬赏百万元寻找它。我从新疆那头开始，朝着西南一路找到这儿的。一路也见到了几只老虎，可人家说不算数。

普大叔：为啥不算数？

阿 宝：动物园里养的啊，人家要的是野生虎。再说，我见的那也不是新疆虎。

普大叔：你认识新疆虎？

阿 宝：不认识。

普大叔：那你怎么找？

阿 宝：可我认识钱啊。一百万呢！

普大叔：(边说边给阿宝解开绳)小伙子，别异想天开的。回去想点正经事做做，

阿 宝：正经事？那能找几个钱哪。挣大钱的办法我想过不少。我想在网上抓逃犯，奖金太少才一两万；我想去抓本

拉·丹，可又去不了阿富汗。

普大叔：小伙子我告诉你。全世界老虎分八个亚种，由于们滥捕滥杀，其中的巴厘虎和爪哇虎早就绝种，其它虎种也不多了。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新疆虎。生活在新疆的虎叫波斯虎。

阿 宝：波斯？怎么又是阿富汗。看起来值钱的东西集中到那里了。

普大叔：这里是西南，要有也只能是孟加拉虎。

阿 宝：我说大叔，你怎么懂得这么多，一定是个家专。

普大叔：专什么专家，我只是个看林子的。

阿 宝：看林子的？

普大叔：你可别小看看林子的。要想看好林子，得学很多知识。春季植树，夏季育林，秋季治虫，冬季防火；宣传政策，制止滥伐；保护动物，严禁捕杀。

阿 宝：要干那么些事啊，一月肯定能挣不少钱吧？

普大叔：我一月退休金也就几百元。

阿 宝：几百元？那有什么干头。干脆，我俩去一趟阿富汗，新疆虎、本拉·丹，随便找到一个就用不完了。

普大叔：小伙子，别再做梦了。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个心回家去吧。

阿 宝：回家？唉，没有新疆虎，又去不了阿富汗，我不回家还能怎么办。

普大叔：小伙子，你怎么还往前走？

阿 宝：看着这天也晚了，往回走怕走不出不林子。前面有个村子，我上那儿住一晚。明天再下山。

普大叔：谁告诉你前面有村子？

阿 宝：这前面不远应该有个沙河村吧？

普大叔：沙河村……

阿 宝：大叔，大叔，你这是怎么了？

普大叔：噢噢。哎，好久没听人提起这个地名了。小伙子，别走了。这里就是沙河村。

阿 宝：这里就是沙河村？（查了查手中的地图）不对呀。地图

标着，沙河村旁应该有条河啊。

普大叔：没错。原先这里是有条河，叫白沙河。河边个村，叫沙河村。二十多年前，这条河和这个村一块消失了。

阿 宝：一条河，一个村，说没就没了？

普大叔：当然不是一下就没了的。沙河村原来是是个美丽的小村，绿树环抱，清水常流。村里人无知啊，祖祖辈辈就知道伐木赚钱。后来这里的山秃了，水干了。二十年前一场大泥石流，就连这村子也没了。

阿 宝：大叔，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普大叔：因为我就是沙河村人。我现在户口本上填得还是沙河村人，可地球上再也找到白沙村这个地方了。后来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主动要求当了一名护林员。每天除了转山林，就是在这里种树。我想让这里的山头再绿起来，让河水再流起来。重新找回我那失去的家园，重新找回沙河人。

阿 宝：大叔，我这一趟算没白走。回去后，我一定要把白沙村的故事讲给所有的人听。

【剧终】

(2003年5月创于云南·蒙自)

问道于盲

(话剧小品)

时间：当代。

地点：某县城。

人物：王县长 李局长 盲女

〔幕启：舞台上设一路排行道椅。一旁设一警示牌，上书下水道口无盖，行人小心！〕。

〔四更天。县城街道上。王县长蒙着双眼，手持盲杖，一瘸一拐地顺着盲人通道摸索着走上。李局长担忧地地紧护其前后。〕

〔李局长见王县长走近警示牌，忍不住提醒。〕

局长：小心！

县长：(愠怒地) 叫你别提醒、别提醒，怎么老记不住！

局长：这、这里太危险了。

县长：嗯？(摘下眼罩，俯下身仔细看了看) 昨晚那位受伤住进

医院的盲人姑娘，就是在这摔的吧？

局长：没错，就这儿。我一接到您的电话，马上让人来采取了措施。

县长：这就是你们采取的措施？

局长：这下水道井盖让人给偷了。一时找不着。这是权宜之计。

县长：糊涂！这叫什么道？

局长：盲道。

县长：盲道是为什么人服务的？

局长：盲人！

县长：盲人看得见警示牌吗？

局长：这……领导批评的对。我回去批评他们。

县长：批评谁？你是局长。城建局长。

局长：是是，我首先做检查。县长……

县长：又来了。我最后跟你交待一次，别叫职务。

局长：老、老王。这都半夜三点多了。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剩下的路段我来查。

县长：我是在做我份内的事，你代替不了。

局长：这那您休息一下。

县长：(摸了摸碰伤的地方，在路边的椅子上坐下)也好。将就
把情况理一理。哎，我们都走了哪几条街？

局长：人民路、五一路、南大街、文林街。目前铺设了盲道的路段，就剩湖滨路还没查了。

县长：你说说，我们刚才走过的几条街，都存在哪些影响盲道通畅的隐患？

局长：我、我记得不太全。

县长：那你跟来干啥？逛夜景啊？

局长：我、我只注意您了。您非坚持蒙着双眼探路，万一有闪失
……

县长：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坚持蒙着两眼探路吗？今晚我收看新闻，正好看到电视台采访那位摔伤的盲人姑娘。记者问她，为什么有了盲人专门通道还会摔伤？那姑娘说，因为县长

他不是盲人！你说听了这话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扮盲人，就是想亲身体会一下盲人的难处。

局长：县长……

县长：没记性啊？

局长：是是。我在今后工作中，一定以您为榜样……

县长：别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先说这眼前的事。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马上找个井盖来。找不来你就一直给我守在这。

局长：这深更半夜的，上哪儿去找井盖？

〔局长嘟囔着走下。〕

〔县长蒙起双眼，拿起盲杖继续向前走。〕

〔盲女从另一方走上。〕

盲女：同志，小心，前面的下水道口没盖！

县长：噢。姑娘，谢谢您提醒。

盲女：同志。你是盲人吗？

县长：姑娘，你怎么知道我是盲人？

盲女：不是盲人怎么会用盲杖。不过你好象盲了没多长时间。

县长：噢？

盲女：我听你盲杖点地的声音很乱，有点盲目。

县长：没错。是没盲多久。我是个外地人，对这的路不大熟。

盲女：我也是个盲人。不过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对这的道路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县长：噢。姑娘，我走累了。能告诉我这附近有坐得地方吗？

盲女：你身后不远处的路边上就有一条椅子。你站着别动。（盲

女绕过警示牌牵着县长到椅子前）来，在这坐。

县长：哎。谢谢姑娘了。

县长：姑娘，你怎么知道刚才那个地方的下水道口没盖？

盲女：（叹了口气）不瞒您说。昨天我在那摔了。

县长：您就是那位摔伤的盲人姑娘？

盲女：你也听说这事了？

县长：噢，我是从路人议论中听说的。那伤得怎样？

盲女：还好。只是擦伤了几处。

县长：我看看。

盲女：别说笑了。你看得见吗？

县长：是是，是看不见。姑娘，您不是说对这一带的路很熟吗，怎么还会摔着？

盲女：原来是熟。可现在是越来越不熟了。这些年城市搞扩建，我虽然看不见，可我能感觉到这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家里人说，现在城市越来越漂亮了，我从心里为家乡感到高兴。最让我感激的是政府还为我们盲人设计了专门通道。可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条道上会有这么多的障碍。

县长：姑娘，您能跟我说说这路上都有些什么不便当的地方吗？

盲女：（拉起县长）来，从这儿过去是人民路吧。那的盲道是有一截没一截的。

县长：没错。我的脚就是在那段路上崴着的。凡是盲道断了的地方，不是政府机关，就是什么大公司的大门。难道门前设盲道就会损伤他们的尊严吗！

盲女：对过是五一路。好些商铺占道经营，东西都堆在盲道上。

县长：那里还有环保部门在盲道上放置的垃圾筒。我的腰就是在那碰伤的。

盲女：往这过去是南大街。南大街的盲道上矗着好几根电杆。

县长：还有广告牌。我的头在那撞了好几回。

盲女：文林街就不说了，眼前就摆着这个无盖的下水道口。

县长：不光是这些。还有行人与盲人争道，撞了盲人还骂骂咧咧地。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局长抱着个井盖上。

局长：县长，县长，井盖找着了！

〔盲女楞楞地呆在了一边。〕

盲女：你是王县长？

县长：对不起了姑娘。我不是有意瞒您。

盲女：你不是盲人？

县长：不。姑娘。我眼不盲，可我心盲。

盲女：我对记者说的话你听到了？

县长：我听到了。

盲女：这就好。我就是怕你没听见我说得话，才跑出医院来探道的。我是怕其他盲人又在这摔了。

县长：姑娘。我这个县长当得不称职。

局长：姑娘。王县长就是听了您的批评，才蒙上双眼连夜来探道的。

县长：你不说话谁会把你当哑巴卖了。

盲女：蒙上眼睛探路？（走上前摸着县长）县长，你……

县长：姑娘，我早就应该这样做了。快去叫个车，把姑娘送回医院去。姑娘，您不用考虑医疗费的问题，安心养伤。我一定会把剩下的路探完。

盲女：您还要探路？

县长：是。

盲女：还是蒙着双眼？

县长：是。

盲女：那就让我为你引路吧。

局长：那怎么行。

盲女：县长。你蒙上眼睛只能知道路上有什么问题。要想知道盲人的感受，还得问我。

县长：那好。我今天就来个问道于盲。不过我还有个请求，让我走在前面吧。

盲女：这怎么行。

县长：就这样。老李，你也把眼蒙起来。

局长：哎。

〔局长蒙起双眼。

县长：我们走。

局长：哎哎，两眼一抹黑的，怎么走啊？

〔盲女把盲杖一头递到局长手中。〕

盲女：跟我走。

〔三人结队摸索着走下。〕

【剧终】

情结

（话剧小品）

地点：某城市一隅。

人物：明哥 猴弟

〔幕启：舞台上设一排行道椅，象征着人行道。〕

〔清晨时分。戴着墨镜的猴弟推着自行车，明哥掂着擦鞋工具箱，两人地吆喝着分头上。〕

明哥：“擦鞋，擦鞋，擦一双一块钱……”

猴弟：“五香茶叶蛋，宫廷密方烹制作。一元钱一个，不好吃不要钱……”

〔走累了的明哥在行道椅旁放下工具箱，在行道椅上坐下，朝猴弟招呼。〕

明哥：哎，来两个茶叶蛋！

〔猴弟朝明哥处看了一眼，顿觉慌乱，但还是拿了两个蛋递给了明哥。王哥掏出两元钱递给猴弟。〕

猴弟：吃吧。不用给钱。

明哥：不要钱？哎，兄弟，你刚才吆喝说“不好吃不要钱”，我可没说不好吃啊。

猴弟：不就是两个蛋吗。

明哥：兄弟，是不是看我一个擦鞋的，觉得可怜？

猴弟：不不，没这个意思。

明哥：你也是小生意，本小利微，我不能白吃你的。给。

猴弟：不不，我不能要你的钱。

明哥：怎么？你认识我？

猴弟：我……不认识。

明哥：那我就更不能白领你的情了。这样吧，我白吃你两个蛋，免费为你擦双鞋。来来。

猴弟：我一个卖茶叶蛋的，没那么多讲究。

明哥：什么话？干什么都得有个讲究。脏兮兮地，谁买你东西。

(把猴弟强按在行道椅上) 兄弟, 我不想欠你的情。两个茶叶蛋两块钱;我擦双鞋才一块。算下来还欠你一半情。这样吧, 我明天再为你擦一回, 算是扯平。

猴弟: 那、那你先把蛋吃了。

明哥: (咬了一口) 嗯, 好吃。不愧是宫廷秘方。

猴弟: 啥宫廷秘方, 我瞎编的。慢慢吃, 随便吃。想吃多少吃多少。(转身从车框里拿出半瓶酒) 早上天凉, 这有点酒, 喝点吧。

明哥: (脸色骤变) 你是谁? 你肯定认识我! 你是在可怜我, 还是在嘲笑我?

猴弟: 不不, 我没有那意思。

明哥: (继续发泄着) 不错。我是个被开除的警察。可为啥被除名? 不就是这酒吗! 它让我把警车开到了商铺里, 让一个无辜的大妈现在还带着残疾。自己作孽自己受, 我不在乎别人嘲笑我。可我不能容忍别人可怜我。

猴弟: 我凭什么嘲笑你? 更没资格可怜你。我是念着你的好! 我忘不了刚进警局时, 你手把手地教我业务;我忘不了在生活里, 你无微不至地关心我;我更忘不了, 在抓捕凶犯时你为我挡着的那一刀!

明哥: 你、你是……

猴弟: (摘下眼镜) 明哥。

明哥: 猴弟! 三年不见, 个儿不见长, 长一身膘。哪还象猴子,

猴弟: 明哥。自从你离开警局后, 我找了你好多回, 可每次都见不到你。

明哥: 离开警局这些年里, 局里领导和同事们常来看我, 每回我都愿意躲着。可我心里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你们, 想念过去大家在一块儿的日子。

猴弟：我听说老政委不是为你找了份工作吗？

明哥：我谢绝了。一个干刑警的，除了破案，其它什么事都做不好。现在擦鞋挺好的。每天都有个几十块收入。除了留下养家的费用，其它钱都用在被我撞残的那位大妈身上了。怎么这身打扮，还卖起了茶叶蛋，是在执行任务吧？

猴弟：我……

明哥：噢，我现在不该问这些事了。最近，这条街有点乱。连续出了好几起抢劫行人财物的事。我常在这一带擦鞋，闲下来有也会观察这里的情况。琢磨着那些实施抢劫的人最容易选择的逃匿路线。你看啊，对过是商铺街，那儿人多，加上许多商家都有保安，罪犯一般不会选择从那逃匿；左边那条街岔街少，罪犯一般也不会选择左边；右街就不同了，岔街多；再就是我们这，背后是公园，好逃匿。只要把右街口给把住，把这里把住，有几个算几个，一个也别想跑……

猴弟：明哥……

明哥：噢，我多嘴，我多嘴。这事儿是你的事儿。

猴弟：明哥你别走！

明哥：怎么，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猴弟：不、不是。我对不起你。

明哥：这是什么话。你去忙吧，我不耽搁你。

猴弟：明哥，我也没什么要忙的了。我现在……跟你一样。

明哥：什么跟我一样？你把话说清楚！

猴弟：我、我也被除名了。

明哥：什么？（沉默了一阵）为什么？

猴弟：前久，我接了一起故意伤害案，抓了一名嫌疑人。那个嫌疑人的妹妹找到了我，给了我一仟块钱，让我关照她哥。我也是一时糊涂，把钱给收了。后来由于证据不足把人给放了。没想到那姑娘的哥听了这事把我收钱的事给告了。

明哥：这种事能说是一时糊涂吗？出卖原则，无视法纪，这是道德败坏！你收钱时就算什么都想不起来，可你应该想到我。想想我是怎么从一名警察成了一个街头擦鞋的！

晨哥：明哥，你骂我吧，你打我。我对不起你。

明哥：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那身警服和人民警察那个头衔。我算什么啊？跟你一样，都是一个不称职的警察。

猴弟：不一样。你那事说起来还有人同情。你是一时的过失，大家到现在还念着你的功绩。可我是什么，是败类！……

明哥：来，坐下。我给你擦擦鞋。（在一阵沉思地音乐声中，明

哥默默地为猴弟擦着鞋）猴弟啊。哥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着。

猴弟：明哥，您说。

明哥：我俩这辈子是当不了合格的警察了，可还能去争取去做个好公民。不管日子有多难，一定不能走邪道。

猴弟：我记住了。明哥。

明哥：不是哥卖老。我们这种干过警察的，真要仗着学着那点本事做坏事，会让我们那些老伙计们多费好些心的。你要真做坏事让我知道了，哥我豁着去蹲大狱也不会放过你！

猴弟：哥。你要不放心我，我打明天起就跟着你一块儿擦鞋。你看着我。

明哥：这也不必。你看，这鞋一亮，人就精神多了。振作起来，重新做人。以后出来卖茶叶蛋就别戴这玩意了。（把猴弟

的墨镜取下）坦坦荡荡地面对过去，明明白白地面对今后的人生。

猴弟：明哥，我听你的。

明哥：刚下来，不习惯吧？

猴弟：也就是面子磨不开。

明哥：刚开始我也这样。有什么难事就来找我。

猴弟：也没什么难事。就是刚下来的那段时间里，爱人闹着跟离婚。局里的领导和同事们上门去做了好多工作，这个家才保了下了。就凭这，我也会去正正当地做人的。要不得起谁啊。哎，明哥，你现在已经不当警察了，怎么还成

天琢磨这抓罪犯的事儿？

明哥：习惯。虽说不当警察了，可是心里老有个解不开的情结。

另一半说出来也惭愧。做这点小生意也不容易，整天被城管撵地躲来躲去的。我研究那路线也是想着对付他们。老远一见他们来，抄近道我就开溜了。

猴弟：明哥，真有你的。以后这生意上的事你可得指点着些。

明哥：没问题。唉，我那些歪门邪道你可别学啊！

〔二人笑。又吆喝了开。〕

〔台内传出一位女的喊声：“抢人啦！抓住他！有人抢人啦！”〕

明哥：快！我堵前面，你从后面抄过去！

猴弟：是！哎，明哥，我们已经不是警察了。

明哥：可我们曾经是个警察！这种事别说警察，作为一个良知的公民都该管！

〔幕后又传来那个妇女的喊声。〕

猴弟：（抄起舀蛋的勺）明哥，带把家伙。

明哥：（接过铁勺跑出步，突然想到了什么）猴弟，万一哥出了什么事，帮哥照顾那位受伤的大妈。

猴弟：哥，您放心。

〔猴弟从另一头冲下。在呼啸的警笛声中幕落。〕

【剧终】

（2005年9月创于云南·个旧）

守望天空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

地点：空军某场站招待所。

人物：大刚 — 空军某场站气象兵。

小晴 — 小王的女友。

〔幕启：简单的桌椅，象征着招待所。〕

〔小晴焦急地在屋里等待着。〕

〔大刚气喘吁吁地上，位住小晴手。〕

大刚：小晴！

小晴：（推开大刚）别太亲热。我俩关系还没到这程度。

大刚：不就是拉个手吗。

小晴：男女拉手学问大呢。手心对手心（作握手状）那是同志关系；手心对手背（作摸手状）那叫关系暧昧。

大刚：这都是怎么琢磨出来的。

小晴：还不是因为现在坏男人多呗。

大刚：小晴，我俩现在不是在处对象吗。

小晴：那是你说的。

大刚：都相过亲了，还不叫处对象。

小晴：那是相亲吗？坐下不到十分钟，瞅了我一眼就起身就走了。我爸买头小猪崽还得看个多半天才掏钱呢。

大刚：我不是解释了吗，部队有任务，我得提前归队。再说，好姑娘看一眼就知道是好的。没听说过一见锺情吗。

小晴：那看两眼呢，看两眼是不是就移情别恋了？

大刚：小晴，大老远的来看我，就是为了跟我抬杠啊？

小晴：我可不是来看你，是来问你。

大刚：问啥？

小晴：走的时候不是说好的吗，我们俩的事不管成不成，给个回话。

大刚：我不是给你写信了吗？

小晴：（掏出封信）是这封？

大刚：没错。就这封。

小晴：这是信吗？一个字没有，就画了个画。这画得是啥？

大刚：两颗心。

小晴：谁的心啊？

大刚：一颗是我的，一颗是你的。

小晴：这个呢？

大刚：这是一支箭，穿着两颗心。

小晴：我爸看了愣说这画是城里烧烤摊上的鸡心串烧。

大刚：这都想哪儿去了。这是丘比特的爱情之箭。

小晴：幸好隔壁那在城里打过工的大顺子也这么说，我爸妈才放

了心。听说那乱射箭那姓丘的只是个小娃娃。娃娃懂啥爱情？现在离婚的那么多，怕都是他闹的。

大刚：早知这样，我就画个月老，拿根红线把两颗心拴起来。不过小晴，过去你家穷，读书不多。现在日子好了，也该多看点书。

小晴：嫌弃我没文化？

大刚：没这个意思。

小晴：那啥意思啊？告诉你，我可不是没人要的。那回你来家相亲走后，跟着又来两拨提亲的。头一拨还是跟你同村，就是你村西头房子最大的那户。

大刚：刘亮蛋？

小晴：没错。姓刘。

大刚：小晴，就是我俩不成，你也不能跟他。那刘亮蛋仗着家里殷实点，到处玩弄小姑娘。知道乡里姑娘管他叫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小晴：我也没答应他啊。那第二拨提亲的可跟你一样，也是个当兵的。那伙子长得可比你帅气。

大刚：那你跟他吧。

小晴：哟，吃醋啦？我哪能做破坏你们兄弟部队感情的事，啥事还要讲个先来后到是不？再说，他哪能跟你比呀，他是步兵，你是空军。

大刚：小晴……

小晴：先听我说。自从你上我家提亲后，村里的姑娘可羡慕我了。我还在地摊上买了张有飞机画片给她们看，说你就是开那种飞机的。可大顺子他笑话我，说那种飞机是本·拉登开着撞大楼的。

大刚：小晴。上回去你家时间短，有些事没跟你说清楚。说起来都空军，可不是所有的空军都是开飞机的。

小晴：你想说啥？

大刚：我……我是想跟你说。我不是开飞机的。我是气象兵。我们气象兵的责任就是要保证飞机上得去，下得来。

小晴：大刚……

大刚：别别，你突然这么一亲热，让人害怕。

小晴：其实，我在家里就已经知道你是气象兵了。我问过你妈。能听到你亲口告诉我，我就更放心了。大刚，听说要打仗？

大刚：哪听来的？

小晴：大顺子原来就在沿海打工，听说最近要打仗，吓得跑回家来了。

大刚：就这点出息。

小晴：你们真要打仗啊？

大刚：怎么是我们要打，有人要把祖国的领土台湾给分裂出去，不教训他行吗！

小晴：大刚啊，你服役期好像满了吧？

大刚：超期一年了。

小晴：今年能复员吗？

大刚：复员！你怎么想得出来。当兵没仗打，那是一生的遗憾。你知道我们现在在想什么？想得是“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小晴：打就打呗，也用不着这么兴奋。

大刚：能为国家的尊严去打仗，能不兴奋吗。

小晴：你不就是个气象兵吗。人家打下飞机来立功授奖有你什么事？到头来两手空空，那可真叫“空军”了。

大刚：你也别把我们的工作说得那么不起眼。

小晴：不就是天气预报吗？我爸过去就当过村里的播音员，成天就听他在广播里喊：今天晒粮要注意，村里的狗鼻子湿湿的，鱼塘里的鱼都浮上水面，估计午后有雨……

大刚：慢点慢点。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小晴：记这干啥？

大刚：小晴。我们部队驻地地处西南高原，这里的特殊的地理造成了这里十里不同风，十里不同雨的特殊气候。仪器虽然很先进，但对局部天气变化做不到精确预报。民间一些关于天气变化的谚语，对我们判断局部气候变化很有帮助。

小晴：大刚，我没想拉你后腿，我只想你能好好的。真要打了起来，你千万别用手机。听说车臣有个叫杜什么耶夫的，就

因为打手机，俄罗斯的导弹直接钻进他耳朵里。本·拉登为啥逮不着你知道吗？

大刚：你说说。

小晴：他就用手机，不坐车。那么有钱的人，到哪都骑毛驴。

大刚：这都是从哪儿听来的？

小晴：大顺子说的。

大刚：这小子，要当兵肯定是个怕死鬼。

〔突然传来一声炸雷声。〕

小晴：妈也，这导弹一说来就来！

大刚：啥导弹。是打雷。

〔大刚推开小晴就往外走。〕

〔小晴一把拉住大刚。〕

小晴：你干啥去！

大刚：没听见在打雷吗！

小晴：你不能去，危险！

大刚：我的战友还在天上，他们更危险！

〔大刚冲了出去。〕

〔音乐中，小晴含着热泪呆呆地望着窗外。〕

〔雷声停了。大刚回到了屋里。〕

〔小晴一把拉住他。〕

小晴：你没事吧？

大刚：我能有什么事。还好，那打雷的方向不是飞机着陆方向。

〔小晴一头钻进大刚怀中。〕

小晴：大刚。你咋想就咋做吧。我回去后一定会跟小伴说，我的男朋友是个不上天的空军，他一点都不比上天的空军差！

〔大刚感激地把小晴揽进怀中。〕

【剧终】

（2007年创于云南·蒙自）

桔子红了

（话剧小品）

时间：2005 秋。

地点：南疆某农村。

人物：李大爹 王科长 二娃

〔幕启：背景音乐是清晨的写意。草墩，小桌，鸡笼，象征着一个农家小院。〕

〔李大爹坐在草墩上，呆呆地望着自家桔园一方。〕

〔王科长从一方上，悄悄站立在李老汉背后。〕

〔李大爹没回身就知道是谁。〕

大爹：你来了。

科长：是。李大爹。

大爹：同志们都来了。

科长：战士们都来了。

大爹：多好的一片桔林啊！

科长：是啊，这片桔子长得真好。

大爹：三年了。整整三年才等到它挂果。王科长你说说，我家这桔子会是什么味？

科长：肯定差不了。大爹。来的这些战士都经过了培训。您放心，我们一定争取把果树的损失减到最小程度。

大爹：您就别宽我的心了。常言说得好：人挪活，树挪死。就算活了，今年的收成就不指望了。

科长：李大爹……

大爹：哎，同志们不是都来了吗？那就让他们动手吧。

科长：是。大爹。（朝远处喊道）二排长！

大爹：慢！

科长：李大爹，您还有什么要交待的？

大爹：王科长，我、我想到果园里再走一圈。

科长：李大爹，您的心情我能理解。您就再去看看吧。慢慢看，

我们等着您。

〔李大爹心情复杂地走下。〕

〔王科长目送李大爹走下。〕

〔染着一头黄发的二娃，手持相机上。〕

二娃：多好的桔子啊！

〔说着打开相机想拍照。〕

科长：哎，同志。

二娃：解放军同志，你叫我？

科长：头一回来这吧？这一带不准拍照。

二娃：不准拍照？笑话。这是我自家的桔子园，拍张相都不行？

科长：自家的？请问您是……

二娃：我叫刘二娃。

科长：不对啊。这家主人姓李。

二娃：我是他家女婿。

科长：女婿？没听李大爹提起过。

二娃：怎么，我的私事还要向你汇报？唉，你们这当个兵的，平时生活就是枯燥，一听男女的事就来劲。嗯？不对！你怕是也瞧上李大爹的姑娘了吧？我警告你啊，你要敢插一脚，我到部队上告你。

科长：二娃同志，您误会了。来，我们坐下说。你来的时候没见到路边的战士吗？

二娃：怎么？那些也都是来相亲的？完了完了，为了一个姑娘居然运用那么大的兵力。

科长：二娃同志，不是这回事。我们是来帮你家挖树的。

二娃：挖树？挖什么树？

科长：怎么？这么大的事，李大爹都没告诉你？因为国防建设需要，你家这块地被征用了。乡里给你家在坡脚又划了一块地。我们今天就是来帮你家把果树移栽过去的。

二娃：什么？移栽？哎，你种过果树吗？这不是树苗，这是种了

三年挂了果的树。就算树移活了，那果还留得住吗？谁同意的？

科长：这是政府批准，乡上做工作，经李大爹本人同意的。

二娃：那损失怎么算？

科长：部队做了点补偿。

二娃：多少。

科长：每亩两佰。

二娃：两……我这老爹真是吃山药吃憨了。我说，你们回去吧。我家的果林园不迁了。

科长：二娃同志。李大爹是户主，这个家是他当啊。

二娃：他一个人说了不算。一个女婿半个子，再加一个姑娘。这个家我当一大半。

〔说话间李大爹走上。〕

大爹：谁在说要当我一大半的家啊？

〔二娃一愣。〕

二娃：（问王科长）他是谁？

科长：哎，你不是说，你是李大爹女婿吗？

大爹：谁，谁是我女婿？

二娃：老丈人。

大爹：（地巴掌朝二娃后脑勺扇去）哪来的杂种，占老子便宜。

科长：李大爹，先别发火。问清楚了再说。

二娃：哎哟，老丈人……

大爷：还想占我便宜。

〔说着又是一巴掌。〕

〔二娃躲过。〕

二娃：大爹，头回上门，太亲热了我受不了。

大爹：一头黄毛，一看就是外国种。还带着相机。王科长，把他

带回去审一审。八成是个外国特务。

二娃：哎哟喂。老爷子，我长这么大，别说外国，连昆明都没上过。我是西庄东头刘三家的二小子，叫二娃。

大爹：西庄的？听这你一口山药腔倒是有点像本地人。你家妈是什么时候出的国？

二娃：哎哟，你老人家为什么老把我跟外国扯。

大爹：我们建水就没有你这样的种。

二娃：您是说我这头黄头发吧？哎哟，这是出两佰块钱在街上染的。

大爹：两佰？你可真舍得啊！

二娃：这两百算什么。哪天你老进城，我也给您染一个。您要不喜欢黄的，我给您染一个绿的。

大爹：绿你妈个头！王科长，把他带走。

科长：这……

二娃：哎哟，要怎么说您老要才能信呢。我在城里开了个水果店，你家阿芳就在我店里打工。我俩已经好了半年了。（想起了什么，掏

出手机）“喂，阿芳啊，我是二娃。你家老爹就是不肯认我，硬要说我是外国特务……哎哎，你跟他说，你跟他说……”你姑娘让您跟她说。

大爹：“喂，你是阿芳？……来的人是你的男朋友？你什么人不好找，偏找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幸好是大白天逗上，要是晚上碰着，还不把你老爹我给吓死啊。行了……什么？你说他人还不错？我怎么就看不出哪里好。哎，就这样了。”

科长：弄清楚了？

大爹：嗯。你回去给我把这黄毛给剪了。

二娃：是是。老丈人……

大爹：叫早了点。你不过才是个男朋友。要想当我女婿，就像王科长跟他的团长，中间还隔着好几级呢。一样不是一样的，竟敢口出狂言，要当我的家。

二娃：不敢不敢。

大爷：你来干什么？

二娃：老、李大爷。是小芳跟我说，你家今年的桔子长势好，让我早点想办法解决销路问题。我决定，等家里的桔子上市了，就把小店改成桔子专卖店。我现在就已经展开宣传了。连广告词都写了。我念给你老听听：“李家桔子个个圆，李家桔子瓣瓣甜；谁要吃了说不甜，肯定得过大脑炎。”怎么样？

大爷：我看你就得过大脑炎。

二娃：我又怎么了？

科长：二娃同志。你这广告词有点不尊重人。这样改一改行不：李家桔子个个圆，李家桔子瓣瓣甜；谁要吃了说不甜，绝对不收一分钱。”

大爷：哎，好。

二娃：好什么好。这果林一迁，今年哪还有什么桔子。

〔三人一阵沉默。〕

科长：李大爷，二娃。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地的父老乡亲们为了国防建设做出的牺牲。

二娃：王科长。我求您跟部队首长说一说，能不能等这拨桔子上市后再迁。

科长：我们能等，我们也愿意等。可是国外有些对我怀有敌意的人不让我们等。

大爷：王科长，您别跟他说。一个做小生意的人，也就那点觉悟了。不像我，好歹当年也当过兵。

二娃：民兵。

大爷：民兵也是兵！好歹当年我扛过枪。

二娃：木头枪。

大爷：你小子存心气我是不？我还没认你这女婿呢，这轮不着你说话。

科长：大爷，您别动气。

二娃：我不管你认不认，可有些话我还是要说。我认识阿芳后，她跟我说了很多家里的事。因为家里穷，阿芳她妈积痍成

疾早早就去世了;因为家里穷,阿芳读完高中就进城打了工;还是因为家里穷,您老人家才种下这片果林。苦等了三年,眼看家境要有了转机。结果呢?你等到了什么?

大爹:阿芳还跟你说了什么?她没跟你说,要不是部队的医生她妈早就不在人世了吗?没跟你说,她读高中的钱都是部队战士们捐赠的吗?她没跟你说,这片桔子林是部队的同志帮着栽下的吗?我家跟部队当了几十年邻居,解放军的恩情,我一点一滴记在心里。这是一支什么部队?有人说他们是千人一杆枪,可那些对我们国家心怀敌意的人怕得就是这杆枪。不就是等一年吗。我家等一年,全国人民平安几十年。值,太值了。我家的桔子明年一定会比今年好,我家的桔子一定会比今年红。

科长:李大爹!

大爹:王科长。什么都别说了。叫战士们动手吧。

二娃:慢!

科长:二娃同志,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二娃:大爹,这片果林就要没了。我给你老人家在这林子前留个影,做个纪念吧。

大爹:你就这个主意出得还行。怎么拍?

二娃:您背对着果园。

〔李大爹摆好姿式。二娃刚要按快门,李大爹突然起什么。

大爹:停!

二娃:又怎么了?

大爹:还是个馊主意。差点又让你坏了规矩。这里不准照相。

科长:李大爹,我真不愿意让你心里留着遗憾。

大爹:王科长,这没什么。我把它记在心里就行了。我会永远记着的,我曾经有过一片桔林。

〔王科长转过身,朝远处喊道--

科长:全体集合!面对李大爹,立正!敬礼!李大爹,祖国感谢您!

【剧终】

(2008年创于云南·建水)

税务一家人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

人物：爷爷 爸爸 女儿

〔幕启：客厅。沙发、茶几、衣帽架。〕

〔女儿身着新税务制服跟爷爷上。〕

女儿：爸。这上衣是不是短了点？

爸爸：站好，让爸爸好好看看。短点好，看着精神。

女儿：是不是忒显老啊？

爸爸：唉。在爸爸眼里，这套制服是世界上最美的服装。

女儿：爸，是你自己说的噢，哪天我穿上这身制服，就送我一件礼物。还有爷爷。不许耍赖噢！

〔爷爷上。〕

爷爷：多大的事啊值得赖啊。

女儿：爷爷。

爸爸：怎么自己来了，也不让老二送一下。

爷爷：老二那精神还不如我呢。哎哎哎，乱翻啥？

女儿：我的礼物呢？

爸爸：都参加工作的人了，还像个孩子。

爷爷：丫头，过来过来，让爷爷看看你穿制服的样儿。

女儿：爷爷。这制服穿在身上挺别扭的，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搁了。

爸爸：要的就是这种感觉。穿上这身制服，随时都要想着，这手该怎么放，脚该怎么站。

女儿：爸，那么严肃干吗。

爷爷：对对对。今天是个应该高兴的日子。轻松点。都轻松点。

女儿：爷爷，你参加工作穿的制服是什么款的？

爷爷：款？那身可叫一个好，老百姓管它叫“黄狗皮”。

女儿：哇噻！那么高档啊。

爷爷：可不“高档”么，老百姓见了就吐口水。

女儿：啊！

爷爷：唉，那还是 50 年的事了。那世道叫一个黑啊。国民党军警、地方豪绅、土匪武装，只要有枪，随便找个路口，找座桥，设上卡就收税，可把老百姓坑苦了。有一天，爷爷我进城卖柴，半道给抓了丁。套上了身“黄狗皮”，就押到卡子站岗收税去了。

女儿：啊，爷爷你还干过这个啊！

爷爷：还算是老天有眼。那身“黄狗皮”还没穿多久，云南就和平解放了。改编教育后，爷爷我当上新中国第一批税务人员。

女儿：那时你又穿什么款的制服？

爷爷：啥制服啊。有啥穿啥。我那身啊，远看象迷彩，近看百花开。

女儿：哇，看不出爷爷当时就那么新潮啊。

爷爷：新潮？爷爷那时就两套衣服，补丁摞补丁的穿了五、六年。说了不怕你笑，爷爷活到二十多岁，还不知道啥叫内裤。

女儿：那么老土啊。穿成那样怎么上班啊。

爸爸：税务稽查工作不光靠衣裳，靠得是正气。

女儿：爷爷，你看我爸他又来了。

爷爷：对对，轻松点，轻松点。

爸爸：爷爷过去常给我讲，云南刚解放时，他们接下的是旧政权留下的一个烂摊子。那时候，境外残匪骚扰，境内土匪武装走私，特务分子破坏，不法资本家抗税。就一个目的，想从经济上搞垮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

爷爷：那时也没分什么税务，财政、金融、税务、征粮，全搁在一块组成一个工作队。也不知道啥叫办公室。我们是一把算盘一支枪，走到哪乡算哪乡。碰上算盘不好说话了，就用枪说话。

女儿：爷爷你不害怕吗？

爷爷：怕不怕还真不好说。来硬的咱还真不怕。可有时来点软的还真让人挠头。

女儿：有人送礼？

爷爷：随时都有。

女儿：金条？

爷爷：大把大把的。

女儿：美女？

爷爷：一拨一拨的。

女儿：漂亮吗？

爷爷：个个比你奶奶强。

女儿：你从实招来。见到那么些个美女，心里是不是有点……

爸爸：哎，怎么跟爷爷说话的！

爷爷：没事没事。想从爷爷身上闹点桃色新闻？只能让你失望了。爷爷啊，这生最高兴的事有三件：一是在退休前赶上了 84 款的税务制服，有模有样地当了回税务人；二是你爸接了我的班；第三就是今天。我们家成了真正的税务世家。

女儿：那可不一样。爷爷你只会玩算盘，搁在现在早下岗了；爸爸呢，别看你是个副局长，现在推行的“综合征管软件”你会操作吗？可我还在单位实习时就赶上了“推综”工作。所以啊，只我才是现代税务人。把你们的礼物都拿出来吧。

〔爷爷和爸爸对视了一眼，眼光中透出沉重。〕

爷爷：好好。先看看爷爷的礼。

〔爷爷说着从袋里摸出一个小包。〕

女儿：谢谢爷爷！

爷爷：什么呀，什么呀。看到什么了就说谢？

女儿：不用看。这么小东西，肯定很贵。

爷爷：贵。太贵了。贵得要命啊！

女儿：钻戒！

爷爷：子弹！

女儿：这……不会吧。

爷爷：爷爷这辈子就收过一样别人送的东西。就是这颗从背地里打进我身子里的子弹！你爸打小就跟我要这东西，我一直没舍得给他。

女儿：不不，爷爷，您那么珍惜它，你自己留做纪念吧。

爷爷：别别。唉。看来今天这礼物让我孙女失望了。

女儿：爸。你给我准备的礼物呢？

爸爸：丫头。爸有话在先：今天不管爸送你什么礼，你都得收下。

女儿：哎呀，快拿给人家看看嘛。

〔爸爸从内衣里拿出一本书，慎重地递给女儿。〕

女儿：爸，你出去了几天，不会就为了给我买本书吧？

爸爸：这本书不是买的，是一个人送的。送这本书的人也是写这本书的人。书上还有他的亲笔签名。

女儿：作家！亲笔签名！哇，爸也学得这么时髦了。我看看是谁？

《社会税收违法现象分析》！这是什么书啊！这些年我受得教育还少吗？我不需要这种低等教育！

〔女儿生气地把书砸在茶几上。〕

爸爸：说什么！低等教育！

女儿：爷爷。

爸爸：把书捡起来！

爷爷：你干什么？不能好好说吗？

〔爸爸冷静了一下，自己走过去把书捡了起来。〕

爸爸：爸今天去看了一个人，也就是写这本书的人。他是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私营厂厂长，后来成了地区小有名气的青年民营企业家。在一次例行稽查中被查出，他利用非法手段瞒税、逃税达数百万元。他先是想用重金收买当事人把事压下去。见软的不行，便组织了一些人暴力搞法。把前去执法的税务人员打成了重伤。那个厂长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被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

女儿：后来呢？

爸爸：他在法庭宣判后，他对被他打伤，前去法庭旁听的那位税务干部丢下了一句话。

女儿：他说什么？

爸爸：他说，只要他还能活着出来，就一定不会放过他。

女儿：我不明白，爸你为什么跟我说起这个人？

爸爸：闺女。他……

爷爷：还是我说吧。那个厂长的爱人因受不了这种打击，丢下了刚满周岁的女儿跳了楼。

女儿：那哪个孩子呢？

爸爸：她后来健康地生活在一个税务干部家庭里。今天，她成为了一名国家税务干部。

女儿：爸，你说那孩子就是……不！爷爷。我什么都不要还不行吗？爸，你不要告诉我说，我就是……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还不行吗！

爸爸：闺女。他是你亲生父亲啊。

女儿：不。我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好税务干部，你们用不着编这种故事来吓唬我。我有自己的爸爸，我有自己的妈妈。我虽然没见过我的妈妈。爸，你不是早就跟我说过，我妈是因为生我难产去世的吗。

爷爷：傻呀，丫头。你爸他因重伤至残，根本没有生育能力啊。收养你后，怕这些事会影响你，才主动要求调到这个边远

县城来工作的。

女儿：爸爸！

爸爸：闺女。你知道我把你参加税务工作的事告诉你爸时，他有多高兴吗。他经过这二十多年改造，深深地痛悔自己的过去。他在狱中写了这本书，正式出版后得到了社会很高的评价。为此政府也给他减了刑。

爷爷：我们今天只想告诉你一句话：时代可以变，制服可以变，管理可以变，算盘可以换电脑，但有一样不能变，那就是我们税务干部的廉洁和一身正气。

女儿：爸，爷爷，你们不要我了是不？

爷爷：什么话啊孙女。爷爷还等你把孙女婿带回呢。那时候啊，爷爷一定送你一个大大的钻戒。

女儿：不。（女儿默默地拿起那颗子弹和书）我什么都不要。谢谢爷爷、爸爸的礼物。我要只要带着它们，就会永远做一个正直的税务人。

【剧终】

抓鸡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

地点：农家饭店。

人物：局长 沙普 阿果

(幕启：一张饭桌、板凳、圈鸡围子，三角式招牌，上书“彝家饭店”。

〔沙普抬着鸡饲料上。〕

沙普：村里开发搞旅游，饭店开在家门口。不见游人往里走进来十个，九只是狗——（转身见局长进门）哟，大兄弟。吃饭？

局长：歇歇脚，讨口水喝喝。

沙普：桌上有，您自便。（往外看了一眼）走着来的？

〔沙普边说边去料理自家的鸡。〕

局长：这一路风光多美啊，坐车上能看得到吗。

沙普：城里人就是城里人。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谁也没看出好来，让你们一看就成了宝。

局长：大哥，这鸡好啊。三黄鸡。

沙普：哟，这您也懂？

局长：三黄、芦花，中国两大传统肉用名鸡。唉，好像还是改良型种鸡？

沙普：好眼力。百十来块一只呢。

局长：用它来当商品鸡可惜了吧。

沙普：唉。这谁舍得。我还指望它俩跟本地鸡配出个新品种来，将来办个鸡场

局长：大哥。这饭店开得好好的，干啥又想着办鸡场。

沙普：大兄弟。这里说是个县上指定的旅游点，这场面你也看到了，生意淡啊。早早琢磨点别的，给自己找个退路。

局长：大哥。我想四下里去转转去。

沙普：行。

局长：哎，顺便问声，这里的旅游商品定点专卖店在哪儿？

沙普：那没啥可买的，尽大美人画片。平日就村里几个光棍爱往里钻。

局长：我也就随便那么一看吧。

沙普：出门向右，照直里走。

局长：谢了哎。

〔局长下。〕

〔沙普继续喂他的鸡。〕

沙普：大黄、二黄，你俩听着，都给我好好地吃食，养好身子。
千万别让全村的母鸡失望啊。

〔阿果急急忙忙上。〕

阿果：哎沙普，刚才我听村长说，今天有个税务局长要来这儿。

沙普：嗯？不会是刚才那个人吧？

阿果：怎么，你见着了？

沙普：不对。不会是的。

阿果：说说是啥样？

沙普：一没人跟着，二没坐小车。

阿果：说说啥体型？

沙普：体型？唉，你说局长该是啥体形？

阿果：就那种……哎呀，就是我们养猪时追求的那种效果。

沙普：差远了。肉结实着呢。

阿果：这就好，这就好。哎，赶紧准备一桌饭菜。

沙普：又要请客？上次为了定税的事，你就说要请县上下来的那个专管员吃饭。人家吃了吗？现在来的是局长，他会吃你的饭？

阿果：村里就我们一家馆子，不上这吃上哪吃？吃完了不收他的钱就是了。

沙普：又要掉毛了。

阿果：猪脑子啊。我承包的那个专卖店的税不是还没定下来吗。
这局长要吃高兴了，定高定低不就他一句话。

沙普：谁知道那局长爱吃什么。

阿果：哎哟，城里人最好打发。你就跟着猪走，猪爱吃什么菜，他们就爱吃什么菜。

沙普：（提起背箩）我这就吃猪去。这婆娘今天是跟猪较上劲了。

阿果：回来。

沙普：还有啥事？

阿果：我听村长说啊，人家这次来不光是看风光，还要抓鸡？

沙普：抓鸡？哎，这是局长观光，不是鬼子进庄。

阿果：村长说得清清楚楚——抓两鸡！

沙普：跑这么老远来就为了抓两只鸡？

阿果：没准现在就时兴玩抓鸡玩呢。

沙普：这说来就来的，我上哪儿找鸡去。

阿果：家里不就有现成的两只鸡么。

沙普：阿果！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就是别动我这两只鸡。我大
叔家有鸡，我这就去借去。

阿果：那当年村里有的是姑娘，你怎么就偏选我，为啥不找阿黑
的妹子啊？

沙普：她、她那对耳朵长得，东南亚第一大。咋跟你比。

阿果：那你怎么不说你大叔家那几只鸡，秃得就剩尾巴上那三根
毛，人家能看得上吗？

沙普：阿果，我求你了，饶了这两只鸡吧。那局长真要想找乐子，
让他抓我，我陪他玩。

阿果：你有什么好玩的？

沙普：我多好玩啊！我会唱曲，会弹琴、会跳舞……

阿果：你是能清炖，还是能红烧啊？

沙普：我……

阿果：我说现在男人都咋的了？不让女人压迫你们都不成。就这
点见识啊？百十来块的鸡，几万块钱的税，哪个大！

沙普：我……

阿果：哪去？

沙普：我放鸡去。

阿果：回来。

沙普：我放鸡还不成吗？

阿果：你想哎，那鸡的身子多灵活啊，那局长能比得了吗？万一
给累趴下了，人家能乐意吗？

普沙：我先把鸡给捆了，让他提去就是了。

阿果：那还找什么乐子。这样吧，你给那两只鸡灌上点酒，让它

的灵活性下降到跟局长同等水平，抓起来就方便了。

〔阿果说着就提了瓶酒递到沙普手里。

〔沙普接过就往嘴里猛灌。

阿果：哎！我叫你灌鸡，谁叫灌自己啦！

〔阿果抢下酒瓶时，沙普已半瓶下去了。

〔望着沙普失神的样子，阿果也不由神伤。

阿果：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啊。可眼下我们不是难吗？等过了这一关，等我们有了很多很多钱后，我什么都不要，你全拿去买鸡。

〔阿果提起背篓黯然走下。

〔普沙提着酒瓶走到鸡围子边坐下自语。

沙普：大黄、二黄，我没用啊，我保不了你们了。让我为你们送行吧，咱三个一块喝。

〔沙普每喝一口，就给两只鸡各灌一口。

〔局长走了进来，见状疑惑。

局长：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沙普已有醉意。

沙普：噢，大兄弟，你来得好。来，帮我给鸡灌酒。

局长：大哥，总得有个理由吧？

沙普：我想吃鸡。不行吗！

局长：行行。当然行。可你要吃鸡也用不着用酒把它们灌死啊。

沙普：城里人兴吃醉虾，我怎么就不能吃醉鸡？不愿帮忙？

局长：我帮，我帮。

沙普：动手啊？

局长：不用灌了，鸡已经死了。

〔沙普一惊，酒醒了多半。〕

沙普：死了！你怎么把它给灌死了。

局长：是你叫我灌的，可我还没灌这鸡已经死了。

沙普：大黄、二黄，你们真就这样走了！走就走吧，一路走好。
早点转世投生，来生一定要争取当个局长。

局长：哎、大哥。怎么扯到什么局长了。话能不能说明白点？

沙普：叫我说明白话，哪也要有明白人听啊。

局长：大哥，你既然认我这个兄弟，那就跟兄弟我说说，行不？

沙普：这鸡是给那个什么税务局局长害死的。

局长：（看看手中的酒瓶）看来我还真有点说不清了。

沙普：有你什么事？你哪点长得像局长？

局长：来来，我俩那边坐下说。

沙普：我婆娘听村长说，今天要下来个税务局局长。他放出话来，
要来抓鸡。

局长：抓鸡？

沙普：奇怪吗？城里人啥玩不出来？大姑娘都能搂着小猪睡觉。
早知道她们好这个，这儿还盖什么宾馆，猪圈哪家没有
啊？

局长：大哥。这里面怕有什么误会吧？

沙普：你这人怎么老找局长的感觉啊。

局长：我就是不明白，就算局长要抓鸡，那也用不着给鸡灌酒啊。

沙普：给鸡灌点酒，他抓起来不就方便了吗。等我有钱那天，我
非抓俩城里人来玩玩。

局长：我好像明白点什么了。这样吧大哥，这鸡按原价我买了。

沙普：怎么？现在城里人又流行吃死鸡了？

局长：这鸡啊是醉死的，不是病死的。你给我杀好了，我带回去。

沙普：那怎么行。

局长：大哥……

沙普：不行。说什么都不行！

〔阿果上。〕

阿果：沙普。怎么跟客人吵啊！

沙普：不是吵。是他非要买这两只死鸡。

阿果：什么死鸡？

沙普：那两只鸡让我灌酒给灌死了。

阿果：什么！你灌了多少酒？

普沙：也就半斤吧。

阿果：你当它是乡长啊！

普沙：就这点量还乡长，连个村民小组长都不够格。

局长：大嫂。我说了这两只鸡算我的。

阿果：不行不行。我们彝家人不做这种事。

局长：大嫂。听大哥说，局长要下来抓鸡的事是您听来的？

阿果：村长亲口说的。说上面要下来个税局局长，来抓两只鸡。

局长：抓两只鸡？抓两只鸡？大嫂，村长原话是不是说“抓两基”？没有那个“只”吧？

阿果：好像是。你笑什么？

局长：大哥，大嫂。这“抓两基”是税务部门的的一项工作。说全了，就是“抓基层，抓基础”。简称“抓两基”。

阿果：什么？真是你说得这个“两基”？

局长：你叫阿果吧？旅游商品专卖点的承包人，经理。今天发生的事，都是为了定税的事吧？

阿果：你……你是局长！

沙普：局长！

局长：哎。叫大兄弟。

阿果：局长……大兄弟。知道您要来，我连猪最爱吃的菜都给你挖来了。

沙普：怎么说话的。大兄弟，她的意思是说，你最爱吃的猪菜……

阿果：还不都一样。

局长：大哥、大嫂。这里的事啊，我在县里都听汇报了。这次下来走走，心里就更清楚了。

阿果：局长兄弟。我们确实不是不想纳税，是真有难处啊。

局长：是啊是啊。这里是个新开发的旅游点。道路差，客源少，生意淡，这都是事实。

阿果：是是是。

局长：可是这里面也有你们自身的问题。就拿大嫂你们那儿说吧，进来的旅游纪念品全是外面生产的。怎么就不能经营你们彝家人自制的工艺品呢？就说大嫂你这身衣服和这条花腰带，多有特色啊，何愁卖不出个好价？还有这些我从各个彝家村寨收集来的资料照片，有编织、乐器、生活用品，都具有很好的开发前景。照片背后有产地地址。

阿果：局长大兄弟。太谢谢你了。

沙普：大兄弟。你们不就是管收钱吗，怎么还做这种事？

局长：帮助纳税人发展生产，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当然，这都是后话了。眼下这事，我个人意见，是暂免你们的营业税。

沙普：就冲这事，我兄弟俩今天怎么都得喝几杯。

局长：唉，这可不行。

沙普：我知道你们有规矩：不吃纳税人一顿饭；可是我们彝家人也有彝家人的规矩：不喝彝家酒的人不是朋友。

局长：那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沙普：你说。

局长：那两只鸡也别浪费了。请大嫂做一下给我兄弟俩下酒。钱我付。

沙普：这怎么行！

局长：我喝你的酒，你吃我的鸡，我俩谁都不坏谁的规矩。

〔沙普、阿果动情了。〕

〔此处可衬点音乐。〕

沙普：大兄弟。听你的。

〔剧终〕

城里人·乡里人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

地点：县城一隅某居民楼前。

人物：花嫂 老王 二婶

〔环境：一座虚拟的新开发的居民楼前。石凳、石桌。〕

〔清晨：天朦朦亮，渐渐转明。〕

〔三嫂挑着空箩从楼里走出。〕

花嫂：县城搞开发，土地归公家。菜地变花园，瓦房变大厦。种菜的变成了倒菜的，青布衫变成了花褂褂。(扯开嗓子冲楼上喊)二婶！二婶！瞌睡会这么好。二婶！

〔二婶应道：哎——来了来了！〕

花嫂：快点！

〔老王揉着胸口从走出。〕

老王：我说这花嫂，你能不能不这样大呼小的。这些日子，每天这个时候就听你在我窗子底下大声八气的吼……

花嫂：老早早地？六点多，还老早早呢？我们是农民，没有你

这样清闲。每日要早起去城边倒菜卖，去晚了就没得生意做。我那个伴住在六楼，声气不大她咋个听得见。

老王：我不是说你不该做生意。做生意也没得必要大呼小叫的么。

花嫂：那你说我该咋个叫？

老王：你可以打手机吗。

花嫂：手机？要钱呢。

老王：那你可以上楼去叫么。

花嫂：六楼呢！喊个人还要爬六楼。没见过这么憨的人了。

老王：哎，你咋个说话的！

花嫂：我就说了，你能把我咋个样！

〔二婶走出。

二婶：怎哪样了、怎哪样了？老王，花嫂咋个气着你了？我给你赔不是。

花嫂：我气他？我喊你去倒菜，他嫌我声气大，影响他的瞌睡。一下么让我爬六楼，一下么让我买手机。农民好欺负啊。

二婶：花嫂。老王他是个退休老同志。老伴不在了，子女又不在身边，孤单单一个人住在这里。他还有心脏病。这个病啊，最怕猛地一下吓着。

花嫂：我咋个知道他有病？我总不能每喊一回人，先问一声——哎！哪个的心有有毛病？

老王：这不单单是我有没有心脏的问题，关键是这里还住着其他人。

花嫂：咋个说？住在这里的人心都有毛病？

老王：你……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二婶：老王、老王，别激动，别激动。

二婶：花嫂，你也是的。一个老同志了，何消去急他。

花嫂：他说话欺人。

二婶：赶紧走了，去晚了还倒哪样菜。

花嫂：去哪样去，也不瞧瞧几点了。

二婶：花嫂。现在我们在城里生活了。我早就说让你去买个手机。早起约我出门，只消打个电话。多方便。

花嫂：手机贵哪。

二婶：象我一样，买个小灵通。一个月话费不合多少钱。

花嫂：是啦。我这就去买灵通去，省得让人家给小瞧了。

二婶：哎——买到手机后给我打个电话。我的手机号是 7474748。

花嫂：这个好记——气死气死气死他！

〔花嫂下。〕

老王：你瞧她！你瞧她！

二婶：老王。你也不消息。现在我们虽说是住在城里了，可毕竟还是农民。很多习惯不是一下就能改的。你刚住进来时，我还不是从楼上把脏水豁到你头上过。你说了后我不就改了嘛。对待农民要有点耐心。

老王：可是她就不一样了。我刚搬进来时，她还在门口养猪。有天，她养的猪居然跑进我家里，一窝地对穿着穿衣镜在那里照镜子。

二婶：那你说了后，花嫂她不是把猪都卖了吗。人家现在是靠倒菜卖讨生活，你还要她咋个做？

老王：也是的。看来我是急了点。二婶，我发现你这个人挺宽的，快六十的人了，一根白头发都没的。望了就象四十多的人。

二婶：哎哟，老王。我这个头发是上了化肥的哪。哎，老王。你们拿脚踩了，用个木锤敲的那个叫哪样？

老王：叫门球。咋个，你也想学？

二婶：嘿嘿，望了老是好玩。

老王：行。等我回去洗漱一下，带你玩去。

二婶：唉。

〔两人下。〕

〔花嫂边按手机边走上。〕

花嫂：气—死—气—死—气—死—他！（电话接通后，仍然大声

八气地对着电话嚷着)喂!你在哪里!赶紧下来,瞧瞧我买得手机!赶紧!

〔老王捂着胸口上。〕

老王:花嫂——花嫂——

花嫂:又咋个了!你说让我买手机,我就去买了手机。现在我用手机,你咋个还有说场?

老王:你……你是在用手机讲话?

花嫂:你单个瞧。

老王:哎哟,同志唉。打手机何消使这么大的力,轻轻说就行了。

花嫂:老同志啊。到底要咋个样你才能满意啊?农村人生来嗓门就粗,那是逼出来的。你想想,在村子里,吆鸡、吆狗、吆猪、吆牛,还带吆小娃,哪样不是过喊。你们城里人还编过个顺口溜笑话过我们:交通基本靠走,治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还有一句难听的不得,我就不说了。

老王:同志。你现在虽然是农民,但是你已经住进了城区。既然住到了这里,那就要适应这个环境,就应该按城市的习惯。

花嫂:哟哟哟,你才来了几天啊?这块地方我们住了几百年了。那为哪样你们又不能学学我们的习惯呢?就说你住的这栋楼,你当是金銮殿改造的?你住的房间这块地,当初就是我家的猪圈。那些猪,白天是白天闹,晚上是晚上叫。到处是臭哄哄地。象你这份人,一年前你要是住在这里,不出三天,死定了。

老王:你!

花嫂:我咋个了?哪句话又说错了?

〔感到不适,到石凳上坐下。〕

〔二婶上。〕

二婶:哎哟,咋个又闹起来了。

花嫂:没闹啊。他在教我城里人的规矩,我在教他乡下人的规矩。他讲不过我,急了。

二婶：我说老王。刚刚才说好的，慢慢来，慢慢来，你咋个又……
老王！老王！你咋个了！花嫂，快！

花嫂：咋个说？

二婶：快，快打 120！

花嫂：（慌忙掏出手机）幺、幺、幺……幺
咋个按？

二婶：哎呀！（伸手按了一下键盘）

花嫂：这不是“一”么？

二婶：1 就是幺，幺就是 1。

花嫂：1 - 2 - 0！喂，格是 120！快快，这里要出人命了！一
一哪里？一号新村 1 号楼！记了，1 就是幺，幺就是 1。

二婶：后面那句就不消说了。

花嫂：我怕他们认不得么。

二婶：只有你认不得。

〔急救车笛声效果。〕

二婶：扶了！我背他上车。

花嫂：就你这个身体还背人？背到车上，怕连你一起拉着走。我
来！

〔花嫂背起老王。〕

花嫂：跟来怎哪样？他家门开了，守了起。

〔花嫂背老王下。〕

〔急救车声远去。〕

〔花嫂痴愣愣地走上。〕

二婶：怎么样。

花嫂：医生说没得多大事。

二婶：这就好，这就好。

花嫂：二婶。你说句实话。我是不是不合适在这里生活？

二婶：咋个说？

花嫂：自从政府征了地，搬出了平房，挨那些城里人一起住进了洋楼，周边就没得哪个城里人说过我的好话。不是说我的菜水弄脏了楼道，就是说我声气大影响他们休息。说了不怕你笑话，新房子里那个抽水马桶，我坐上去就……撒不出尿来。

二婶：噯，说话注意文明。

花嫂：我每天抬尿盆下来浇花，他们说我不卫生，还说我把花浇死了，要罚我的款。你看今日，说说话差点就闹出人命来。哎，做城里人为咋个就这么难啊？

二婶：花嫂。其实跟城里人一起生活并不难。过去哪有什么城里人？现在的城里人还不都是过去的乡下人。我们乡下人有句话，说是入乡随俗。现在我们生活在城中村里，就该入城随俗。跟的生活习惯靠拢。大家走近了，也就和谐了。

花嫂：我……

〔老王走了上来。〕

二婶：啊呀，老王，咋个就回来了！

老王：我没得事了。二婶，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及时把我送到医院，我这条老命今天就交待了！

二婶：老王，要谢你就谢花嫂，是她把你背到救护车上的。

老王：花嫂？花嫂，请你原谅我，你是个好人啊！我不该那样对你。

〔花嫂愣愣地望着老王，突然背转身捂着脸流泪。〕

老王：花嫂，是不是我又说错哪样话了？

〔花嫂摇着头，哽咽着说 - -〕

花嫂：不是。一年了，我在这生活了一年了，第一次听一个城里人当我的面说我是好人！

〔花嫂和老王的手紧紧地所握在一起。〕

〔剧终〕

洗澡

（彝族花灯小品）

时间：深秋。

人物：女记者 保安 小民工

〔幕启：舞台上设几丛灌木。灌木缝隙中露出一截围栏，象

征着一观赏型喷水池。池旁立一块写着“严禁下水，
违者重罚”字样的牌子。

〔初冬的傍晚。记者、保安分头上来到喷泉旁。

记者：（唱）

如今人人讲风尚
都把文明来提倡

保安：（唱）

偏偏有人顶风干
把公园的喷泉当澡堂

记者：（唱）

社长派我来暗访
抓条新闻发头榜

保安：（唱）

今夜我蹲守到亮
抓个现形亮亮相

〔二人圆场。

保安：哪个！出来！（记者走出灌木丛）跟着我干什么？

记者：我跟你了吗？我只是随便走走。

保安：有单身女人这个时候跟着男人的吗？我郑重警告你，本人正在执行专项治理任务，但也不是不能考虑综合治理的。

记者：〔打手电照了一下〕哟，是位保安同志啊。对不起啊，我
把你当成……

保安：哪样？

记者：当成来这里洗澡的人了。

保安：咋个，你对这个也有兴趣？

记者：当然有兴趣。

保安：我再次郑重警告你：女人偷看男人洗澡，跟男人偷看女人洗澡的性质是一样的。

记者：说哪样？我是报社记者。

保安：记者？这么晚了，单个来这整哪样？

记者：不是有人举报，说这里常有民工为这洗澡吗。社长让我来个实地采访。

保安：来这儿洗澡的全是大伙子，脱得滑溜溜地。那是你看的吗？

记者：这、这我倒没想到。

保安：你们社长哪样水平？噢，抓男的他派女同志；是不是抓女的他就亲自来。

记者：保安同志。我跟您商量个事。

保安：说。

记者：要是有人来洗澡，要是脱得太滑，您帮忙给拍个照。

保安：没得问题。可是这玩艺我不会用啊。

记者：一按就 OK 了。这种相机就是专门给憨包用的。

保安：憨包？

记者：哎哟，大哥，我不会说话。

保安：我的任务是惩处罚款。

记者：我的任务是调查取证。

保安：相互配合，

记者：共创辉煌！

合：耶！

〔后台里传来民工的歌声“喜涮涮！喜涮涮！吃了我的给我

吐出来，拿了我的给的给我送回来……喜涮涮！喜涮涮……”

合：来了！

〔两人藏进灌木丛中。

民工：（唱）

连续浇灌三天整

臭汗一身衣裤湿

天然淋浴洗个澡

苦累脏臭全消失

〔民工脱了外衣走进池中，被冷水激的跳了起来。他拍打了

一阵胸脯，大吼一声跳进水池，颤抖着唱起了“喜涮涮”。

保安：可以动手了。

记者：脱、脱滑了吗？

保安：还留了条短裤。

记者：这样不行。光拍一个背景，他要不认帐我们还没的办法。得想个法让他转过身子来。

保安：没的问题。

〔保安冲上去先把民工的衣服抱起。〕

保安：上来！

〔民工吓地转过身来。记者不失时机地按下快门。〕

记者：OK！

保安：哈哈！这下人证物证都有了。

民工：警察叔叔……

保安：不敢当。叫声保安大哥就行了。

民工：保、保安大哥，你这是整哪样？

保安：整哪样？你在这里整哪样呢。

民工：不就是冲个澡吗。你看这一池清水哗哗地白流着，我不洗，不也是浪费了吗。

记者：浪费？这叫品位。城市消费品味。

民工：这位大姐是？

保安：记者。

民工：记者大姐。我就是个民工，只知道拿了谁的钱就给谁好好干活。违法的事从来不做。

保安：你现在就违法了。

民工：保安大哥，可不敢乱讲。洗个澡也没的哪样损失。

保安：没损失？过来，过来，瞧瞧，一池的鱼都让你们给闹死完的了。

记者：说违法是重了点，起码是个违规。

保安：对。违规。

记者：这也不仅是个单纯的洗澡问题，这关系到一个城市的形象和市民的素质问题。

民工：记者大姐，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保安：听不懂？过来，过来。我说一句你听——

(唱)

告示牌 写得清
个个市民须遵循
喷泉洗澡触民忿
罚款一佰平民心

民工：多少！一佰！

(唱)

我辛苦一月几佰元，
要吃要喝要养家人
老板欠薪三月多
身上早就无分文

保安：当真没的？

民工：当真没的。

保安：确实没的？

民工：确实没的。

保安：(唱)

不怕你横 不怕你狠
要想放赖没的门
来来来 这边请，
罚你站立到清晨

〔把民工拉到水池边，给他摆了个造型。〕

民工：你这是整哪样？

保安：当初修建这座喷水池，原想塑个美女维、维……

记者：维娜斯。

保安：对。就是那个不穿衣裳的外国女人。经费短缺没整成。现在你就站在这里替她上岗。明日一早，会有广大的市民前来参观。你将会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民工：你！你也太缺了！

记者：这份整怕不行。

保安：吓吓他——咋个？想跑？

民工：衣服在你手里呢，我咋个跑。

记者：我们也不怕你跑。我这有刚拍的相片，你的光辉形象明天

就会出现在报纸上。

民工：大姐，我求您了。你那样做让我以后怎么见人。

记者：那你在这里洗澡，脱得滑、滑……怎么就不知道害羞？

保安：是啊。现在才知道害羞。站好了！站站好了。腿并拢，身子扭过去点。哎——有点维娜斯的意思了。要是再从这里把你两条胳膊拿掉一截，就越发象了。

民工：够了！不就是洗个澡吗？到底犯了多大的罪！要钱没有！要曝光，随便！

(唱)

杀人不过头点地
做人不能这样损

记者：(唱)

浴室澡堂遍地是
为何非到此洁身

民工：(唱)

城里五步一桑拿
十步一个洗脚城
问你几人能进那座厅
问你几人敢踏那道门
按摩床 鸳鸯盆
王八龟孙多得很
有种你去那罚款
不要只欺打工人

〔保安、记者对视了一下，心里都挺别扭的。〕

保安：小伙子，把衣服穿上吧，别着凉了。

民工：不穿！反正要去当那个什么斯，穿了还要脱。

记者：那老板没给你们排洗澡的事吗？

民工：老板哪有你想得那么好。一块砖，一滴水，抠得紧着呢。

我们住个工棚，一百多号人就一个水笼头，每天才放两小时水。大冷天的，当我们愿意来这里洗澡啊！来一回，就发一回烧。生了病还不敢去看，怕老板扣工钱。

保安：来，兄弟，把衣服穿上。

记者：小兄弟，到这里坐。

民工：前两天我婆娘来找我，说是今年生的小孩是“金猪”，将来不会象我俩一样受苦。不怕你们笑，我夫妻俩转了几日了，连个在一起睡觉的地方都找不着。

记者：小兄弟，你跟我走。到我家去吃点东西，洗个热水澡。

民工：谢了大姐。跟我一块出来打工的兄弟有好几百呢，你能管得过来吗？大哥，我只求你不要罚我的款。

保安：罚款？没人说罚款啊。兄弟，我这就跟你去把你爱人接到我家去住。金猪啊，十二年才一回，可不能耽误了。小兄弟，这民工洗澡的问题一天不解决，你们就来这里洗。出了事，让领导来罚我。

民工：那大姐你？还要给我曝光吗？

记者：我……

(唱)

今夜事 不由人 扪心自问
小兄弟 句句话 让人思忖
外来工 进城打拼为脱贫
却为何 繁华市井难容身
高楼林立树成荫
街道宽敞花缤纷。
只见月下花前风情影
漠视炎日寒夜辛劳身
只听窗前灯下叙天伦
不闻有人念及打工群
知他困苦有几人
感他辛劳有几人
挥笔直书不平事
唤起民众关爱心

(白)小兄弟，这个“光”我是曝定了！

保安：你！

记者：我回去就把今晚发生的事写出来。我要向社会呼吁。呼吁全社会的人，共同来关注外来打工人员工作难，生活难，看病难，孩子上学难的问题。

民工：大姐，大哥，我替所有打工的人，给你们磕头了！

〔幕后曲：〕

城里人 乡里人
城乡本是一家人
本地人 外地人
处好就是一家人

【剧终】

快乐农家

(话剧小品)

时间：现代

地点：农户

人物：三哥 三嫂

〔幕启：现代农家。沙发、电视。〕

〔三哥拿着个飘逸杯上。〕

三哥：建国六十年，人人来庆贺。村里搞庆典，个个主意多。比完跳舞比唱歌，还搞了个演讲叫“农家乐”。昨晚我就对媳妇说，明天要抽签，叫她莫碰我。可她就是不听，说抱抱才快活。你瞧吗，早起去抽签，一下就摸着第一号——媳妇！

（突然想起中的飘逸杯，赶忙把它塞进沙发底下。）

（三嫂出。）

三哥：我回来啦！

三嫂：回来啦！藏哪样东西？

三哥：没得哪样。

三嫂：哎，抽着第几号？

三哥：单个瞧。

三嫂：一号！哎哟，手咋个这么臭啊！

三哥：问你了吗。

三嫂：一号就一号，哪个怕哪个。平日在村头闲聊，还不都是我把着说。

三哥：这是演讲。不是东家长，李家短的说事。要说我们村六十年来各家各户的新事。

三嫂：这个何消准备，单个家日子咋个样，还不是张口就说。

三哥：我说媳妇。这是比赛，要讲规矩。你先瞧瞧这些规定。（掏

出个本本）这里。第一，每家演讲限时十分钟。

三嫂：十分钟能讲个哪样。

三哥：超时一分钟扣 0.1 分；

三嫂：多讲不说奖励，还要扣分？

三哥：第二，要说普通话。

三嫂：哪个出的馊主意！

三哥：小国庆家媳妇。

三嫂：她？呵哟哟，好笑人。别个还算了，小国庆家媳妇还要求说普通话？前些年她进城给人家带娃娃。小娃跟了她才一个月，说出话来连小娃家妈都听不懂。

三哥：笑哪样笑，人家也会进步吗。

三嫂：只要不要求说四小国语言，每样都会来几句。

三哥：你那个日语？“萨哟那拉”，说成“莎苻烂了”。

三嫂：哪点不合。

三哥：合呢合呢，你说的最合。是日本人说得不合。

三嫂：还有哪样？说。

三哥：是是。第三么、三么就是：演讲要讲重点、讲亮点。

三嫂：哪样重啊、亮啊的？哎你说，我家哪点重，哪点亮？

三哥：这话算是你问到点子上了。抽完签我就去几家转了转，摸了摸他们的底。孙子说了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三嫂：哪家孙子说的？

三哥：哎，不是哪家的孙子。

三嫂：明明你刚才说是孙子说的吗。

三哥：你咋个连孙子都认不得啊。

三嫂：你又没说是哪家的孙子，我咋个认得。

三哥：我说的那个孙子，不是你说的那个孙子；我说的孙子是一个人……

三嫂：哪家的孙子不是人？

三哥：是了是了，都是人。可是我说的孙子么，他叫孙子……

三嫂：废话。哪家也不会把孙子叫成阿爷。

三哥：啊呀，跟你乱不清。

三嫂：你乱还是我乱？

三哥：我乱我乱。行了吧？我乱。

三嫂：说点乱得清的。

三哥：是了、是了。我首先么去了村头老五叔家。

三嫂：五叔家么我去过，日子过的么还算可以。要说亮点吗，我看哪点都不亮。

三哥：亮！亮得很！这次政府组织电器下乡，他是买了电视买音响，买了电炉买冰箱；洗衣机、洗碗机、跑步机、按摩椅，空调器、加湿器、暖手炉、电茶壶，电热毯、电动车、外加台式电脑和游戏机……几样了？

三嫂：没、没算清。

三哥：还有。

三嫂：还有！

三哥：他还给他的小孙孙买了个 P4。

三嫂：屁事？

三哥：哪样屁事！是 P4。

三嫂：还是屁事啊。

三哥：M—P—4。

三嫂：整哪样的？

三哥：就这么大点，听音乐，看电影，看书，打游戏全都是它。老五叔现在抖得很，专门请县城里的书法家为他提字，还做了块匾挂在门前。上书六个大字——“西村电器第一家”！

三嫂：（掰着手指数着）西、村、电、器、第、一、家——七个字吗。

三哥：七个……管它六个字，七个字，反正这个演讲比赛第一名跟我家关系不太大了。

三嫂：第一不行，就拿第二。

三哥：第二？第二么看来跟我家关系也不太密切。

三嫂：又是哪家了？

三哥：小国庆家了么。

三嫂：小国庆家？

三哥：他家提的口号是“全家总动员，旧貌换新颜”。集体美容。他家爹专攻秃顶，她家妈做了个拉皮，她媳妇在抓紧减肥。

三嫂：她那个媳妇么，原来长的就是一小小个，连毛带屎地剁剁也就一小碟。后来是咋个催的，一下长的那么肥一个。

三哥：可不是吗。他家卧室的门都改过两回了。

三嫂：那小国庆整哪样？

三哥：小国庆？小国庆那个长相么当然是全面整容了吗。

三嫂：整出来格瞧得成？

三哥：说得过去吧，算得上是五官清秀。

三嫂：五官！

三哥：他那个鼻子不是垫高了一截吗？回来一不小心在哪里碰着一下，歪朝一边去了。

三嫂：唔哟哟，肚子疼，肚子疼。笑死我了。唉。小国庆也真不容易。记的前些年进城，有个朋友拉他去去洗脚。才一说洗个脚要两百元钱，他死活不脱鞋。还说把他那双脚砍下来卖都不值这点。唔哟哟。哎，还有国庆那个儿子呢？那小点，总不会做哪样美容吧？

三哥：全数就他最时髦，染了一头绿毛。乍一看，还以为他媳妇

抱了个哪样宠物。

三嫂：唔哟哟，笑死我了。这份也算亮点？

三哥：想想么，美容、整容、防秃、瘦身，哪样不是世界性难题？还不算亮点？

三嫂：小国庆家能有今天也真不容易。这个第二名么别个不让，小国庆想要，给他。

三哥：先别忙着排名次，别个家还没说呢。

三嫂：还有比他两家还恶的？

三哥：最恶的要数小建国家。小建国要说得是国际大事。

三嫂：吓不着我。小建国这些年在海外干劳务，不就是比国内打工多找几个钱吗。

三哥：钱算哪样？人家带回来个洋媳妇！

三嫂：外国媳妇！哪个国家呢？

三哥：荷兰的。

三嫂：噢。荷兰我知道。我家养的奶牛跟她就是老乡。

三哥：我就说了。那个荷兰牛咋个长的那么大，望望小建国的媳妇就明白了。又高、又大、又白。听说她一进家门就给小建国家爹来了个拥抱。你想么，小建国家爹那个个把，才到她这点，一下就被她闷昏过去了。

三嫂：走。

三哥：去哪里？

三嫂：去瞧瞧那个洋媳妇去。

三哥：哎哟回来。正事还没说完呢。

三嫂：等说完么人都走了。

三哥：哎哟回来。人家说了，来了就不走了。要在这里长期住下去，就是我们村的人了。想哪下瞧哪下瞧。

三嫂：哎哟喂，这真是世界变化多，中国农民讨洋婆。还去了哪家，赶紧说！

三哥：还去了……

三嫂：哪家？

三哥：那个、那个……没去哪家了。

三嫂：真的？

三哥：真的。

三嫂：你回来时往沙发底下塞哪样？

三哥：不是，哪……

三嫂：拿出来！

(三哥把飘逸杯拿了出来。

三哥：就是个烂杯子。

三嫂：哪个给的，说！

三哥：是、是……

三嫂：你不说我也知道，是那个老情人吧？

三哥：哪样老情人。就相过一回面，人家还瞧上我。那么多年了，你心里咋个老过不去。

三嫂：为哪样瞧不上你？

三哥：还不是当年我家太穷。

三嫂：现在呢？现在不是富了吗。

三哥：你瞧你，说着说着就不对了。

三嫂：为哪样要去她家？

三哥：她不是评委吗！去拉拉关系。

三嫂：你去拉关系，咋个她还送你东西？这个是哪样？

三哥：她家不是进城开了个茶庄吗。送了我一个飘逸杯，泡茶用的。你瞧，这上面放茶叶，冲上水。泡好只消按一下这里，茶水就到下面了。

三嫂：有哪样希奇。跟我家抽水马桶是一样的。

三哥：真地没说哪样。她说你气质不错，但还是要注意一下形象。说比赛时要打扮打扮，印象分很重要。

三嫂：何消她说，我早就做好了。知道我今天脸上搽的是哪样？高级弹力霜。你来摸摸，试试我的皮肤现在给还弹？

三哥：不消试，弹弹

三嫂：摸！

三哥：是是，我摸，我摸。(三哥上前用手指捅了一下，夸张地

倒退了好几步) 唔唷，太弹啦！弹得我站都站不住。

三嫂：(哭笑不得) 我叫你给我装神弄鬼地。

三哥：好了好了，不生气就好。

三嫂：我还是气。家家都有得说，我家说哪样呢？

三哥：(语重心长地说道) 三妹。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人家都说自家的变化，我家就说全村的变化。名次不名次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们的寨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们国家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三嫂：三哥，你说的对。我们的国家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剧终】

荣辱教育小故事

(动漫系列小品)

少儿八荣八耻歌

(一)

热爱祖国 服务人民
荣 荣 荣
崇尚科学 辛勤劳动
荣 荣 荣
团结互助
荣 荣
诚实守信
荣 荣
遵纪守法 艰苦奋斗
荣 荣 荣
小小要把八荣记心中
长大才能当好主人翁

(二)

危害祖国 背离人民
耻 耻 耻
愚昧无知 好逸恶劳
耻 耻 耻
损人利己
耻 耻
见利忘义
耻 耻
违法乱纪 骄奢淫逸
耻 耻 耻
小小要把八耻记心中
长大才能当好主人翁

主要造型人物:

丫丫 菲菲 希希 佳佳 婷婷 玲玲 华华 闹闹) 强强
扬扬 明明 胖胖 可可
李老师 丫丫爸 丫丫妈 希希妈 希希爸 小阿姨 明明爸

★我是中国人（以热爱祖国为荣）

1、教室外

胖胖跑出教室门，兴奋地对强强、可可说道：“快进去，班里来了寄读生，是个老外！”

三人一阵风跑进教室。

2、教室里

孩子们围着一个长得有点洋气的孩子在盘问着——

菲菲：“你是老外吗？”

“我是中国人。”那个长得有点洋气叫华华的孩子说道，“不要叫我老外。”

胖胖自做聪明地说：“对，应该叫小外。”

众同学发出嘘声。

华华：“我再说一遍，我是中国人。我的名字叫华华。中华的华。”

佳佳：“那老师怎么说你是从美国来的？”

华华：“美国有很多的中国人。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中国人。”

强强：“那你鼻子为什么这么高？”

华华：“这就怪我爸爸了。我爷爷、奶奶，爸爸都是中国人，可我妈妈是爱尔兰籍美国人。所以我的鼻子就长成这个样子。”

菲菲：“华华，美国不是很有钱吗，怎么你还回国来读书？”

华华：“爷爷、奶奶说了，中国人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我爸爸让我回到自己的祖国来生活一个月。”

众同学：“啊，才一个月啊！”

上课铃响。

同学们坐回自己的位置。

华华和同学们一起念着黑板上的课文：“我是中国人！我热

爱自己的祖国！”

3、放学路上

华华：“为什么你们都拴着一样的红围巾？”

“他说是红围巾。”胖胖，“哈哈，笑死我了。”

丫丫：“华华。这叫红领巾。它是五星红旗的一角。只有好孩子才能戴。”

4、教室里

华华带着一条红领巾走进教室。

众同学一片哗然。

佳佳：“华华，红领巾是不能乱带的。”

华华：“为什么你们能戴，我不能戴？”

胖胖：“不是每个同学都能戴的。我和闹闹、菲菲都不能戴红领巾。”

华华：“那要怎么样才能戴红领巾呢？”

“谁叫你是从美国回来的，我想你基本没戏……”胖胖突然住口。

李老师走了过来，对华华说道：“华华。一个中国人，不管到了哪里，最重要的是热爱自己的祖国。一个合格的少年先锋队员，首先必须热爱祖国。”

华华：“老师，我记住了。”

5、菲菲家

门铃响。

菲菲开门，“华华！”

“你好，菲菲。”华华亲吻了一下菲菲，“今天你很漂亮。”

菲菲眼前飞起几颗心——“他亲我！说我漂亮！”

菲菲妈：“菲菲，这就是你说的美国同学？”

菲菲：“妈咪，他叫华华。从美国来的。这是我妈咪。”

华华亲吻了一下菲菲妈，“很高兴见到你。”

妈妈：“哎哟，这美国小孩就是比中国小孩懂礼貌。”

“我是中国人。”华华说道，“阿姨，中国小朋友也很讲礼貌。”

妈妈：“我早就听菲菲说起过你。华华，阿姨请你来，就是

想跟你商量件事。”

华华：“我很愿意帮忙，只要我能做到的。”

“能做到，能做到。”菲菲妈说道：“我跟菲菲爸爸很早就有一个愿望，希望把菲菲送到美国去读书。”

华华：“这很容易。只要菲菲好好读书，将来可以出国留学。”

菲菲妈：“哎哟，就她现在这个样子，凭她自己考出国是没指望的了。能跟你爸爸说一声，就说菲菲是你亲戚，把她弄出国去。放心，钱由我们出。”

华华：“阿姨，菲菲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让菲菲出国读书？”

菲菲妈：“咳，中国人有什么好当的。我就希望菲菲将来和你一样，当个美国人。”

华华：“我是中国人！我为我是中国人骄傲！”

华华起身走出菲菲家。

菲菲妈不解地：“他到底是哪国人？”

6、教室

李老师：“华华过几天就要回美国了。他一直有个心愿，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你们队委讨论一下，赞成华华加入少先队吗？”

丫丫：“华华爱祖国。我赞成。”

玲玲：“华华学习努力。我也赞成。”

“他还帮助同学们学英语。”

扬扬：“不过，我听菲菲说，他生活作风不好。说他去菲菲家亲了菲菲的脸。”

李老师笑道：“那是美国的礼节，谈不上作风问题。”

7、队旗下

戴着红领巾华华庄严地宣誓：“我是中国人。我热爱我的祖国。我自愿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8、机场

李老师和同学们都来送华华。

同学们含着眼泪：“华华，我们会想你的。”

“我也会想你们的。”华华抚摸着红领巾，“这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我每天戴着它，就会永远记着我的祖国。”

○迟到的邀请书 （以服务人民为荣）

1、教室里

一张邀请函——“学生家长谈会”。

佳佳：“到时候我让我妈妈来。我妈妈是歌舞团跳舞的。可漂亮了！”

扬扬：“不就是个跳舞的吗。我爸爸是局长。”

希希：“局长算什么。我爸爸是董事长。明明，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你的爸爸？”

明明：“我爸爸就是一个普通公务员。”

……

可可怔怔地看着邀请书。

2、放学路上

落单的可可默默地在街上走着。

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了街对面——

可可爸骑着垃圾车正在收垃圾。

“爸爸。”可可跑了过去。

可可爸：“可可，放学啦？”

“我……我们学校……”

“有什么事吗？”

“不。没什么大事。”

可可爸：“那赶紧回家吧。”

可可爸爸骑着垃圾车走了。

可可看了看手中的“邀请书”，又抬头看了远去的爸爸，把“邀请书”塞进了书包。

3、校园大门口

李老师领着孩子们迎接着家长的到来。

佳佳：“妈妈！”

佳佳的妈妈从出租车上走下。

佳佳：“你们看，我妈妈多漂亮。”

扬扬：“你妈妈是打出租车来的啊？”

佳佳脸红。

一辆本田车开了过来，扬扬的爸爸走了下来。

扬扬：“看，那就是我爸爸的车！”

胖胖：“什么你爸爸的车，是公家的车。”

一辆宝马车开了过来。

希希：“看，那是我老爸的车。”

“哇，宝马！”同学们眼里露出羡慕的眼神。

扬扬低下了头。

强强爸爸下了自行车，大咧咧地问道：“强强，我没迟到吧。”

“自行车。”希希、扬扬在一旁笑。

强强投过两束愤怒的目光。

4、街道上

傍晚。

城市的亮了起来。

可可爸爸还骑着垃圾车在收垃圾。

明明爸爸也正往学校走。

走在他前面的女孩子把吃完东西的包装纸随手丢在地上。

明明爸爸顺手捡起，上前对女孩说：“同志，垃圾不应该随手乱丢，要丢在垃圾筒里。”

女孩：“你是干什么的，管得着吗！”

明明爸爸无奈地摇了摇头。

垃圾车唱着欢快地歌过来。

明明爸：“哎，帅哥！”

可可爸爸停下车：“是你啊，师弟。”

明明爸：“这么晚了还没下班？”

可可爸：“正收工呢。现在城市越来越大了，垃圾也越来越多了。再忙还能有你这个当市长的忙？”

明明爸：“我这个市长也是扫大街出身的吗。等我不当市长的那天，还回环卫队来扫大街。”

可可爸：“你这是要到哪儿去？”

明明爸：“去学校开家长会啊。唉，我记得你家可可跟我家明明是一个班的，怎么你不去开会？”

可可爸爸眼前显出白天可可吞吞吐吐的样子，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叹了口气：“这孩子，是嫌我这个当清洁工的爸爸的给他丢脸了。”

明明爸爸有感地说，“现在的孩子，应该加强为人民服务观念的教育啊。”

可可爸：“我这就去学校。”

明明爸：“啊呀，时间快到了。师哥你上车，我来骑。”

可可爸：“还是我来吧。”

明明爸：“我好久没骑这车了，让我过过瘾。”

垃圾车飞快地朝学校驶去。

5、校园大门口

李老师：“明明，可可，座谈会时间就要到了，你们家长怎么还没来。”

明明：“我爸答应我一定来开会的。”

李老师：“是不是你们没把邀请书交给家长？”

明明：“交了。我保证。”

可可：“我……”

明明突然大叫道：“我爸爸来啦！”

明明爸爸骑着垃圾车走近了来。

希希、扬扬呵呵笑着：“什么公务员啊，原来明明爸爸是扫大街的。”

可可一旁睁大了双眼：“这是我爸爸的车啊？”

李老师吃惊地，“市长！”

众家长：“市长！”

希希、扬扬吃惊地：“什么？市长！”

扬扬爸爸跑上来：“市长。您这么忙，开家长会这种小事还亲自来。”

“我现在是家长，不是市长。再说，孩子的事有小事吗？”
明明爸把眼光投向停靠在一边的本田车。

扬扬爸爸脸红着说：“时间太紧，我顺便让公家的车送了一下。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可可爸：“可可，爸爸是不请自来了。”

可可：“爸。”

明明爸：“可可。你爸爸是全国劳动模范，比我强多了。你有这样的爸爸应该感到自豪。”

可可：“全国劳动模范！爸爸从来没跟我说过啊！”

明明：“爸。你怎么会跟可可爸爸一起来？”

明明爸：“爸爸我刚参加工作那阵，就跟可可爸爸在一个队里当环卫工人。他还是我师哥呢。我现在当市长，可可爸爸当环卫工人，只是岗位不同，职责都一样，那就是服务人民！”

大家热烈鼓掌。

可可含着眼泪跑到爸爸跟前，从书包里掏出邀请书，双手递给爸爸：“爸爸，是我错了。”

可可爸慎重地接过了邀请书。

明明爸：“我建议大家为这份迟到的邀请书鼓掌。”

大家热烈鼓掌。

希希、扬扬惭愧地对视了一眼，低下头去。

【二集完】

宽扁担 窄篇担 （以崇尚科学为荣）

1、街道上

一辆汽车行驶在公路上。

车头上拉着“义务劳动光荣”的横幅。

车上坐着一群兴奋的孩子。

2、少儿科技园工地

李老师指着一块空地，说：“用不了多久，这里将建成少儿科技园。为了我们孩子自己的科学园地，每个孩子都应该尽一份力。今天的任务是平场地。同学们要注意安全。按昨天宣布的分组，开始劳动吧。”

空地处堆着一捆扁担和筐。

孩子们一起扑了上去。

一阵混乱，尘埃落定。

佳佳、强强提着土筐站在一旁。

闹闹和菲菲在争夺着一条窄扁担。

地上还剩一条宽扁担。

菲菲：“我先拿到的！”

闹闹：“我先拿到的！”

菲菲：“我先……”

闹闹：“我先……”……

佳佳拿起地上扁担，说道：“菲菲，让给他吧。这不是还有一根吗。”

菲菲：“我偏要这根。那根扁担那么宽，肩膀会压疼的。”

胖胖：“就你知道肩膀会疼？”

强强：“连个小毛丫头都拿不下来。”

胖胖脸一红，大吼一声，抢过扁担。

胖胖得意地扮着鬼脸与强强嬉笑着跑开。

跌趴倒在地上的菲菲怒睁双眼，双拳捶地，怒吼道：“走着瞧！”

李老师看在眼里。

3、工地上

胖胖、强强不住地换着肩。

呲牙咧嘴的胖胖坚持不住了：“不行不行，歇一歇。”

菲菲、佳佳轻松地抬着土从他俩身边跑过。

菲菲挑衅地：“快呀，快呀。还干不过女孩子。”

强强大怒：“胖胖，起来！”

胖胖：“不行、不行。我肩膀实在受不了了。”

强强不解，“怎么连女生都比不过？”

李老师远远地看在眼里。

李老师吹起了哨子，喊道：“同学们休息一下。都到这里来。”

同学们从四下跑来。

李老师：“各组同学们说说，你们都抬了几筐土？”

果果：“我和玲玲抬了十筐。”

明明：“我和丫丫抬了十一筐。”

菲菲、佳佳：“我们抬了八筐。”

李老师：“胖胖、强强，你俩抬了几筐？”

“我们……”俩人低下了头。

强强埋怨胖胖：“都怪你，白长一身肥肉。”

胖胖大怒：“小瞧我，咱俩一边比摔跤去！”

李老师：“同学们坐过来，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同学们围坐下。

〔故事里人物的表演：私塾先生形象用李老师的形象，两个学生的形象用强强和胖胖的形象。〕

〔李老师画外音：〕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私塾先生。他为了惩戒那些读书不用心的学童，订了一条规矩：凡是背书背错的孩子，都要被他用戒尺打手心。背错两个字打一下，背错一个字打半下。他规定：戒尺面，算一下；戒尺背，算半下。他自认为很公平。可被打了一下的孩子不怎么样，反倒是被打了半下的孩子疼得呲牙咧嘴。同学们说说，这是为什么？”

众孩子摇头。

李老师：“那是因为戒尺的面宽，接触手心的面积大，力量也就分散了；戒尺的背窄，接触手心的面也小，力量反而集中。尺背打的半下，自然也就比尺面打的一下要疼得多。那个私塾先生不懂这个科学道理，所以才事得其反。”

众孩子：“噢！”

李老师拿起窄扁担和宽扁担，说：“刚才胖胖跟菲菲也是不

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为这根窄扁担发生了争执。其实，宽扁担虽然看起来大一点，重一点，但它对肩膀的压力是分散的，对肩膀的伤害自然也就少一点。窄扁担看起来虽然小一点，轻一点，但它跟肩膀接触面小，产生的压力自然也就大一点。不信你们都看看自己的肩膀。”

菲菲拉开衣服，肩膀只是红了点。

胖胖拉开衣服，肩膀肿的像馒头。

胖胖：“我说菲菲怎么比我还行。”

李老师又拿过一把镐和一把锹，“同样的道理，镐头尖，方便挖硬土，但铲松土就不如铁锹了。”

胖胖四人：“原来是这样啊。”

李老师：“同学们想一想，在生活里，还有些什么现象跟这件事是同一个道理呢？”

玲玲：“缝衣针、钉子的头都是尖的。”

扬扬：“火箭头也是尖的，飞得快。”

强强：“耍把戏的睡钉床、胸口开石也是这个道理。”

菲菲：“以后要再碰上谁跟男孩子打架，我就一小点一小点地掐他。”

众同学嘘声：“噫！”

李老师：“菲菲，你想到了什么？”

希希：“我……噢，有了！磕瓜子用门牙才能磕开，用大牙就磕不开。”

众笑：“馋猫！”

李老师：“胖胖，你想到了什么呢？”

胖胖挠挠头，眼睛一亮：“小偷拿镊子偷东西……”

众同学：“啊？”

胖胖急了：“看我干什么，我又没偷东西！”

李老师：“大家说得都很对。同学们在劳动中明白了相互帮助的道理，这很重要。但大家还要在生活和学习中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学习科学知识很重要，但要做到把科学知识用于服务祖国建设和服务于人类文明进步上，用在揭穿伪科学上，这才是最重要的。”

众同学：“老师，我们记住了。”

佳佳和菲菲：“胖胖、强强，这根宽扁担让给你们吧。”

胖胖乐和和地要接过来。

强强把把胖胖拉了个跟斗。

胖胖：“你这是干什么？又不是我抢她们的，是她们自愿换给我们的。”

强强冲他吼道：“你还算个男人吗！”

【三集完】

◇好孩子 坏小子 （以遵纪守法为荣）

1、上学路上

玲玲边吃着雪糕，边往学校走。

一个别在墙角，十五、六岁的坏孩子跳出来挡住她去路。

坏孩子伸手抢过雪糕，伸出舌头舔了一下，雪糕就没了。“哇！味道真不错。陪哥哥玩玩。”

玲玲：“我要上课。”

坏孩子：“那就给哥哥交点保护费。”

玲玲：“什么保护费？”

坏孩子：“听哥哥教教你。你每天上学路过这里，必须把家里给你的零花钱交给我。要是不交，就别想去上学。”

闹闹走来。

玲玲高喊道：“闹闹！救命！”

闹闹见状跑过来，指着坏孩子吼道：“不准欺负人！”

“哟，又来了一个送钱的。”坏孩子凶狠狠地揪住闹闹的领子，“把零花钱交出来！”

闹闹：“没有！”

坏孩子：“皮子痒，我给你挠挠。”

上前对闹闹一顿好打。

玲玲急的四下喊叫：“快来人啊！有人打人啦！”

坏孩子丢下闹闹跑了开去。

2、课堂上

同学们围着鼻青脸肿的闹闹七嘴八舌地说着：

佳佳：“闹闹，疼吗？”

闹闹：“不疼。”

希希：“闹闹你真勇敢。”

希希：“那个孩子太坏了。要是以后我们上学路碰上他怎么办？”

丫丫：“应该先告诉老师。”

明明：“告诉警察叔叔。”

闹闹：“别。先别告诉老师。我不能白挨一顿打。放学后先找他们算帐去。谁敢跟我去？”

胖胖、强强、可可：“我们都去。”

闹闹：“记住，谁也不许跟老师说。”

上课铃响

同学们坐好。

李老师：“闹闹，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弄得？”

闹闹：“我自己不小心摔的。”

玲玲想说什么。

闹闹捅了她一下，示意她不要说。

李老师察觉到了什么。

3、放学路上

闹闹走在前面，边走边小心地张望着。

胖胖、强强、可可悄悄地跟在后面。

在一个拐角处，坏孩子一下跳了出来，“哈，又见面了。”

“有种的跟我们打！”胖胖、强强、可可、闹闹几个把坏孩子团团围住。

4、学校门口

李老师问玲玲：“跟老师说实话，闹闹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玲玲：“不不，闹闹他没做坏事，他是……”

几个叙述画面。

李老师大惊。

5、街道上

“上！”闹闹一声吼，四人一起扑上，扭打成一片。

一阵尘埃落定，闹闹四人鼻青脸肿地全趴在了地上。

“你们几个记住，每天上学经过这里，一人交给我一块钱。”坏孩子得意地说道。

胖胖沮丧地说道：“我们不是他对手。”

强强：“还是告诉老师吧。”

闹闹：“等着。我就不信没人制得了他。”

6、街道上

老师和玲玲赶到出事地点，没见到闹闹四人。

李老师：“玲玲，你跟老师去一趟派出所，跟警察叔叔把事情经过讲讲。”

7、一个建筑工地上

闹闹朝着工地上一个正在干活的小伙子喊道：“表哥！”

表哥过来，见到闹闹几个的样子，大惊：“谁把你们打成这个样子？”

闹闹：“表哥……”

〔几个画面把事情原委说清。〕

“什么！”表哥大怒。

8、马路边上

闹闹四人赶往刚才出事的地方。

远远见着坏孩子又在那里拦截一个孩子。

闹闹四人冲上去围住坏孩子。

坏孩子一脸坏笑，“怎么，还想试试。”

一只手伸过来把坏孩子提了起来。

坏孩子了扭头一看，顿时萎了，“大、大、大哥，我、我跟他们闹、闹着玩的……”

“现在我跟你玩玩。看招——‘黄狗犁田’！”随着表哥一声吼，坏孩子直窜了出去。

坏孩子脸、手全擦破，跪在地上求饶道：“大哥，大哥，小弟把这块地盘让给你。”

闹闹四人一旁助威道：“打打，好好教训教训这坏家伙！”

“第二招——‘狗熊攢膘’！”表哥把坏孩子举起，摔了他个屁股墩。

坏孩子屁股疼地反弹起，疼得他原地乱转。

闹闹四人笑地前仰后合。

“第三招——‘癞哈蟆穿套裤’！”表哥把坏孩子反拧着，正要抬脚猛蹬下去。

“住手！”突然听见一声高喊。李老师、玲玲和一位警察步跑了过来。

警察上前把坏孩子提起了起来。

李老师拉着闹闹他们心疼地问道：“伤得怎么样，要不要去医院？”

9、派出所里

李老师：“同学们，你们保护同学，敢于向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精神是值得表扬和提倡的。但是你们采取的方法不对。以后碰上这种事情，应该先告诉老师和家长，也可以到派出所找警察叔叔报案。应该培养法纪观念。”

警察：“你们老师说得对。同学们，要见义勇为，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对这种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少年儿童坏人，我们一定会依法给与打击和严惩的。你们赶紧回家吧，别让家里人着急。”警察指着表哥说道，“你留下。”

闹闹大惊：“警察叔叔，没搞错吧？我表哥是来帮我们教训这个坏蛋的。”

警察：“你表哥虽然是声张正义，但他采用的方法不对，同样触犯了法律。”

闹闹泪下，拉着表哥，“表哥，是我害了你。”

胖胖、强强、可可拉住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你不要抓他。”

警察：“孩子们放心。你表哥的动机是好的，就是缺少法制观念。好在这事也没造成多大的后果，我们留下他来，主要是对他进行法制教育。会从轻处理他的。”

胖胖、强强、可可：“大哥哥，我们班的同学明天都会来看你的。”

表哥感激地点点头。

【四集完】

△值日生（以辛勤劳动为荣）

1、教室里

李老师：“下一周轮到希希当值日生。记住，每天要提前到校把教室打扫净。”

希希为难地，“啊！”

2、希希家

希希：“妈咪，下星期轮到我当值日生。”

妈妈：“什么值日生？”

希希：“就是打扫卫生。可我什么都不会做，你给我想个办法吗。”

妈妈：“这还不简单，叫家里的小阿姨给你去做不就行了。”

3、校门口

希希带着小阿姨来到校门口。

“她不能进去。”门卫把小阿姨挡了下来。

希希：“啊！”

4、教室里

李老师：“希希。今天你为什么没打扫卫生？”

希希：“我带小阿姨来打扫卫生，可是门卫不让她进来。”

同学们大笑。

李老师：“打扫卫生是每个同学的义务，义务是不能由别人代替的。大家都应该从小培养热爱劳动的好品德。”

希希羞愧。

5、放学路上

放学路上。

希希讨好地对胖胖说：“胖胖，帮个忙行吗。”

胖胖：“怎么帮？”

希希：“你帮我打扫卫生，我给你带好吃的来。”

胖胖觉得受了侮辱，“你一说一什一么！”

希希：“要不我给你钱也行。一次两块。”

胖胖气得脸都红了，“谁要你的臭钱！”

6、希希家

妈妈：“这老师想干什么？我们希希是去读书的，不是去做苦力的。”

爸爸：“这话不对。其实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现在日子好过了，反而歧视劳动。孩子不能养得太娇，对她将来没好处。”

妈妈：“这……”

7、教室里

希希用一块头巾把头紧包着，只露出一双眼睛。

她挥舞着扫把，把灰尘赶得满屋乱飞。

菲菲在教室外隔着窗子往里面望了一眼，吓得上下牙打架。

其他同学走过来。

菲菲：“教室里面有鬼！”

“哪来的鬼。我看。”强强看了一眼，吓了一跳，“不是鬼，像是外星人！”

“我看。”胖胖看了一眼，大吼一声，“小偷！”

几个男孩进去，把希希按住。

希希大叫：“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大家拉下面罩惊道：“希希！”

毛毛：“不就是扫个地吗，用得着打扮得这么夸张吗？”

果果：“啊呀，这扫得叫什么地啊，还不如不扫呢。”

“就是……”

8、希希家

希希：“爸。我今天扫地扫得很用心了，可是越扫越脏。同学们都笑话我。”

爸爸：“希希，什么事都有个第一次。只要坚持做下去，总有一天同学们会夸你的。”

9、希希卧室里

小阿姨在为他铺床。

希希：“小阿姨，让我自己来铺。”

小阿姨：“不行。你妈妈见到会骂的。”

希希：“她敢！小阿姨，明天早上五点叫我起床。”

小阿姨：“起那么早干什么？”

希希：“你教我扫卫生。”

10、第二天一早 希希家客厅

小阿姨指导着希希，“打扫卫生呢，要先扫后抹。扫地时如果没有湿拖把，就先洒点水。那样灰尘就不会扬起来了。”

希希卖力地做着。

11、教室里

希希认真卖力地扫着地，抹着桌子。

不一会儿，教室变得清洁明亮。

李老师在窗外看着，眼里露出满意的目光。

同学们来到了，望着干干净净的教室都很惊讶。

菲菲：““我敢肯定希希是叫小阿姨来扫的。”

强强：“不会的，小阿姨进不来学校。我想是胖胖收了希希的钱，帮她做的。”

胖胖挥动拳头：“强强，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放学后我俩单挑！”

李老师拉着刚刚洗完手的希希走了进来，“大家不要乱猜。今天的卫生事确实是希希一人做的。我可以证明。”

“希希你真行！”

“希希你太棒了！”

希希笑得象朵花。

12、希希家

希希：“爸爸，妈咪，老师今天表扬我了。”

爸爸：“别骄傲。”

希希：“妈咪。从明天起，不上学的那天，家里的卫生由我

来做。”

妈妈：“这是干嘛？家里不是有小阿姨吗？”

希希生气地大吼：“你讨厌！”

【五集完】

◎同桌的她 （以团结互助为荣）

1、教室里

李老师把婷婷带进教室：“同学们，我们班又来了一位新同学。来，跟大家认识全下。”

婷婷：“大家好。我叫婷婷。”

李老师：“现在要调一下座位。强强跟果果坐。婷婷跟闹闹坐。

强强与闹闹沮丧地相顾一眼，握手惜别。

2、放学路上

闹闹：“这下完了。明天就要考试了。这个新同桌一本正经的样子，肯定不会让我抄她的题。”

胖胖：“我保持了一年多倒数第一的宝座，原来不打算让给谁的。看来这次不让给你都不行了。”

3、教室里

闹闹面对考卷上的题不停地抓耳挠腮。

婷婷胸有成竹地在做着题。

闹闹乘李老师不注意时，把眼转向婷婷的卷子。

婷婷有意识地用手把做好的题盖住。

闹闹怒火中烧。

4、第二天 教室

婷婷打开考卷，卷头写着 100 分！

闹闹打开卷子——30 分！

强强苦着脸，“怎么才 99 分。”

“哈！60！我考了 60！哈哈。”胖胖狂喜。

婷婷：“闹闹。哪道题不会做我教你。”

闹闹一把婷婷推倒在地，“走开！不就是 100 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摔疼了的婷婷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李老师走了进来，问道：“怎么了？”

闹闹脸都吓青了。

婷婷从地上爬起来，静静地说道：“没什么，老师。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闹闹放下心来，同时感到有点惭愧。

5、放学路上

闹闹：“一顿爆打是少不了了。”

强强：“不让爸爸知道不就行了。你不会自己（比了个签名动作）——嗯！”

“哥们就是哥们！”闹闹感激地掏笔，自己在考卷上签了个名。

6、教室

李老师指着考卷问道：“闹闹。这上面的签名是你爸爸签得吗？”

闹闹底气不足地答道：“是、是的。”

李老师：“怎么？你爸爸也叫闹闹，跟你同名？”

闹闹心里暗自叫苦。闪出字幕：“糟糕！怎么签成了自己的名字！”

7、闹闹家

闹闹被爸爸一顿爆打。

8、教室里

李老师：“闹闹怎么没来上课？”

强强：“他被他爸爸打伤了。”

李老师一惊：“怎么会这样！”

婷婷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9、闹闹家

婷婷：“闹闹，我看你来了。”

闹闹把头转到一边。

婷婷：“强强跟我说，你爸爸妈妈分开了。爸爸也很不管你，经常放学回家吃剩饭。”

闹闹伤心地哭了。

婷婷：“闹闹你别哭。你好好养伤，我每天放学都会来给你做饭，帮你补课。”

闹闹感激地点点头。

10、闹闹家

放学后，婷婷来闹闹家给闹闹下面条。

灯光下，婷婷耐心地为闹闹补习功课。

闹闹弄懂了一个问题，高兴地笑着……

11、教室里

李老师：“闹闹同学近来学习成绩一直在上升，这跟婷婷同学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事实证明，同学们的团结互助才是共同提高学习质量的最好方式。老师在这里向你们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们家长在成绩单上签字了。”

众同学欢呼。

12、放学后

闹闹：“婷婷，今天是星期六，你也该自己去玩玩了。晚上就别来给我补习了。”

婷婷：“闹闹，马上就要考试了，我还是去给你补习吧。”

闹闹：“晚上见。”

婷婷先走了。

强强：“闹闹，我家旁边新开了一家游戏机室，我俩去玩玩？”

闹闹：“你自己去吧。晚上婷婷还要给我辅导功课。”

强强：“哎，都是老师把我们俩调了开，要不考试时我会帮你的。”

“你那是帮我吗？是害我！人家婷婷才是真正帮我。”闹闹扬长而去。

强强愤愤地在他背后喊道：“好你个胖胖，重色轻友！”

13、教室里

上课铃响。

婷婷的座位还空着。

闹闹着急地自言自语道：“婷婷怎么还没来！”

李老师走进教室，对同学们说：“婷婷同学不能来上课了。她家里来电话说，她昨晚把腿摔断了。”

闹闹：“什么！可明天就要考试了。”

同学们：“是啊。婷婷学习那么好，不能参加考试太可惜了。”

14、第二天 教室里

李老师：“现在准备考试。怎么闹闹同学还没来？”

门外传来闹闹的声音：“老师，我来啦！”

话音落时，闹闹背着婷婷进了教室。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老师、同学们都含着热泪。

【六集完】

◎大考之前 （以诚实守信为荣）

1、扬扬家

扬扬面前摆着课本。他紧闭双目，口中嘟嘟囔囔在背书。时不时地翻开课本看一眼。

爸爸把头伸进房间，道：“十二点过了，睡觉吧。”

扬扬：“后天就是期终考了，这些课文我还是背不下来。”

2、校园里

校园里的墙报栏上醒目地写着标语：“期末大考，诚信签名”几个大字。

经过的同学纷纷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扬扬背课文从墙报栏前走过。看了一眼，低头想走开。

可可：“扬扬。同学们都签名了，你为什么不签。”

扬扬：“我……”

强强：“噢，想考试弊吧？”

扬扬：“谁说我想作弊！”

强强：“胖胖都敢签，你怎么不签？”

扬扬：“我……我没带笔。”

可可：“我这里有。”

扬扬接过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3、扬扬家

爸爸一手拿鸡毛掸，一手提着皮带：“这次期终考拿不到 100 分，这两样东西你随便选一样。”

扬扬不服地说：“奶奶说，你小时候还不是经常考 0 分。”

爸爸羞恼：“等你当了爸爸后再说这种话！”

4、扬扬屋里

扬扬在苦读。

小花猫在他的床上打着呼噜。

墙上的挂钟敲了一下，时针指在一点钟。

惊醒的小花猫看了一眼扬扬，打了个哈欠又睡了过去。

扬扬苦恼地托着腮，突然眼一亮，拉起袖口，拿笔想往臂上抄题。

眼前一下出现了自己在“诚信榜”上签名的一幕。

他羞愧地把笔放下。

马上眼前又出现了皮带和鸡毛掸。

扬扬下了决心，飞快地把课文抄到了两臂上。

他上了床，很快进入了梦乡。

5、梦境

扬扬在梦里觉得自己忽忽悠悠地进了考场。

李老师：“看到了所有的同学都在‘诚信’榜上签了名，老师很欣慰。”

其他同学很自豪地笑着。

扬扬的袖子突然动了起来，有好多东西在里面跳动。扬扬忙

把袖子按住。

李老师继续讲着：“一次考试没考好，经过努力以后还可以提高。如果诚信出了问题，就会留下终生洗涮不掉的污点。”

扬扬的袖口时突然发出声音：“我们是污点，我们在这里。”

同学们眼光都投向了扬扬。

李老师：“什么人在说话？”

扬扬：“没、没有……”

袖子里传出声音：“是我们在说话。”

李老师：“你们是谁？”

诗句一排排先后从扬扬袖子里钻出，拟人化地在桌面上歌舞

——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飞鸟，
时鸣春涧中。”

扬扬挥之不去，赶之不开。

李老师惊讶！

同学们：“扬扬作弊！”

纷飞的唾沫伴着“可耻！可耻！”的谴责声纷纷向扬扬飞来。

扬扬一边擦着唾沫，一边高声分辩：“我没有……我还没有看！”

6、现实

“我没有，我没……”扬扬被自己的喊声惊醒。

小花猫正在舔着他的脸。

他起身坐起，望着自己写满了课文的手臂不由汗颜。

他一骨碌翻身而起跑进洗漱间。

他打开水笼头，浑身打上肥皂，用刷子死劲刷着手臂。

脚下流着滩黑水。

扬扬回到床上，看着自己洗静了的手臂，安然入梦。

7、教室

教室里。

扬扬坦然地作着试题。

8、扬扬家

扬扬把考试成绩单交到爸爸手里

爸爸眼睛瞪了起来：“什么！都是70分！你说怎么罚！”

扬扬从背后拿出皮带和鸡毛掸：“随使用什么都行。但我要对爸爸你很负责地说一声：这个成绩是我自己考的！”

【七集完】

☆生日（以艰苦奋斗为荣）

1、希希家

在众孩子“生日歌”中，希希一口气吹熄大蛋糕上插着八支烛火。

灯光亮起。

“生日快乐！”穿着华丽的希希接受着同学们的祝福。

希希：“我给爹地、妈咪规定了，十二点前不准回家。”

孩子们一阵欢呼。

各种点心、水果在空中乱飞。

希希：“丫丫，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吧？”

丫丫：“我……”

闹闹：“哈哈，我们又可以大吃一顿啦！”

明明：“老规矩，大人不准在家。”

丫丫：“这……”

2、丫丫家

丫丫为难地对爸爸、妈妈说：“爸，妈，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同学们说……”

妈妈：“丫丫，有什么话尽管对爸爸、妈妈说。”

丫丫：“同学们说，想到我家来给我过生日。”

爸爸：“这是好事啊。”

妈妈：“放心吧丫丫，到时候爸爸、妈妈会准备好的。”

丫丫：“可是同学们还说了，到时候不准大人在家。”

“这……”妈妈感到为难。

爸爸接过话，“放心吧。爸爸、妈妈会遵守你们的规矩的。”

3、丫丫家

几天后。

小饭桌上放着煮好的玉米、红薯、花生、糖果。

妈妈轻轻叹息：“这一桌花了我们半个月收入。”

爸爸：“不说这个。只要孩子高兴就好。”

丫丫：“爸、妈，同学们要来了。”

爸爸：“好好。我们马上就走。”

丫丫：“记住，十二点以前不准回家！”

妈妈：“放心吧，丫丫。”

4、丫丫家门外

妈妈：“这个城市里我们谁也不认识，到哪儿去呢？”

爸爸：“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5、丫丫家

同学们的到来给丫丫带来了一了欢乐。

丫丫：“不好意思，我家太小了。”

明明：“我家也不宽。有几个的家能跟希希家比。”

菲菲：“小怕什么，挤着点还热闹。”

6、公园湖畔

爸爸、妈妈相依着靠在湖畔的栏杆上。

妈妈：“来这个城市打工快三年了，今晚才发现这个城市这么美。”

爸爸：“是啊。平时只忙着干活，从来也没好好看过这个城市。”

7、丫丫家

佳佳：“希希怎么还没来。”

强强：“不等了。开始吧。”

丫丫端起一杯饮料说道：“先让我感谢我的妈妈。是她把我带到了这个世上。”

众同学齐举杯：“为丫丫妈妈干杯！”

杯子碰在一起，饮料在空中乱溅。

丫丫：“这二杯，为大家的妈妈干杯！”

“嗯？”众同学不太情愿地举杯。

婷婷：“我妈只会叫我做功课，从来不让我看电视。”

婷婷：“我妈妈逼我学钢琴。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弹琴。”

毛毛：“我妈妈更讨厌。每天上学放学她非要来接送，同学们都笑话我。”

8、大街上

一阵凉风吹来，妈妈紧了紧衣裳。爸爸伸手把妈妈搂在怀里。

妈妈：“记得生丫丫的那天，也是晚上。天也是这么凉。”

爸爸：“我们这辈子怎么苦都行，但愿丫丫将来比我们好。”

9、丫丫家

“我来晚了。”希希风风火火走了进来，“你这个家也太难找了。”

胖胖：“罚酒三杯！”

明明：“饮料喝完了。”

“什么大不了的。”希希拨通手机，凶巴巴地吼道，“保罗！买两箱可乐，限你二十分钟内送来！”

强强：“跟什么人打电话，凶巴巴的？”

希希：“我的男朋友。”

众同学：“啊！”

希希抓起红薯咬了一口，“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吃？丫丫，你每天都能吃到这个？”

丫丫：“我们家经常吃红薯。”

希希：“你太幸福了！”

同学们面面相觑。

10、大街上

一阵雷鸣，天下起了雨。

爸爸：“下雨了。回家吧。”

妈妈：“可现才十一点。”

爸爸：“我们就在门外屋檐下躲躲雨，不进去就是了。”

11、丫丫家

强强：“今天都是们小孩，没有大人。我建议，我们每个人都大喊一句平时我们最想讲的，但又敢当着大人讲的话。”

同学们高喊道：“同意！”

婷婷：“我先来——我不想弹钢琴！”

众欢呼。

婷婷：“我想看电视！”

众欢呼。

毛毛：“我要自己上学！”

众欢呼。

强强：“该我了——我不想上学！我不想考试！”

“啊？”众惊诧。

强强：“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喊出这了句话，心里就舒服多了。”

12、丫丫家门外

坐在屋檐下躲雨的爸爸、妈妈。

爸爸：“这些孩子太可爱了。”

妈妈打了个哈欠。

爸爸：“明天不要打工呢。困你就睡吧。”

妈妈靠着爸爸肩头，一下就睡着了。

爸爸不知不觉也睡着了。

13、丫丫家

“放在哪里？”保罗，一个穿着夸张，十七、八岁的青年抱着两箱可乐走进家来。

希希上前挽起保罗，说道：“我向你们隆重推出我的男朋友——保罗！”

众同学睁大双眼：“啊，太夸张！”

保罗：“我刚才进门，见门口睡着两个要饭的。”

丫丫听了一愣，急忙跑出家门。

同学们也跟着跑了出去。

14、门外

面对着熟睡着爸爸、妈妈。

丫丫热泪横流扑了上去，“爸——！妈——！”

惊醒过来的爸爸、妈妈不安地搂着丫丫。

爸爸：“丫丫，时间还不到，快回去跟小朋友们一起把生日过完。”

丫丫哭着，“爸，我不过生日了，我要你回家。”

妈妈：“对不住了孩子们。我们没想早回来，是因为天下雨了。”

孩子们含着泪花，“叔叔、阿姨，你们回家吧。”

15、丫丫家

孩子们围着丫丫的爸爸、妈妈坐着。

菲菲：“我提议，今后过生日，谁都不许把爸爸、妈妈赶出家。”

众：“同意！”

强强：“爸爸、妈妈养我们那么不容易，我们也应该知道艰苦朴素。以后不管谁过生日，不许铺张浪费。送张生日卡就行了。”

众孩子：“同意！”

佳佳：“希希，你怎么不表态？”

保罗：“希希，别理他们。他们不跟你过生日，我跟你过。”

希希大怒：“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滚！”

【全剧终】

该打个结了

——方梓羽访谈录

（“方”为本书作者方梓羽 “卓”为采访者卓越）

卓：书稿我看了。按现在编书的时尚格式似乎还少了这样一段内容。大至应该是：徐远征，笔名方梓羽。49年出生于江苏沭阳。国家一级编剧。当过兵，当过工人，当过文工队员，当过机关干部。七十年起定向从艺……再加上任职经历、社会职务、代表性论著、获奖作品、圈内人评介，等等。

方：加上也行，省了也好。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在读别人的书时很不注意看此栏。只有两种情况下我会回过头去翻看这段文字：一是对作品由衷佩服；二是对作品十分不满。我怕自己会沦为第二种。你我经常性地变换笔名，什么徐效、苍旻、文红、春辰、红穗……不下十来个。人都说，别的作者一生仅用一个笔名还怕叫不响。怎么看我都不像个作者，像个逃犯。其实我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不想让别人太关注我这个“人”而影响了我作品的客观评价。

卓：记得九十年代以前你没有过戏剧小品创作的记录，后来怎么了想起写戏剧小品？

方：大概是九一年间，州内有个单位需要一个自创的戏剧小

品去参加某行业文艺调演。当时，我在州群众艺术馆从事戏剧、曲艺创作的辅导工作。在无从推诿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务。那时我对戏剧小品的样式没多少了解，照着平日里在电视上见过的小品模样划拉了几下，于是便有了我的第一个小品。现在读起来觉得很好笑的那么一个小东西，当时在州内却给我造了这么个名声：那小子写小品还成！于是后来就不断有人找上门约稿。

我原本就是个没在艺术创作上有多大抱负的人，既然在本地区担了个“文化工作者”的名，这就丢不起脸了。谁知硬着头皮这么一撑，也就有了今天的这本书。

卓：你说你对小品的样式没多少了解，可我注意到了，在本书里你用了“话剧小品”、“戏剧小品”、“晚会小品”、“朗诵小品”、“歌舞小品”等许多形式。

方：我没有专门去考证过现在流行的戏剧小品成形于何时。有人说它前身就是戏剧表演教学中的练习小品，这点我不能赞同。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部队服兵役时就少看过这种形式的作品。当时因其规模小，短至七八分钟，长也就十来分钟，故被称做“小话剧”。1965年全军文艺汇演中就涌现出了很多这样的作品。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拍了一个专辑，其中就包括了《一对红》、《探亲》等五个小话剧。其中一个作品，我当时所在的连队还学演过。

我认为“小品”一词本身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或艺术样式的名称，它只有与某一种文学或艺术样式结合后才有解释。任何一种文学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美术、小说、散文等等都有小品。“小品”一词只标志某种文学或艺术样式的规模。

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戏剧小品。戏剧小品就是“戏”——微形小戏。原本这点是没什么好争议的，但在实践中并非如此。戏剧小品从它诞生那天起，在艺术门类的归属上就有争议。有些地方

将它划入曲艺，有些地方又把它归入戏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同样的作品分别在曲艺和戏剧的全国艺术赛事中参赛。其实，曲艺小品跟戏剧小品是有区别的。其它地方怎么划分我不清楚，反正戏剧小品二十世纪内在云南省剧协是排不进座次的。不管你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历年来的省内文学作品评奖时都不知该把它放进入哪一块。

小品前缀以“话剧”、“哑剧”、“歌舞”、“曲艺”、“音乐”、“京剧”、“情景”等等，都是为了注明某个作品所对应的剧种、曲种形式。这问题牵扯到了不同剧种、曲种所固有的个性化表演程式。

“晚会小品”这个定义有点难理解，它是中央电视台的发明。专指一类：即有曲艺表演“说法现身”的特征，又有话剧表演“现身说法”的特点，同时又能结合现场即兴表演和互动的小品。本来现在的社会艺术就处在一个艺术形式重创重组的时代，小品前出现什么新称谓都不奇怪。

当然，过去也有人采用以“荒诞剧”、“喜剧”、“悲剧”、“正剧”等剧情情感色彩的提示词来划分戏剧小品种类的做法。我认为不妥。这样做无法决定一个作品的正确艺术形式归类。起码也得这样表示：如“话剧喜剧小品”。还有更“全”的表述呢：如“古代儿童寓言体荒诞喜剧话剧小品”。这倒让人挺明白的，可烦不烦哪？

一个艺术感完善的人在看一部作品时，不但能欣赏作品的内容，同时还要学会欣赏作品的表现形式。有时一个作品可能在内容上不能给人什么满足，但其表现形式却让人赞叹不已。我本人虽然懂得也这一点，但在戏剧小品的创作实践中，在形式的运用上更倾向采用传统的表现方式——传统的话剧结构方式。这样做的原因：一是受我本人所接受的戏剧创作训练所限；二是这种创作手法已有定论。这样，观众和专家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剧本内容方面，不会为“表现形式是否成立”的讨论而削弱对我作品内容的印象。在这点上我虽然有点保守，但也正因为如此，少听了许多非听不可，但又不太想听的话。

我写戏剧小品也运用了多种样式。但这完全是应需方的意志打理的，并非自觉行为或专门研究结果。小品样式的多样性非我

所长。

卓：看了你的作品有这么个感觉。就内容讲，你的作品主要是以正剧为主。我不是说正剧不行。可现在欣赏时尚的主流是喜剧小品。

方：你觉得正剧不被人看好？

卓：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在荧屏上、舞台上看过你很多的作品。象《人与狗》、《矿山的女人》、《山路弯弯》、《情场·雷场》等等，确实让人十分动情。许多人也认为你的成功也就在这一点上。就连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李法曾都曾撰文赞誉你的作品“其真实新鲜感就象雨后打开窗户，迎面扑来清新的空气”。

方：李法曾老师评的是《山路弯弯》。其实他们都被我蒙了。那个小品的结构，只是套用了传说中《聊斋》的作者蒲松龄在路口设茶水摊，以水换取四方过路客讲叙鬼怪故事的传说。要说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灌进“旧瓶”里“新酒”酿造的还可以，不是勾兑的。

至于“正剧”、“喜剧”之说，这里先不说艺术欣赏感觉需求的多样性。从作者的角度来说，每个作者对生活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我经历较坎坷，生活里严肃的思考多于娱乐的成份。所谓“文如其人”这是每个写家的本能反映。我的许多作品所表现出的思想多是我自己经历的感受。当然，我不可能有自己作品中人物那么多的身份和经历。我尝试着把自己平时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工作中又无法说、无人说、无处说的

话和事请角色代言。观众接受了，我很欣慰。

喜剧创作很难。我也写过喜剧，但观众看了不笑。只能说我不是那块料吧。

卓：可能是我刚才的提问还不准确。我是说，许多作者都认为正面的东西难写，不讨好。你为什么偏爱从正面写？

方：我自己对这个问题也缺乏判断力。常听人说“这个小品是正面的，那个小品是反面的”，听了都糊涂。所谓正面和反面，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是写作前必须考虑的问题，也不是个很要紧的问题。作者所要做的事，只是“这个本子是否需要，是否合适这么写”的判断。有许多事是分不出也分不好正面和反面的，只是个写作角度问题。

出于同理，我对消极和积极的认识也和别人不同。其实我的作品里不同程度地也存在着“消极”面。我觉得，问题不在于你“写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写”。“写什么”应该由素材决定；“怎么写”是由素质决定的。

有些作者处理情节和观点的能力实在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在他们作品里的某些情节和语言，若换一个人、换一种语言方式去表述恐怕早被毙了几回了。机械地强调什么“正面”、“反面”的作者，大多属于功力不足，缺乏自信之类。要么就是有点投机心理。

卓：你的作品涉及行业很多，你都有生活体验吗？

方：不可能。我只认为自己在生活里还算是个有心人。因为我知道，即使表现“无知”也必须建立在作者“真知”的基础上。体验生活很重要。但我认为对一个作者来说，更重要是解读生活的能力。

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见闻也无多大差别。差别只是表现在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感受。我取材时就没感觉到有什么是不能写的，平平凡凡的生活给人的启示是无穷尽的。我只把握一点：写一个作品时，如果感到自己的认识不能比观众高一点的话，干脆就别动笔。结构可以学，技巧可以学，练字练句也可以提高，但感觉是学不会的。

当然，写作不完全靠感觉。写作确实还需要技巧。我没经过什么系统训练，写作时往往是有点感触就拿起笔来在纸上下意识的溜。与其说是“写”，不如说是“演”——在心里演。扮演着剧中的每一个角色，心随着他们的情感在走。写到好玩处常常会笑倒在一旁，写到动情处也会掩面抽泣一阵。往往是一气呵成。成就成了，不成就丢。除了错别字，很少就内容进行修改。

卓：我也认识几个在大剧本创作上很有成就的作者，但谈到小品创作时他们都感到很棘手。

方：首先是选材。小品的取材跟大戏有点不一样，它受到了剧本规模的限制。规模又决定着一个作品内容的容量。大戏可以水一点，小品不行。好的小品在情节结构上讲究的是“块块都得硬”，不充许有刻意设计外的闲笔。立意要小中见大。描写要注重竖向（主题）简约，横向（情节）丰满。

卓：那你在主题表现上有什么秘诀？

方：草根出身的人不敢妄谈技法，我的作品表现手法都有现成的出处。要说心得有一点。选材上我只坚持一条：写平凡的人，就写他不平凡之处；写不平凡的人，要写他平凡之处。

举个例：周总理他吃完饭后总要用开水把菜碟子涮一下喝下去，不管什么人听了都挺感动的。如果换成写我这么做，就会有

不少人笑我寒碜。普通人呢？董存瑞举炸药包前，有那么多的战士壮烈地倒在敌人的机枪下，你记住谁了？为什么就只记住了一个董存瑞？就因为他死的跟别人不一样。这话说起来简单，掌握起来不很容易。

还有一点，我认为自己还能正确认识现象。首先我认识到了：“现象本身是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的。”陈景润可以因为过于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撞到了电线杆上，但不能由此而说凡是撞在电杆上的人都是科学家。我就见过大马路上扭头看漂亮姑娘撞到电杆上的人。

简单理解和运用现象的作者不少。大凡你在观读一部作品时，台上（本子上）的人笑、哭、死都让你感到莫名其妙时，那个作者就是犯了这种毛病。他们常常在本子里注明“大笑”、“大哭”等指令性命令。固执地认定哭、笑、死这类现象所对应的观众情绪就一定是苦、乐、悲。这类思维方式太简单。简单的结果，就是现在的许多作品中出现的人物“死亡率”和“哭戏”过高的原因。任何一种现象在特定环境里都有着不同的解释。杀人未必坏，哭泣未必苦；乐极生悲，气极反笑，这些现象在生活里都是很常见的。

取材时还需要弄明白：“生活价值不等于艺术价值”。常有一些作者对我说：“我写的故事是在生活中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而我告诉他说：“你要做得是必须高于生活。”

不要太刻意地去关注一些连自己都说不清的问题。热衷什么热点、重点、焦点。自己都弄不明白，你又能告诉别人什么呢？我常听一些文友这样议论：“这个东西要抓紧点写，再不写就过时了”。我以为，一但有了这种感觉，这个题材就不值得写。

要避免在常识和共识上提问题；避免提交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问题；避免触碰敏感的话题；更不要试图去解决世界性的难题。当然，有些自己觉得已经弄得很懂的东西也不一定要写——作者最大的幸福是麻烦事少。

卓：语言呢？语言在剧本里很重要吧？

方：剧本写作中叫台词，表演时上叫会话。一个剧本的书面形式就是靠会话来体现的。好的会话包含着对演员表演和表情的提示，保证着表演线的通畅。

我看了一些小品全凭台词撑着，其它的什么都没有。可仍然能让人看了开心。玩得就是语言技巧。

我口音是江苏常州话的底子，后来还在山东、福建、云南等地都呆过一段时间，搞得现在的语音、词汇乱七八糟的。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不同的语境又给我创作时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我生活过的地方的方言中有许多精彩的词汇，但它们的句式结构和发音都很怪。有些只能意会而不易用文字表达。按语音直书，人家读起来会有障碍。所以我写作时基本上是采用北方语言，这更有利于作品的流传。

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语言表达习惯。我有时看一些作品，不需要看署名就知道是谁写的。这就是作者性格。

一般只是时不时写个把作品玩玩的人，只要了解当下的语言环境就够了。但是想把写作当追求的人，需要去了解社会各行当、各层面人的语言习惯；要了解不同时代、不同职场人的语言表达方式。

我写作时更多的是把工夫下在练“句”方面，忽略练“字”和“词”。这样可以避免作品中出现一些让人难懂的生僻字眼和词。我炼字炼句的功底差，又缺乏幽默感，写不好“搞笑”的台词，但能玩点诚恳的。要说有什么体会，简单说就是：不说假话，不说神话，不说套话和现成话；要说真话，说人话，说自己的话。

设计台词的首要是语境的设计。语境有五个要件——此人、此事、此时、此地、此情。五个要件须相互作用。不同的人在不同境遇中和相同的境遇中，在表述同一意思时的表述方法都是不一样的。何况还有无声语言——型式语言的运用。总之，自己都不愿那么说、或者不想那么说、或者不会那么说的话，就别往本子里捅。

卓：什么样的小品算是好作品？收在这本集子里的都是你的得意之作吗？

方：好作品的标准太多了，每个人都能给你说出一大堆来。一个作品的优劣，决定于一个作者的技能训练和价值取向。从欣赏角度讲，我认为好的作品是能让人玩味的作品。

我对自己的作品没什么高标准，以为占着一样就成。要么给人点欢娱，要么给人点思考，要么帮人弄懂点什么。这些都不成了，有那么几句好台词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也行。就怕什么都没有。这样说不是责难什么人，这世上本来就不存在所有人一致看好的作品。有人喜欢“过程戏”，有人喜欢“感觉戏”。我大多数作品都有一个完整的事件过程，也有一部份品写得只是一种感觉。有人批评后者说“象一个大戏的片断”，我认为只要感觉完整就能成立。戏剧小品的雏型不就是个情节不完整，而感觉是完整的片断吗？怎么写都能出好作品。

评介的手段很多，但众人多看重的是赛事。因为它与个人的利益戚戚相关。具体点谈，有实力的作者大多关心的是：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候，自己的作品会落在什么人手里。在这拨专家手里可能是一种结果，在另一拨专家手里可能又是另一种命运。其实这很正常。评委说到底也就一个独立的欣赏个体，难保哪个说不准会有认识的盲点和审美的偏好。

正常评介外说不清的因素也很多的。从我经历来看，有些问题是艺术本身的问题，也有些问题是艺术外的问题。

以央视小品大赛为例：比如赛制就出现过一些问题。最早的组别划分为“专业和业余”两个组别。初衷是为了公平，也充分考虑到了经过职业训练和未经过职业训练的演员技能上的差别。鉴别的标准是以参赛者当下从事职业的身份来区分的。这一来问题就来了，难保有一些参赛者是经过专门职业训练，但当下又不从事艺术职业的人来参赛，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平等；更有甚者为名利所惑，干脆找人临时改变身份来参赛。

组织者发现这种艺术道德低下的问题后又采取了对策，把“业余和专业”的划分方式改为“职业和非职业”。但他们执行时又犯了一个错误，即误读了职业的概念。我就曾在一届参赛时因使用了两位艺术学院的在校生担任演员，报名后发现被划分到了职业组。我曾发问：学生是职业吗？现在的赵本山能称为非职业吗？结果是他们认可了我的观点，但也如实告之我，当下若进行纠正，将会打乱即将进行的赛事。我因为坚持而失去了一次参赛机会，却也为来年的赛事电视台采纳了我的意见，取消了组别，而感到欣慰。

每逢赛事都会出现评委不公的话题。特别是处在下层的作者在这方面遇到的麻烦可能会更多。虽然从理论上讲，创作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但现实中却是，基层作者既要面对各级专家的“指点”，也会遇到各方各面人士的“指指点点”。你都还不能不当回事。“指点”也好，“指指点点”也罢，都是允许的。我国古代也有过稚童和农叟就某问题的某一点难为圣人和文豪的传说，但这并不说明这个稚童或农叟因此比圣人和文豪高明的多。可叹的是，有些有一定身份和名望的人在评介别人作品时把自己伦为寻常人。不从整体和大处去看待一个作品，乐此不疲地以扣个词眼，寻个错字来证明自己的高明。就此为止也还罢了，甚至还有以此否定一个作品的事出现。

后来发展到出现贿赛问题。但我一直坚持认为，即使个别评委出现过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始作俑者是参赛者——能力不够的参赛者。我还认为，在评委章程的修订中不断加入监督条款的做法，是对大多数正直的评委人格上的污辱。

做为一个好的作者，应该把精力多放在自己的作品上，少去想其它的问题。我这次出集子并没有把所有的作品都收进去。有些作品太应景了，自己都读不下去。收进去只能浪费别人的时间。但各年度的代表作都选了些，目的是想自我审度一下，看看自己是怎么进步和怎么退步的。

卓：获奖算是“好”的标准之一了吧？省级奖可以忽略不记

了。你的小品在九六年“CCTV 全国第三届话剧小品电视大赛”中一人入选三个作品，独获三项奖；多次进入文化部举办全国性小品大赛决赛圈；还获过“群星奖”金奖、银奖、铜奖和“曹禺戏剧文学（小品）奖”。

方：提到获奖，我心里更多的是苦涩。李法曾老师在文中有这样一个评语，认为我的小品出现“制止住了当前小品滑坡的势头”。这些作品是现在才出现的吗？不是。包括我后来在国内重大赛事中获奖的小品，大都是搁了几年的陈货。有些作品连台湾都上演了，但在国内就没机会让你表现。96年去到北京时，大赛组委会的人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这个什么“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什么地方？这就是环境。

在我这种环境里工作的作者要想取得一点成功，必须付出比别人多的多的努力。但有了点成绩，别人只说你“幸运”。他们看不到我为写一个《矿山的女人》是怎么在坑道里呆的那些天；想象不到我是怎样经受了面对那么些被地雷炸伤的人时那种难以抑制的恐惧后才写出的《雷场·情场》；看不到我在接到大赛入选通知书时为解决参赛人员的路费苦苦哀求财政而又一无所获的窘境；看不到我为了参赛的成行只能以解决路费的可怜条件把所有入选作品的冠名权出让给赞助单位；看不到我多次大赛为了那点紧巴巴的仅够参演人员使用的经费自己无法成行不得不呆在家中等候结果的情形；看不到我把奖杯交出给赞助单位时背着人暗地落泪……难到这一切只是说一个“幸运”就完了吗？但尽管如此，我创作活动的社会实践面必竟在拓宽。比起我身边一些跟我境遇一样的作者来，我还是要说一声：我很幸运。

卓：舞台艺术是一个综合艺术，一个作品的成功有着多方面

的合作因素，这些合作都是有益和愉快吗？

方：这方面，我想说句有些人想说但又说不好的话。

事业上的合作有着很多因素。从形式上说，有夫妻档、朋友档、师生档、同仁档、还有受职业所限由上司指派的工作档和某种利害关系所决定的配搭档；从性质上说，有亲情型、友情型、互助型、互需型、利害型、指令型等等。当然也有以上各种型式和因素交错在一起的情况。

合作，意味着不再是一个人的事；合作，意味着合作者之间有所求和有所施、有所得和有所失；合作，意味着对自己能力和合作方能力的正确评估；合作，还意味着长远利益和即得利益的权衡。不管合作以什么面目出现，合作者之间真正的对等地位（不包括人格因素）只能建立在一种条件下：那就是能力和见识的匹配相当。而合作者之间的和睦相处，只能是建立在对相互之间存在的差距心甘情愿的认可，没有这二者之外的其它选择。要说有，那就是自己干。任何一个合作者在行动前都必须先想好自己与合作方是处在一种什么关系上。摆不正这一点就会出现不愉快——特别是在作品取得成功之时。

我自身几乎就经历了以上所列举的所有合作类型。从浅识到有知，从苦作到自如，从无为到小成，从未因自己摆不正位置而自寻烦恼，但却有过因对方不明此理而使自己产生的深悔。我很感谢一些能与我荣辱与共，配合默契的合作伙伴。

也有人说，我的创作主要得益于电视台的合作。我承认这一点。除有幸能与央视打交道外，我与地方台打交道是常事。拍过两三个电视小品专辑，在一些电视晚会上作品也多次出镜。反过来，我最怕打交道的也是电视台。电视节目受电视播出时间所限，常要求节目修改或压缩，这我能够理解。我纳闷的是一些从未写过小品的人，只要有权，只要识字，拿起你的东西就能说三道四，随意删改。一个十分钟的小品，勒令你五分钟完成。或者随便找个人来任意改动作品，演绎的庸俗不堪。有些作品在播出时在让我不忍目睹，真想把名字抹去。有人劝我说“品味和价位是不可

兼得的”，这种没心没肺的办事感觉我总找不着。这次出书也有“正名”的因素，想还我部份作品一个本来面目。

还有一层合作者，那就是导演和演员。感谢他们把我的作品一个个地介绍了出去。

卓：你对本土创作的戏剧小品有什么看法？

方：其实云南不乏好的戏剧小品作者，可惜大多数人都没能摊个上好机会让他们展示。

从事戏剧小品创作实践的作者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偶有心得，时不时逮着个好点子，也会冒出个把挺象那么回事的作品。写多就不灵了；还有一种是把戏剧小品创作当做事业来做的人。也许一时还没有什么机会让他们去表现，但他们的作品看起来都还满是回事。

这两类人中以第一类为多。但不管哪类作者，他们的创作活动多以“打急抓”的为主。多是“你要什么，我写什么”，造成整体创作水平低下。我就常常因为看到一些作品的好点子被糟蹋而惋惜不已。实际上，我自己也不能完全摆脱“奉命文学”的窘境。不同处在于，我不会无条件地去迎合和满足需方的全部要求。

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缺少规范交流和专门探讨的戏剧小品创作很难有什么作为。如果采取一点措施，比方说，让一些单位出面在云南组织一些有影响的全国性戏剧小品赛事，借外力推动一下，云南的戏剧小品创作会不会上一个台阶呢？

方：外力也要讲个力度匹配。当年外国人要不是把清政府打急了，他能下决心搞洋务运动吗？戏剧小品眼下虽说是种时尚艺术形式，但云南是个以民族歌舞为主打项目的演艺舞台，戏剧小

品创作的盛衰对本省艺术地位排名无多大影响。全国拿个奖，当地小报都不发消息。别人不写，脸皮再厚也不能自己动手吧。加上艺术商业运作人不看好云南的小品，有钱也很不往这方面投。加上云南的作者自己又围不起个“圈”来。简单地推一下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不过我认为什么事都不是靠先有人重视才干出来的，而是要先干好了才会有人重视。重视不是说非要设个什么奖，给点什么特殊待遇。好些外单位的演员都是靠演我的作品晋了职，提了级，立了功。我在业务上得过许多奖，可是没得到过一个类似先进工作者这类似的、肯定我工作态度的奖。但我觉得这样挺好。不欠谁的，跟人说话底气还能硬点。曾有不少文化艺术单位多次以此为“诱饵”策动我跳槽。可他们不理解我，我要是离开这块费了我三十多年时间才摸熟了的环境，余下的日子里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卓：云南的小品演员队伍状况怎么样？

方：这是个很让人着急的事。也是戏剧小品创作进步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云南有过好的小品演员，著名小品演员赵亮就出自云南。现在还能说得过去的小品演员大都在军队这块儿上，地方上能拿出手还不算太丢份的演员屈指可数。

现今有一些戏剧小品的表演招至了“媚俗”之斥，可是本地一些小品表演从头里看就“俗”。相当一部份人把“媚俗”当作小品创作和表演的基本要素，把廉价的笑声作为评介一个小品优劣的唯一标准，这一点让人很伤感。

云南是个多方言区，舞台演出我不反对使用方言，但我反对“方言特色取胜论”。一些作品细看什么都没有，完全靠一些搞怪的方言招揽笑声。我认为一个成功的小品还是要靠正道来支撑。使用规范的语法、语音是一个作者自信的表现。特别是用书面文字表达时，我反对用汉字直书方言语音的方法，它足以使一个语法教授怀疑起自己的语言理解力。这样的作品怎么流行？有

人说戏剧作品主要是看舞台，不是看书面，我以为不然。剧本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必须要讲究文学欣赏性。我坚持这一点，要尽量做到书面文字的感觉和舞台表演的感觉一样好。

卓：听说你曾表示，出书还有一层意思，是想“金盆洗手”？

方：是有那么点意思。你知道我最早是靠曲艺创作起家的，在曲艺创作方面的成就远远高于戏剧小品创作的成绩。

卓：这我知道。09年中国曲艺家协会授予你“新中国曲艺六十年‘突出贡献曲艺家’”称号，这个荣誉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

方：不只曲艺。我还从事舞台剧、电视剧等艺术门类的创作，闲时还写杂文、论文。可以说，我在文学艺术创作上是一个很不专一的人。什么都想试试，所以老当不了专家。

卓：何只这些。还有艺术研究、作曲作词、大型艺术活动策划、文献编撰、方志撰写。你的“不专业”在业内是有名的。知道业内人怎么说你？说你什么行当都去插一脚，还常常把别人踩疼。

方：那没办法。无知无畏吧。我从来就没得到过、也没任何一级机构为我提供过完成一门艺术专业学科的学习机会。整个一个草根。这种选择也并非是我情愿，摆明了就是工作需要，环境造就。

我现在退休了。少了职场的约束，想放开手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但我有不起金盆，想必这手也不会洗得太干净。今后的日子里如果真有了感觉也还是会写一写戏剧小品的，但不会象过去那些年里那么倾心了。

我的做人和工作习惯讲究的是做什么事都要打个“结”。这样我在回头审视自己时，不需要别人提醒，就能明白自己这生都干了些什么。打“结”的标准也定的很低，就凭感觉。一但感觉到这一趟没有白走，或是不能再走了，就会马上收手。

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戏剧小品创作在走下坡路了，该打个结了。与其让别人喊“打住”，不如自己停下来好。